清平山堂話本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

入話

誰家杀女勝嫦娥　行速香塵躰態多
兩朵桃花焙曉日　一双星眼轉秋波
釵從髻畔飛金鳳　柳傍眉間鎖翠娥
萬種風流觀不盡　馬行十步九蹉跎

這箇詩是柳耆卿題美人詩當時是宋神宗朝間東京有一才子天下聞名姓柳双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稱爲柳七官人年方二十五歲生得丰姿洒落人材出衆吟詩作賦琴棋書畫品竹調絲無所不通專愛在花街柳巷多少名妓歡喜他在京師與三個出名上行首打

暖一个與做陳師ヒ一个與做趙香ヒ一个與做徐冬
ヒ這三个頂老陪錢爭養着那柳七官人三个愛這柳
七官人曾作一首詞兒為証其詞云

師ヒ媚容艷質香ヒ與我情多冬ヒ與我煞脾
和獨自窩盤三个　撰字蒼王未肯推將好字
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数字中間着我
這柳七官人在三不行着家閑耍無事一日做一篇歌
頭曲尾歌曰

十里荷花九里紅　中間一朵白松ヒ
白蓮則好模藕吃　紅蓮則好結蓮蓬
結蓮蓬ヒヒヒ蓮蓬好吃藕玲瓏開花須結子

也是一場空一時乘酒興空肚裏吃三鍾奮身
落水尋不見則听得採蓮船上皷打撲蒙七
柳七官人一日携僕到金陵城外訖江樓上独自不訖
賞吃得大醉命僕取筆作一隻詞七寄慶美人乃寫於
樓中白粉壁上其詞曰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
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由在
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
柳七官人詞罷擲筆於樓梯袖而返京都這柳耆卿詩
詞文采歷於才士因此近侍官僚喜敬者多攀老應保

秦耆卿為江浙路管下餘杭縣宰柳耆卿乃辭謝官僚別了三个行首各上錢別而不忍捨遂別親朋將帶僕人擔琴劍書箱迤邐在路不一日來到餘杭縣上任端的為官清政訟簡詞清過了兩月用已財起造一樓於官塘水次做金陵之樓題之額曰眺江樓以自取樂本處有一美厪歌妓姓周小字月仙柳七官人每召至樓上歌唱祇應柳縣宰見月仙果然生得

雲髻輕梳蟬翼娥眉巧畫春山朱唇注一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娟臉冰前明眸意態妖嬈精神艷冶真特餘杭之絕色不勝都下之名花

當日酒散柳縣等看了月仙春心蕩漾以言挑之月仙再三拒而弗從而去柳七官人交人打听元來這周月仙自有个黃員外情密甚好其黃員外宅與月仙家離古渡一里有余因此每夜用船來往着卿倫知其事乃密召其舟人至分付交伊夜間船內強姦月仙可來回覆自有重賞其舟人領台旨去了却說周月仙一日晚独自下船欲往黃員外宅去月色明朗船行半路舟人將船纜於無人烟处走入船倉內不問事由向前將月仙摟抱在倉中逼着定要雲雨周月仙料难脫身不得已而從之与舟人雲收雨散月仙惆悵而作詩歌之

自恨身為妓　遭淫不敢言

羞歸明月渡　懶上載花船

是夜周月仙被舟人逼勾不敢明言乃往黃貢外家至曉回家其舟人已自回復柳縣宰七設計乃排宴於瀏江樓上令人召周月仙歌唱却乃預令舟人假作客官預坐酒半酬柳縣宰乃歌周月仙所作之詩曰

自恨身爲妓　遭逼不敢言

羞歸明月渡　懶上載花船

柳着卿歌詩畢周月仙惶愧羞慚滿面安身無地低首不語着卿命舟人退去月仙向前跪拜告曰相公恕賤人之罪望憐而惜之妾今願爲侍婢以奉相公心無二也當日月仙遂字着卿歡洽着卿大喜而作詩曰

佳人不自奉者卿　却旛孤舟犯夜行
殘月曉風楊柳弄　肯教辜負此時情

詩罷月仙拜謝着卿而回自此日夕常侍着卿之側與之歡悅無怠忽一日着卿酒醉命月仙取紙筆作一詞寄浪里來詞曰

柳解元使了計策周月仙中了機扣我交那打魚人准倫了釣鰲鈎你是俚人等來出不得

文人手妲ヒ免苦慚皺我將那点鋼鉄掘倒了

戲江樓

柳七官人寫罷付與周月仙ヒヒ謝了自回這柳驛掌在任三年周月仙殷勤奉從兩情篤愛却恨任滿回京

與周月仙相別自回京都到今風月江湖上萬古漁樵作詩文有詩曰

一別知心兩地愁　任他月下翫江樓
來年此日知何處　遥指白雲天際頭

又詩曰

耆卿有意戀月仙　清歌妙舞樂怡然
兩下相思不相見　知他相會是何年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終

簡貼和尚　亦名胡姑七　又名錯下書

公案傳奇

入話　鷓鴣天

白苧千袍入嫩涼春蚕食葉響長廊禹門已準桃花浪
月殿先收桂子香　鵬北海鳳朝陽又携書劍路茫茫
明年此日青雲去却笑人間辱子忙

大國長安一座縣喚做咸陽縣離長安四十五里一个官人覆姓宇文名綏離了咸陽縣來長安赴試一連三番試不過有个渾家王氏見丈夫試不中歸來把覆姓為題做个詞兒專說丈夫試不中名喚做望江南　詞道是

公孫恨端木筆俱牧枉念歌館經数載尋思徒記万餘

秋拓拔淚交流　村傑固悶獨駕孤舟不望手勾龍虎
榜幕容顏老一齊休甘分守閭丘
那王氏意不尽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詩兒
良人得ヒ負奇才　何事年ヒ被放回
君面從今羞妾面　此番歸後夜間来
宇文解元從此発発道試不中定是不歸到得来年一奉
成名了只在長安住不歸去渾家王氏見這丈夫不歸理
會得道我曾做詩嘲他可知道不歸修一封書時當直王
吉來你與我將這封書去四十五里把與官人書中前面
略叙寒暄後面做隻詞兒名做南柯子　詞道是
鵲喜噪晨檐灯開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報道王郎

登第出京華　舊恨消眉黛新歡上臉霞從前都是誤
疑他將謂經年狂蕩不歸家

去這詞後面又寫四句詩道

長安此去无多地　欝ヒ恕ヒ佳氣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處樓

宇文綏接得書展開看讀了詞看罷詩道你前回做詩教
我從今歸後夜間來我今試過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
出文房四寶做了隻曲兒喚做踏沙行

足躡雲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掛登科記馬前喝道狀元
來金鞍玉勒成行綴　宴罷歸來恣遊花市此時方顯
平生志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个風流婿

做畢這詞取張花箋摺疊成書待要寫了付與渾家正研墨忽得手重看番硯水滴兒打濕了紙再把一張紙摺疊了寫成封家書付与當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長安試過了到夜了歸來急去傳語孺人不到夜我不歸來王吉接得書唱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話裡且說宇文綏發了這封家書當日天色晚客店中先甚底事便去睡方纔朦朧睡着夢見歸去到咸陽縣家中見當直王吉在門前一壁脫下草鞋洗脚宇文綏問道王吉你早歸了再四問他不應宇文綏焦噪撞起頭來看時見渾家王氏把自蠟燭入去房裡宇文綏起上來叫孺人我歸了渾家不采他又說閑言渾家又不采宇文綏不知身是夢

裡問渾家入房去看這王氏時放燭灯在卓子上取早間
一封書頭上取下金篦兒一剔ㄊ開封皮看時却是一幅
白紙渾家底咲就灯燭下把起筆來就白紙上寫了四句
詩　碧紗窓下啓緘封　一紙從頭徹底空
知尔欲歸情意切　想思尽在不言中
寫畢換个封皮再來封了那婦女把金篦兒去剔那燭
灯一剔ㄊ在字文綾欽上吃一驚撒然睡覺却在客店裡
牀上睡灯猶未滅卓子上看時果然錯封了一幅白紙歸
去有一幅紙寫這四句詩到得明日早飯后王吉把那封
書來折開看時裡面寫有四句詩便是夜來夢裡見那渾
家做底一般當便安排行李即時歸家去這便喚做錯封

書下來說底便是錯下書有个官人夫妻兩口兒正在家
坐地一个人送封簡帖兒来与他渾家只因這封簡帖兒
爽出一本曉喫作怪底小說來　正是
塵隨馬足何年尽　事繫人心早晚休
淡掃眉兒斜插柘不收拈美綉工夫雲鬢霧閣深巳処
靜拂雲箋孝草書　多艷麗更清姝神仙標格世間无
當時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却不如
東京汴州開封府裏巷裡有个官人覆姓皇甫單名松
本身是左班殿直年二十六歲有个妻子楊氏年二十四
歲一个十三歲的小孩名喚迎兒只這三口別无親戚當
時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袄上边回來是年節第二節去

棗巷口一个小上底茶坊開茶坊人喚做王二當日茶
市方罷相是日中只見一个官人入來那官人生得
濃眉毛大眼睛蹙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揣
子頭巾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甜鞋
淨襪　入來茶坊裡坐下開茶坊的王二拏着茶盞
進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吃罷看着王二道少借這裡
等个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時只見一个男女托个盤兒口
中叫賣鵪鶉餚饌兒官人把手打招叫買餚饌兒僧兒見
叫托盤兒入茶坊內放在卓上將條筷箸安那餚饌兒裡
盤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餚饌兒官人道我吃先煩
你一件事僧兒道不知要做甚麼那官人指着棗巷裡

第四家問僧兒認得這人家在僧兒道認得那裡是昔日甫
殿直家裡殿直押衣袂上边方纔回家官人問道他家有
幾只僧兒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養娘官人道
你認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兒道小娘子尋常不出簾兒外
面有時叫僧兒買饋飽兒常去認得問他做甚在官人去
腰裡取下版金線綫兒封下五十來錢安在僧兒盤子裡
僧兒見了可煞喜歡又手不離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
人道我相煩你則个袖中取出一張白紙包着一對落索
鍰兒兩隻短金釵子一个簡帖兒付与僧兒道這三件物
事煩你送去適間問的小娘子你見殿直不要送与他見
小娘子時你只道官人再三傳語將這三件物來与小娘

子方望哎留你便去我只在這裡等你回報那僧兒接了
三件物事把盤子寄在王二茶坊櫃上僧兒托着三件物
事入東華巷來到皇甫殿直門前把青竹簾掀起探一探
當時皇甫殿直正在前面校椅上坐地只見書館舖的小
廝兒掀起簾子猖ㄈ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
廝震威一喝便是

當陽橋上張飛勇　一喝曹公百万兵

喝那廝一声問道做甚麼那廝不顧便走皇甫殿直拽開
腳兩步趕上拃那廝回來問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
那廝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與小娘子不教把來
與你殿直問道甚麼物事那廝道你莫問不教把與你皇

甫殿宜捨得拳頭忍箍去頂門上屑那厮一撮道好ㄟ的
把出來教我着那厮吃了一撮只得懷裡取出一个紙裹
兒口裡尤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皇甫殿
直辟手奪了紙包兒打開看裡面一對落索鍊兒一双短
金釵一个柬帖兒皇甫殿宜接得三件物事拆開簡子着
時　某皇恐再拜上啓小娘子粧前即日孟春謹時恭
惟懿候起居万福某外日荷家持垂之歎深切仰
思未嘗少替某偶以海幹不及親詣聊有小詞名
詐東情以代面禀伏乞懿覧　詞道是
知伊夫壻上迎回悩碎情懷絡索鍊兒一对
簡子并金釵　伊收取莫猜疑且開懷自後別

皇甫殿直看了間帖兒劈開鳥口下眼咬碎口中牙問僧兒道誰交你把來僧兒用手指與巷口王三哥茶坊裡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精臉鼻子略綽口的官人教我把來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隻手接看僧兒狗毛出這裏巷往西王三哥茶坊前來僧兒指與茶坊道恰纔在樓裡面打底床鋪上坐地底官人教我把來与小娘子又不交把与你ㄈ却打我皇甫殿直再拴僧兒回來不由開茶坊的王二分說當時到家裡殿直焦躁把門來關上據來據了諕得僧兒戰做一團殿直從裡面出二十四歲花枝也似渾家出來道你且看這件物事那小娘子文

不知上件因依去交荷上坐地殿直把那個帖兒和兩件物事袋弄運家看那婦人看着箇帖兒上言語也沒理會處殿直道你見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從小夫妻你去後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沒人這三件物從那裡來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拳一个漏風掌打將去小娘子則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將入去皇甫殿直叫將十三歲迎兒出來去壁上取下一把箭袋子竹來放在地上叫过迎兒來看着迎兒生得

短肚膊麤壯腰膀得柴打得水會吃飯能高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條絛來把妮子縛了兩隻手掉

过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将妮子起去拏起箭簳子竹來
問那妮子道我出去三个月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吃酒
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拏起箭簳子竹去妮子腿上
便捽ヒ得妮子救猪也似叫又問又打那妮子吃不得打
口中道出一句來三个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ヒ和个人
睡皇甫直殿道好也放下妮子來解了縧道你且來我問
你是和几誰睡那妮子揩着眼泪道告殿直实不敢相瞞
自從殿直出去後小娘子夜ヒ和个人睡不是别人却是
和迎兒睡皇甫殿直道這妮子却不弄我喝将過去帶一
管鑰走出門去拽上那門把鎖ヒ了走去轉弯巷口叫将
四个人來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巡軍張

千本万董覇薛超四人來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推開門從裡面扯出賣餛飩的僧兒來道煩上名收領這廝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領言殿直道未要去還有人里從裡面叫出十三歲的迎兒和二十四歲花枝的渾家道和他都領薛超唱喏道父母官不敢收領嬌人殿直道你恁不敢領他這件事干人命說得四个所由則得領小娘子和迎兒并賣餛飩兒的僧兒三个同去解到開封錢大尹厅下皇甫殿直就厅下唱了大尹喏把那東帖兒呈覆了錢大尹看見即時交押下一个所屬去處叫將山前行山定來當時山定承了這件文字叫僧兒問時應道則是茶坊裡見个粗眉毛大眼精哦鼻子略綽口的官人交把

這封東子來丹小娘子打殺後也是恁地供問這迎兒
ヒヒ道即不曾有人來問小娘子吃酒亦不知付東帖兒
來的是何人打死也只是恁麼供招却待問小娘子ヒヒヒ
道自從小年夫妻都無一个親戚來去只有夫妻二人亦
不知把東帖兒來的是何等人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
生得怎地瘦弱怎禁得打勘怎地訊問他從裡面交拐將
过來兩个獄子押出一个罪人來看這罪人時

面長皴輪骨　胶生滲癩腮
有如行病鬼　到処降人災

小娘子見這罪人後兩隻手掩着面那裡敢開眼山前行
看看靜山大王道壱丹獄子把枷稍一紐枷稍在上道士

頭向下拏起把剃子來打得殺豬也似叫山前行間道你曾殺人也不曾靜山大王應道曾殺人又問曾放火不曾應到曾放火教兩个獄子把靜山大王押入牢裡去山前行回轉頭來看着小娘子道你見靜山大王吃不得幾杖子殺人放火都認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供招了你却如何吃得這般杖子小娘子斂地兩行泪下道告前行到這裡隱諱不得有幅紙和筆只得与他供招小娘子供道自從小年夫妻都死一个親戚來往即不知把東帖兒來的是甚麼樣人如今看要殺待兒吃甚罪名皆出賜大尹筆下見他依說五回三次問他供說得一同似此三日山前行正在州衙前立倒斷不下猛擡頭看時却見皇甫殿

直在面前相揖問及這件事如何三日理會這件事不下
莫是接了寄來帖的人錢物故意不了決這件公事山前
行听得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离
了當日山前行入州衙裡到晚衙把這件文字呈了錢大
尹ヒヒ叫將皇甫殿直來當厅問道捉賊見贓捉奸見双
又无証佐如何斷得他罪皇甫松告錢大尹松如今不愿
同妻子歸去情愿當官休了大尹台判听從夫便殿直自
歸僧児迎児喝出各自歸去只有小娘子見丈夫不要他
把他休了哭出州衙門來口中自道丈夫又不要我又沒
一个親戚投奔教我那裡安身不若我自尋死后休上天
漢州橋看自金水銀隄汴河恰待要跳將下去則見后面

一个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把ㄴ住回轉頭來看時恰是一个婆ㄴ生得　眉分兩道雪鬓挽一窩絲眼昏似秋水微渾髮白不若楚山雲淡

婆ㄴ道孩兒你却沒事尋死做甚麼你誑得我也不小娘子不識婆ㄴ婆ㄴ道我是你姑ㄴ自從你嫁了老公我家寒攀陪你不自到今不來往我前日听得你与丈夫官司我日逐在這裡伺候今日听得道休离了你要投水做甚麼小娘子道我上无片瓦下无卓錐老公又不要我又无親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時婆ㄴ道如今且同你去姑ㄴ家裡后如何婦女自思量道這婆子知他是我姑ㄴ也不是我如今沒投奔処且只得隨他去了却理會當時隨這姑

上家去看時家裡沒甚么活計却好一个房舍也有粉青帳兒有交椅桌凳之類在這姑上家裡过了三两日當日方纔吃罷飯則听得外面一个官人高声大氣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賣了如何不把錢來还那婆子听得叫失張失志出去迎接來叫的官人請入來坐地小娘子首眼看時見入來的人

粗眉毛大眼精臟臭子略綽口抹眉畢頂高裝大帶頭巾闊上領皂褙兒下面甜鞋淨襪

小娘子見了口喻心上喻口道好似那僧兒說的奇柬帖兒官人只見官人入來便坐在凳子上大驚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貫錢物事去賣了經一个月日不把錢來还

婆子道物事自賣在人頭采得錢文得時即便付還官人
ヒ二道尋常交關錢物東西何曾推許今日討得時千万
送來官人說了自去婆子入來看着小娘子斂地兩行淚
下道却是怎好小娘子問道有甚么事婆子道這官人元
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却賣此珠翠頭面前日一
件物事教我把去賣吃人交加了到如今沒這錢還他怪
他焦燥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弄他幹得小
娘子問道却是甚么事婆子道交我討个細人要生得好
的若得一个似小娘子模樣去嫁弄他那官人必喜歡小
娘子你如今在這裡老公又不要你終不為了不若姑ヒ
說合你去嫁官人不知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

已只得依奴ヒ口去這官人家裡來這巡过了一年當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殺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先好況

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了歲寒心

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人双ヒ地上本州大相國寺裡燒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渾家那裡去歎地兩行淚下悶ヒ不已只得勉強自一領紫羅衫手裡把着銀香盒來大相国寺裡燒香到寺中燒香了恰待出寺門只見一个官人領着一个婦女看那官人時粗眉毛大眼睛鼻子略綽口領着的婦女却便是他渾家當時丈夫看着渾家ヒ又覷着丈夫兩个四目相視只是不敢言語那官人同婦女兩个入大相国寺裡去皇甫松在

這山門頭正愁沉吟見一个打香油錢的行者走在那裡打香油錢看見這兩人入去口裡道你害得我苦你這漢如今却在這裡大踏步赶入寺來皇甫殿直見行者赶這兩人當時叫住行者道五戒你莫待要赶這兩个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說不得我受這漢苦到今日撞頭不起只是為他皇甫殿直道你認得這个婦女行者道不識殿直道便是我的渾家行者問如何却隨着他皇甫殿直把這東帖兒和休离的上件事對行者說了一遍行者道却是怎地行者却問皇甫殿直官人認得這个人殿直道不認得行者道這漢元是州東墻臺寺裡一个和尚苦行便是墻臺寺裡行者我這本師却是墻臺寺盜院手頭有百十

錢剃度這廝做小師一年已前時這廝偷了本師二百兩
銀器不見了吃了些不情拷如今赶出寺來討飯吃處罪
過這大相國寺裡知寺廝認留著行在此間打化香油錢
今日撞見這廝却怎地休得方纔說罷只見這和尚將自
他漢家從寺廊下出來行者牽衣帶袖却待去拽這廝皇
甫殿直扯住行者問那身已在山門一壁道且不得拽他
我和你尾這廝去看那裡有落却弁他官司兩个后地尾
將來話分兩頭且說那婦人見了丈夫眼淚汪ヒ入去大
相国寺裡燒香了出來這漢一路上却問這婦女道小娘
子你如何見了你丈夫便眼淚出我不容易得你來我當
初從你門前過見你在簾子下立地見你生得好有心在

你父今日得你做夫妻也不通容易兩不說來說去恰到家中門前入門去那婦人問道當初這不東帖兒却是元誰把來這漢道好交你得知便是我丈人賣餛飩兒的僧兒把來你的丈夫中我計策不便把你休了婦人听得說棒住那漢叫声喏不知高低那漢兒那婦人叫將起來却元就把雙手去就着他耿項指望壞他性命旁邊有人看着他兩人來到門首見他進入去听得裡面大驚小怪路將入去看時見就着他渾家關閉性命旦暮殿直和這行者兩个即時把這漢來捉了解到開封府錢大尹行下

出則壯士携鞭入則佳人捧劍世七乾坤不斷子孫出

入金門他是

兩浙錢王子　吳越国王孫

大尹陞厅把這件事解到厅下皇甫殺豆和這渾家把前
面說过的話對錢大尹歷七從頭說了一遍錢大尹大怒
交左右索長枷把和尚枷了當厅訊一百腿花押下左司
理院交尽情根勘這件公事勘正了皇甫松責領渾家歸
去再成夫妻行者當厅給賞和尚大情小節一一都認了不
合設謀奸騙后來又不合謀害這婦人性命准雜犯斷合
重杖処死這婆子不合假裝姑七同謀不首亦合編管鄰
州當日推出這和尚來一个書會先生看見就法場上做了
一隻曲兒喚做南鄉子

怎見一僧人犯濫鋪模受典刑業歎已成招伏了遍刑
棒殺髮囚示万民　沿路衆人叫尤念高王觀世音護
法喜神齊合掌低声果謂金剛不壞身
話本說徹　且作散場

湖光瀲艷晴偏好　山色濛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也相宜

此詩乃蘇子瞻所作單題西湖好處言不盡意又作一詞詞名眼兒媚

登樓凝望酒闌與客論征途饒君看尽名山勝景难比
西湖春晴夏雨秋霜冬雪一派湖光四边山色天下應无說不尽西湖好処吟有一詞云

江左昔時雄勝錢塘自古榮華不惟往日風光且看西湖景物有一千頃碧澄澄波漾琉璃有三十里青娜峯峦翠嶂春風郊野淺桃深杏如粧夏日湖中綠蓋紅

渠似昼秋光老後籬边嫩菊堆金臘雪消時嶺畔疎梅破
玉花塢相連酒市旗亭索遶漁村柳州山岸口昼舡停棹唤
游人豐樂樓前青布高懸沽酒帘九里喬松青挺六橋流
水緑粼粼晚霞遥映三天竺夜月高升南北峯雲霏在呼
猿洞口鳥飛在龍井山頭三賢堂下千尋碧四聖祠前一
鏡浮觀蘇堤東坡古跡看孤山和靖旧居栽錫僧坡覓隠
去賣花人向柳洲來

這西湖是真山真水一年四景皆可遊翫真山真水天下
更有数處

潤州楊子江金山寺　滁州瑯邪山醉翁亭
江州廬山瀑布泉　西川灌綿江漱玉灘

這幾處雖然是真山真水怎比西湖好處假如風起時有千尺翻頭浪雨下時有百丈滔天水大雨一箇月不曾見滿溢大旱三箇月不曾見乾涸但見一鏡波光青瀲瀲四圍山色翠重重生出石來渾美玉長成草處即灵芝那遊人行到亂雲深處听得雞鳴犬吠繰絲織布之聲宛然人間洞府世上蓬瀛

一派西湖景致奇　青山疊疊水涟涟
隔林紡佛聞機杼　如有人家住翠微

這西湖晨昏晴雨月總相宜清晨諮目登湫灩一派湖光薄暮凭欄渺渺暝暝數重山色遇雪時兩岸樓臺鋪玉屑逢月夜滿天星斗漾珠璣雙峯相峙分南北三竺依稀隱

蓋微　滿寺僧從天竺去　賣花人向柳陰來

每遇春間有艷草奇葩朱英紫萼嫩綠嬌黃有金林檎玉李子越溪桃湘浦杏東都芍藥蜀都海棠有紅有白茶蘼紫丁香黃薔薇荷花子樣牡丹耐戴的迎春此只是花更說那水有顯亦色漾瑠璃有粼亦光浮綠膩那一湖水造成酒便甜做成飯便香作成醋便酸洗衣裳登白這湖中出來之物　菱甜　藕脆　蓮嫩　魚鮮

那裝盞的待詔取得這水去堆青疊綠今別是一般鮮明那浣坊博士取得這水去陰晴陽紅今別是一般嬌艷這湖中何曾有千百隻畫舫往來攸忙縱橫小艇如梭便是扇面上畫出來的兩句詩云

這西湖不深不淺不濁不遠

大深來難下竹竿　大淺來難搖畫槳

大濁處遊說不交　大遠處往來不得

又有小詞單說西湖好處

都城聖跡西湖絶景水出深源波盈遠岸沉沉素浪一方千載豐登疊疊青山四季萬民耉樂況有長堤十里花映畫橋柳拂朱欄南北二峯雲鎖樓臺煙籠梵寺桃溪杏塢異草奇花古洞幽崖白石清泉思東坡佳句留千古之清名効杜甫芳心酬三春之媚景王孫公子越女吳姬跨銀鞍寶馬乘肩裝花轎麗日烘朱翠和風蕩

綺羅

若非日落都門閉　良夜追歡尚未休

紅杏枝頭緑楊影裏風景寒蓬瀛異香飄馥郁蘭荳正芳馨極目天桃蔟錦滿堤芳草鋪茵風來微浪白雨過遠山青露篷楊柳岸花壓武林城

今日說一箇後生只因清明都來西湖上閑耍巷出一場事來直到如今西湖上古跡遺踪傳誦不絶是時宋孝宗淳熙年間臨安府湧金門有一人是岳相公麾下統制官姓奚人皆呼為奚統制有一子奚宣贊有父統制棄世之後嫡親有四口只有宣贊母親次宣贊之妻又有一箇叔叔出家在龍虎山李道淳奚宣贊年方二十

余歲一生不好酒色只喜閑耍當日是清明怎見得

乍雨乍晴天氣不寒不暖風光盈盈嫩綠有如剪就薄輕羅裊裊輕紅不若裁成餙餙麗錦弄舌黃鸝啼別院尋香粉蝶逐雕欄

奚官賫道今日是清明節佳人才子俱在湖上翫賞我也去一遭觀翫湖景就彼閑耍何如來到堂前稟覆媽媽今日兒欲要湖上閑翫未知尊意若何媽媽道孩兒你去不妨只宜早歸奚官賫得了媽媽言語獨自一箇拿了竪兒離家一直徑出錢塘門過昭慶寺往水磨頭來行過斷橋四聖觀前只見一夥人圍着鬧烘烘官賫分開人看見一箇女兒如何打扮

頭綰三角兒三条紅羅頭鬚三隻短金釵渾身上下盡穿縞素衣服

這女孩兒迷踪失路宣贊見了向前問這女孩兒道你是誰家女子何處居住女孩兒道奴姓白在湖上住我和婆婆出來閒走不見了婆婆迷了路就來扯住了奚宣贊道我認得官人在我左近住只是哭不肯放宣贊只得領了女孩兒搭舡直到湧金門上岸到家見娘娘道我兒你去閒要耶如何帶這女兒歸來宣贊一一說與媽媽知道本這是好事倘人來尋時還他女兒小名叫做邪奴自此之後留在家間不覺十余日宣贊一日正在家吃飯只听得門前有人鬧炒宣贊見門前一頂四人轎擡着一箇婆婆

看那婆婆生得
鶏膚皺體鶴髮如銀眼昏如秋水微渾髮白侵楚山雲
淡形如三月盡頭花命似九秋霜後菊
這箇婆婆下轎來到門前宣贊看着婆婆身穿皂衣卯奴
却在簾兒下看着婆婆叫声萬福婆婆道交我憂殺沿門
問道這里却是誰收你在此卯奴道我得這官人救我在
這里婆婆與宣贊相叫請婆婆吃茶婆婆道大難中難得
宣贊救你不若請宣贊到家備酒以謝恩人婆子上轎謝了
媽媽同卯奴上轎奚宣贊隨着轎子直至四聖觀側首一
座小門樓奚宣贊在門樓下看見
金釘珠戶碧瓦盆簷四邊紅粉泥墻兩下雕欄玉砌即

如神仙洞府王者之宮

婆引着宣贊宣贊到裏面只見里面一箇着白的婦人出來迎着宣贊宣贊看眼看那婦人真箇生得

綠雲堆髮白雪凝膚眼橫秋水之波眉挿春山之黛桃蕚淡粧紅臉櫻珠輕点絳唇步蹙襯小小金蓮玉指露纖纖春笋

那婦人見了叩奴便問婆婆那里尋見我女婆婆便把宣贊救叩奴事一一說與婦人婦人便與宣贊敘寒温分賓主而坐两箇青衣女童安排酒來少頃水陸畢陳怎見得

瑠璃鍾内珮珠滴琥珀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綉幕生香風擊起鼉鼓吹動龍笛逞畫拳勸醉扶婦皓齒歌芳細腰舞

正是青春向日暮桃花乱落如紅雨

當時一盃兩盞酒至三盃奚宣贊目視婦人生得如花似玉心神蕩漾却問婦人姓氏只見一人向前道娘娘今日新人到此可換旧人婦人道也是快安排來與宣贊作按酒只見兩个力士捉一个後生去了巾帶解開頭髮纏在將軍柱上面前一个銀盆一把尖刀霎時間把刀破開肚皮取出心肝呈上娘娘驚得宣贊魂不赴体娘娘將熱酒把心肝請宣贊吃宣贊只推不飲娘娘強勸都吃了娘娘道難得宣贊救小女一命我今丈夫又死情愿將身嫁與宣贊正是

春為花博士　酒是色媒人

當夜二人携手共入蘭房當夜已過宣贊娘娘留住半月有余宣贊面黃肌瘦思歸道娘娘乞歸家數日却來說由未了只見一人來稟穆娘娘今有新人到了可換旧人娘娘道請來有數个力士擁一人至面前那人如何打扮眉踈目秀氣爽神清如三国内馬超似淮甸内関索似

西川活観音岳殿上炳灵公

娘娘請那人共座飲酒次取宣贊心肝宣贊當時三鬼湯散只得去告卯奴道娘子我救你命你可救我卯奴去娘娘面前道娘娘他曾救了卯奴可饒他娘娘道且将那件東西與我罢了只見一个力士取出个鉄籠來把宣贊罩了却似一座山壓住娘娘自和那後生去做夫妻卯奴去

笼边道我放你揭起鉄笼道哥哥閉了眼如開眼死於非命說罷宣贊閉了眼卯奴背了宣贊耳畔只聞風雨之聲用手摸卯奴脖項上有毛衣宣贊肚中道作怪霎時听得卯奴叫声落地開眼看時不見了卯奴却在錢塘門城上天色猶未明怎見得

北斗斜傾東方漸白鄰鷄三唱喚美人傅粉施粧宦馬頻嘶催人争赴利名場殘片曉霞連碧漢一輪紅日上扶桑

慢慢依路進勞禽門行到自家門前娘子方纔開門道宣贊你送女孩兒去如何半月纔回交媽媽終日憂念媽媽所得出來見宣贊面黃肌瘦媽媽道緣何許久不回宣贊

道兒爭吃不與媽媽相見便從頭說與媽媽大驚道我兒
我曉得了想此處乃是湧金門水口莫非閉塞了水口故
有此事我兒你且將息我自尋屋搬出了忽一日尋得一
間房在昭慶寺旁選个吉日良時搬去居住宣贊將息得
好迓速光陰又是一年將過清明節至怎見得

家家禁火花含火　處處藏煙柳吐烟
金勒馬斯芳草地　玉樓人醉杏花天

是宣贊道去年今日開要撞見這婦人如今又是一年宣
贊當日拏了琴兒出屋後柳樹边尋那飛禽只見樹上一
件東西叫看時那件物是人見了比嫌怎見得

百禽啼後人皆喜　惟有鴟鳴事若何

見者都嫌聞者嘴　只為從前口嘴多

元來是老雅哭宣贊搭上箭看得清一箭去正射着老鴉
老鴉落地猛然跳幾跳去地上打一交變成个着皂衣的
婆婆正是去年見的婆婆道宣贊你脚快却躲在這里宣
贊叫声有鬼回身便走婆婆道宣贊那里去叫一声下來
只見空中墜下一輛車來有数个鬼使裹婆道與我捉入
車中你可閉目如不閉目交你死於非命只見香車落
地起霎時間直到旧日四聖觀山門樓前墜下婆婆直引
宣贊到殿前只見殿上走下着白衣底婦人來道宣贊你
走得好快宣贊道聖娘娘恕罪又留住宣贊做夫妻過了
半月余宣贊道告娘娘贊有老母在家恐怕憂念去了

來娘娘听了柳眉剔竪星眼圓睜道你尤自思婦叫鬼使
那里與我取心肝可令把宣贊縛在將軍柱上宣贊任叫
卯奴道我也曾救你你何不救我卯奴向前告娘娘道他
曾救奴且莫下手娘娘道小賤人你又来勸我且將鵝笔
拿了却結果他性命鬼使解了索却把鉄笔拿了宣贊叫
天不應叫地不聞正煩惱之間只見笔边卯奴道哥哥我
再救你便揭起鉄笔道可閉目抱了我宣贊再抱了卯奴
耳边听得風雨之声霎時卯奴叫声下去把宣贊撒了下
来正跌在芠白蕩内開眼叫声救人只見二人攸起宣贊
来宣贊告訴一遍二人道又作怪這个後生首鬼你家在
那里住宣贊道我家在昭慶寺左住二人直送宣贊到家

媽媽得知出來見了二人湯戶說救宣贊一事老媽大喜
討酒賞賜了二人自去宣贊又說與老媽老媽道我兒且
莫出門便了又過了數日一日老媽正在簾兒下立着只
見蕭子走起一个先生入來怎的打扮
頂分兩个牧骨髮身穿巴山短褐袍道兒堂堂威儀凜
凜料為上界三清客多是蓬來物外人
老媽打一看道叔叔多時不見今日如何到此這先生正
是奚統制第奚真人往龍虎山方回道尊嫂如何在此宣
贊也出來拜叔叔先生云吾見望城西有黑氣起有妖怪
纏人特來正是汝家老媽把前項事說一遍先生道吾姪
此三个妖怪纏汝甚緊媽媽交安排素食請真人齋畢先

生道我明日在四聖觀散符你可來告我就寫張投壇狀來吾當斷此怪物真人自去到明日老媽同宣赫安排香紙寫了投壇狀關了門分付鄰舍看家徑到四聖觀見真人投狀子看了道待晚吾當治之先與宣赫吃了符水吐了妖涎天色將晚点起灯燭燒起香來念念有詞書道符灯上燒了只見起一陣風怎見得

風蕩蕩翠飄紅忽南北忽西東春開楊柳秋卸梧桐凉入朱門户寒穿陋巷中

嫦娥急把蟾宮閉　列子登仙叫救人

風过處一員神將怎生打扮

面色深如重棗眼中光射流星皂羅袍打歇團花紅抹

額肖金虫虎手持七宝銀裝劍腰繫藍天巽玉帶
神將唱喏告我師父有何法旨真人道與吾湖中捉那三
个怪物來神將唱喏去不多時則見婁子卯奴白衣婦人
都捉拏到真人面前真人道汝為怪物烏敢纏害命官之
子三个道他不合衝塞了我水門告我師可饒恕不曾損
他姓命真人道與吾現形卯奴道告哥哥我不曾柰何哥
哥可莫現形真人叫天將打不打万事皆休那里打了幾
下只見卯奴变成了烏鷄婁子是个獺白衣娘子是條白
蛇奚真人道取鉄錐來捉此三个怪物盛在裏面封了把
符壓住安在湖中心奚真人化緣造成三个石塔鎮住三
怪於湖内至今古跡遺踪尚在宣赞隨了叔叔與母親在

俗出家百年而終、

只因湖内生三怪　至使真人到此間

今日捉來藏篋内　萬年千載得平安

三塔記終

合同文字記

入話

喫食少添鹽醋　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話說宋仁宗朝慶曆年間去這東京汴梁城離城三十里有箇村喚做老兒村村裡有箇農庄人家弟兄二人姓劉哥哥名劉添祥年四十歲妻已故兄弟名劉添瑞年三十五歲妻田氏年三十歲生得一個孩兒叫名安住年三歲弟兄專靠耕田種地度日其年因為旱澇不收一日添瑞向哥哥道看這田禾不收如何過日不若我們搬去路州高平縣下馬村投奔我姨夫張學究處

趙孰將勤補拙過幾時你意下如何添祥道我年紀高
大去不得兄弟你和二嫂去走一遭添瑞道哥哥則今
日請我友人李社長為明証見立兩紙合同文字哥哥
收一紙兄弟收一紙兄弟往他州趙孰人無前後眼哥
哥年幾大有來田物業家緣又將不去今日寫為照証
添祥言兄弟見得是遂請李社長來家寫立合同明白
各收一紙安排酒相待之間這李社長對劉添祥說我
有個女孩兒劉二哥求做媳婦就今日說開劉大言既
如此選箇吉日良辰下此一定禮不數日完倫劉二辭了
哥哥收拾了行李長行而去只因劉二要去趙孰有分
交去時有路回却無門正是

旱澇天氣數　家國有興亡
萬事分已定　浮生空自忙

當日劉二帶了妻子在路行了數日已到高平縣下馬村見了姨夫張學究備說來趂熟之事其人大喜留在家光陰荏苒不覺兩年這劉二姨害着個腦疽瘡醫療一月有餘疼痛難忍飲食不進一命傾世劉二痛哭哀哀哀殯葬已畢又過兩月劉二懨懨成病醫療少可張學究勸劉二休憶妻子將息身体好養孩兒安住又過半年忽然劉二感天行時氣頭疼發熱正是

福無双至從來有　禍不單行自古聞

害了六七日一命嗚呼已歸泉下張學究葬於祖墳邊

劉二嫂墳上已畢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安住在張家村裡一住十五年孩兒長成十八歲聰明智慧德行方能讀書學礼一日正值清明節日張學究夫妻兩口兒打點祭物同安住去墳上祭掃到墳前將祭物供養張學究與婆七道我有話和你說想安住今已長成人了今年是大通之年我有心待交他將着劉二兩口兒骨殖還鄉認他伯父你意下如何婆七道丈夫你說得是這的是陰隲勾當夫妻商議已定交安住拜了祖墳孩兒然後去尤那墳前也拜幾拜安住問云父親這是何人的墳拜畢學究言孩兒休問燒了紙回家去安住云父親不通名姓有失其親我要性命如何不如尋個自刎

學究云孩兒且住我說與你這是你生身父母我是你
養身父母你是汴梁離城十里老兒村居住你的伯父
劉添祥你父劉添瑞同你母親劉二嫂將着你年方三
歲十五年前三口兒因為年歉來俺家趁熟你母患腦
疽瘡身死你父得天行時氣而亡俺夫妻兩口兒備棺
木殯葬了將孩兒如嫡親兒子看養不說離事俱休說
罷安住向墳前放声大哭曰不孝子那知生身父母双
亡學究云孩兒不須煩惱選吉日良時將你父母骨殖
還鄉去認了伯父劉添祥葬埋了你父母骨殖休忘了
俺兩口兒的撫養之恩安住云父親母親之恩過如生
身父母孩兒怎敢忘恩若得身榮結草啣環報答道罷

收拾回家至次日交人擇選吉日將父母骨殖包裹了
收拾衣服盤費并合同文字做一担兒挑了來張學究
夫妻兩口兒學究云你爹娘來時盤纏無一文一頭挑
着孩兒一頭是些窮家私孩兒路上在意山峻難行到
地頭便稍信來與我知之安住云父親放心休憶念遂
拜別父母挑了担兒而去話休絮煩却說劉添祥忽一
日自思我兄弟劉二夫妻兩個都去趙熟至今十五六
年並無音信不知有無因爲家中無人娶這個婆子王
氏帶着前夫之子來家一同過活一日王氏自思我丈
夫老劉有個兄弟和姪兒趙熟去倘若還鄉來時那裡
祭付我孩兒好煩惱人哉當日春社老劉吃酒不在家

至下午酒席散回家却好安住於路問人來到門首歇下担兒劉婆ㄈ問云你這後生是誰安住云伯娘孩兒是劉漆瑞之子十五年前父母與孩兒出外趁熟今日回來正議論間劉大醉了回來見了安住問云你是誰來俺門前做甚麼安住云參ㄈ孩兒是安住老劉問你那父母在何處安住云自從離了伯父到路州高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趁熟過不得兩年父母双亡止存得孩兒親父母已故多虧張學究看養到今今將父母骨殖還鄉安塋望伯父見憐當下老劉酒醉劉婆言我家無在外趁熟人那裡走這個人來胡認我家安住云我見有合同文字為照特來認伯父劉婆父老劉打這

廝出去胡廝纏來認我們老劉拿塊磚將安住打破了頭重傷血去倒於地下有李社長遇問老劉打倒的是誰人老劉云他詐稱是劉三兒子認我又罵我被我打倒推死李社長云我听得人說因此來看休問是與不是等我扶起來問他李社長問道你是誰安住云我是劉漆瑞之子安住的便是社長問你許多年那裡去來安住云孩兒在路州安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撫養長成如今帶父母骨殖回鄉安葬伯父伯母言孩兒詐認我兒將着合同文字又不肯着把我打倒又得參上救命社長交安住挑了担兒且同我回去即時領安住回家中歇下担兒拜了李社長社長道婆上你的女婿劉

安住將着父母骨殖回鄉李社長交安住將骨殖放在
堂前乃言安住我是你丈人婆ㄈ是你丈母交滿堂女
孩兒出來參拜了你公ㄈ婆ㄈ的靈柩安排祭物祭祀
化紙已畢安排酒食相待乃言孩兒明日去開封府包
府尹處告理被晚伯母親伯父打傷事當日歇了一夜
至次早安住逕往開封府告包相公ㄈㄈ隨即差人捉
劉天祥并晚婆ㄈ來就帶合同一併赴官又拘李社長
明正當日一千人到開封府所上包相公問劉天祥這
劉安住是你姪兒不是老劉言不是劉妻亦言不是既
是親姪兒緣何多年不知有無包相公取兩紙合同一
看大怒將老劉收監問罪安住告相公可憐伯ㄈ年老

無兒無女望相公可憐見包相公言將晚伯母收監問罪安住道望相公只問孩兒之罪不干伯父伯婆之事包相公又將老劉打三十下安住告相公寧可打安住不可打伯父告相公只要明白家事安住月後不忘相公之恩包相公見安住孝義發放各回家待吾具表奏聞朝廷旌其孝心旌表孝子劉安住孝義双全加贈陳留縣尹金劉添祥一家團圓包相判畢各自回家其李社長選日令劉安住與女李湘堂成親一月之後收拾行裝夫妻三人拜辭兩家父母就起程直到高平縣拜謝張學究已畢遂往陳留縣赴任為官夫妻諧老百年而終正是

李社長不悔婚姻事　劉晚妻欲損相公嗣
劉安住孝義兩双全　包待制斷合同文字
話本說徽權作散場

合同文字記終

清平山堂話本

夜靜瑤臺月正圓　清風漸瀝滿林巒
朱弦慢促相思調　不是知音不與彈

漢武帝元狩二年四川成都府一秀士司馬長卿雙名為相如自父母双亡孤身無倚蘆塩自守貫串百家精通經史雖然遊藝江湖其實志在功名出門之時過城北七里許曰昇仙橋相如大書於橋柱上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所以北抵京洛東至齊楚遂於梁孝王之門與鄒陽枚皐輩為友不期梁王薨相如謝病歸成都市上臨邛縣有縣令王吉每每使人相招一日到彼相會盤桓酒日談閒言及本處卓王孫巨富有萬

臺池館華美可觀縣令看人去說次他接待卓王孫賈才巨萬僮僕數百門閣奢侈園中有花亭一所名曰瑞仙四面芳菲錦綉爛熳真可遊覽休息京洛名園皆不能過此所以遊宦公子江湖士夫無不相訪這卓員外夜偶不娶慕道脩真止有一女小字文君及笄未聘聰慧過人姿態出衆詩詞歌賦琴棊書畫捕龍刺鳳女工針指飲饌酒漿無所不通員外一應家中事務皆與文君計較其日早辰聞說縣令友人司馬長卿乃文章巨儒知員外宅上園池佳勝特来遊觀卓員外慌忙迎接至後花園中瑞仙亭上相知奉目看那園中景致但見

徑鋪瑪瑙欄刻奇擾聚山塢風光為園林景物山疊峨峨惟

石擬栽西洛名花梅開廋嶺水姿竹染湘江愁淚春風蕩漾上
林李白桃紅秋日凄涼來道橙黃橘綠池沼內魚躍錦鱗花木
上禽飛翡翠
卓員外動問姓名相如答曰司馬長卿因興王縣令故舊特來相
探留連旬日聞知名園勝景故來拜訪卓員外道先生去縣中安
下不便敢邀車馬于弊舍何如相如遂令人喚琴童携行李來瑞
仙亭安下倏忽半月且說卓文君去綉房中每每存想我父親營
運家業富之有余歲月因循壽年已過柰何柰何況我才貌過人
性頗聰慧選擇良姻實難其人也此等心事非明月殘灯安能知
之雖有侍妾性狂愚語言長出因此上抑鬱之懷無所傾訴昨

听春兒說有秀士司馬長卿来望父親留他在瑞仙亭安下乃于東墻瑣窓内窺視良久見其人俊雅風流日後必然大貴但不知有妻無妻我若得如此之丈夫平生願足爭奈此人單孤窮空忘待媒証求親俺父親決然不肯倘若挫過此人再後難得過了兩日女使春兒見小姐双眉愁蹙必有所思乃對小姐曰今夜三月十五日月色光明請小姐花園中散悶則箇小姐口中不說心下思量自見了那秀才日夜癡癡忘飡放心不下我今主意已定雖然有虧婦道是我一世前程收拾此金珠首飾在此小姐分付春兒打点春盛食器灯籠我今夜與你賞月散悶春兒打点完備桃着隨小姐行來話中且說相如自思道文君小姐貌美聰慧甚知

音律今夜月明下交琴童焚香一炷小生彈曲瑤琴以挑之文君正行數步只听得琴声清亮移步将近瑞仙亭轉過花陰下听得所彈琴音曰

鳳兮鳳兮思故鄉遊遊四海兮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我傍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乎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小姐听罷對侍女曰秀才有心妾亦有心今夜既到這里可去與秀才相見遂乃行到亭邊相如月下見了文君連忙起身迎

接道小生聞小姐之名久矣自恨緣慳分淺不能一見恨無磨勒盜紅綃之方無起韓壽偷香竊玉之意今晚貶豪光臨小生不及遠接恕罪恕罪文君歛衽向前道先生在此失于恭敬抑且寂寞因此特來相見相如曰不勞小姐掛意小生有琴一張自能消遣文君曰妾早知先生如此遲閣不來今先生視妾有私奔之心故乃輕言琴中之意妾已備知相如跪而告曰小生得見花顏死也甘心文君曰請起妾一夜到此與先生同賞月飲三盃春兒排酒果于瑞仙亭上文君相如對歛相如細視文君果然生得

眉如翠羽肌如白雪振綉衣被拄蒙襛不短纖不長毛嬙鄣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臨溪雙洛浦對月兩嫦娥
酒行數巡文君令春兒收拾前去我便回來相如曰小姐不嫌
寒儒鄙陋款就枕蓆之歡文君笑曰妾慕先生才德款奉箕帚
唯恐先生久後忘恩相如曰小生怎敢忘小姐之恩文君許成
夫婦二人倒鳳顛鸞頃刻雲收雨散文君曰只恐明日父親知
道不經于官必致凌辱如今收拾些少金珠在此不如今夜與
先生且離此間別處居住倘後父親想念搬回一家完聚也未
可知相如與文君同下瑞仙亭出後園而走却似驚魚脫却金
鈎去擺尾搖頭更不回顧且說春兒至天明不見小姐在房亭子
上又尋不見報與老員外得知尋到瑞仙亭上和相如都不見

貧外道相如是文學之士為此禽獸之行小賤人你也自幼讀書豈不聞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則止事無擅為行無獨處所以正婦道也傑聞父命私奔苟合你到他家如何見人欲要訟之于官爭奈家醜不可外揚故爾中止且看他有何面目相見親戚乎從此隱而不出正所謂

含羞無語自沉吟　咫尺相思萬里心

抱布貿絲君亦誤　知音盡付七絃琴

却說相如與文君到家相自思量慘然难以度日正是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想我渾家乃富貴之女豈知如此寂寞所喜者畧無慍色頗為賢達他料想司馬長卿必有發達時分正

愁悶聞文君至曰我離家一年你家業凌替可將我首飾鈒
賣了修造房屋我見丈夫戚戚不樂怕我有懊悔我既委身于
你樂則同樂憂則同憂生同衾死同穴相如曰深感小姐之恩
但小生殊無生意俗語道家有千金不如日進分文良田萬頃
不如薄藝隨身我欲開一箇酒肆如何文君曰既如此說賤妾
當鑪未及半年忽一日正在門前賣酒只見天使捧詔道朝廷
觀先生所作子虛賦文章潔爛超越古人官里寡寡飄飄然有
凌雲之志氣恨不得與此人同時有楊得意奏言此賦是臣之
同里司馬長卿所作見在成都閑居天子大喜特差小官來徵
走馬臨朝不許遲延先生收拾行裝即時同行正是一封丹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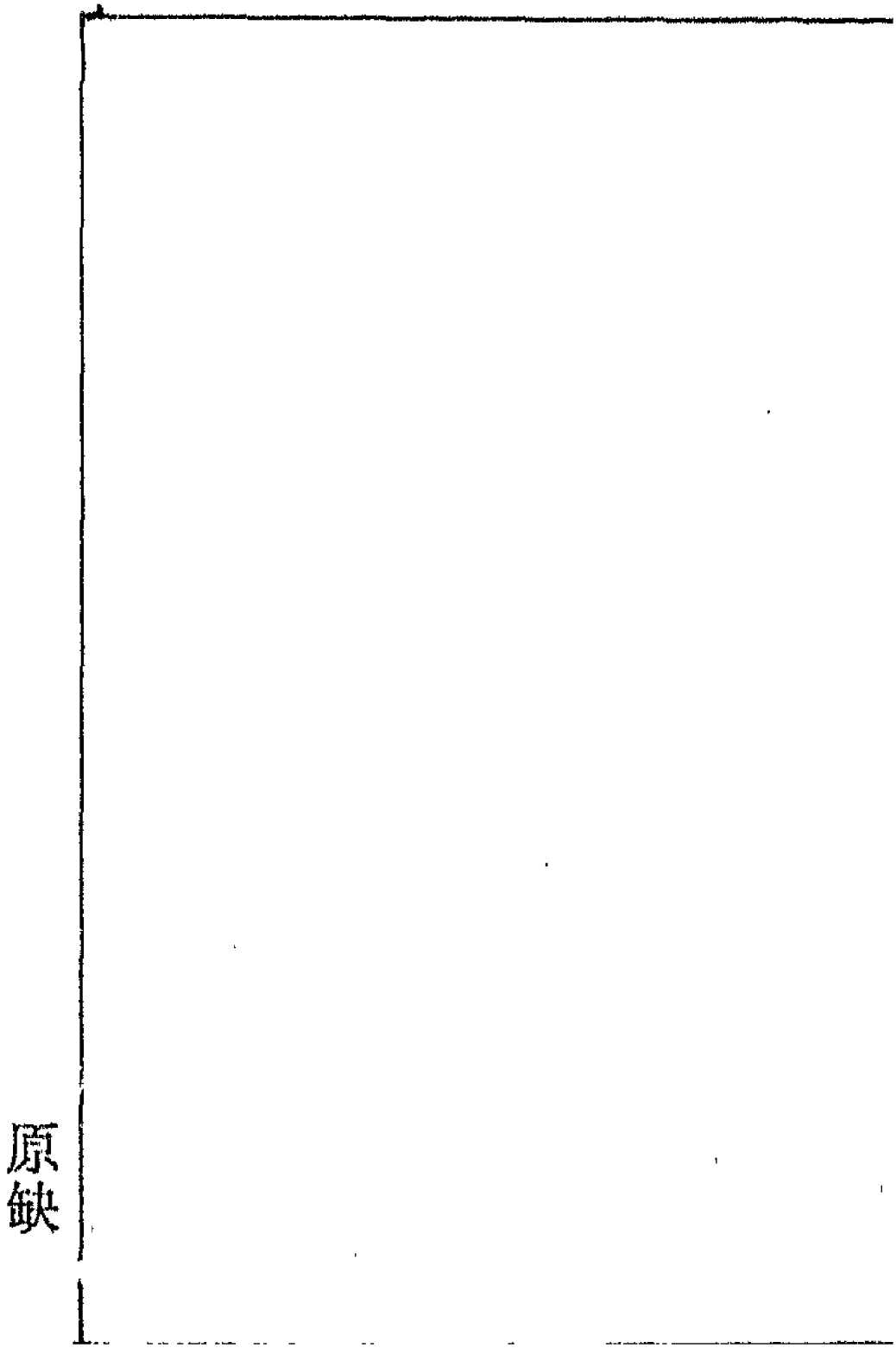
詔方表丈夫才當夜相如與文君言曰朝廷今日徵召名乃是友人楊得意舉薦如今天使在馹專等起程文君曰日後富貴則怕忘了瑞仙亭上與日前布衣時節相如曰小生那時雖見小姐容德柔深堂內院相見如登天之難若非小姐垂怜看顧怎能匹配小生怎敢忘恩負義文君曰如今世情至薄有等頭德守禮有等背義忘恩者相如曰長卿決不為此文君曰秀才每也有兩般有君子儒不論貧富志行不私有那小人儒貧時又一般富時就忘了貧時長卿曰人非草木禽獸小姐放心文君又嘱非妾心多只怕你得志忘了我夫妻二人不忍相別文君曰此時已遂題橋志莫負當爐滌器人且不說相如同天

使登程却說卓王孫听得楊得意舉薦司馬長卿蒙朝廷徵召去了自言我女兒有先見之明為見此人才貌雙全必然顯達所以成了親事老夫想起來男昏女嫁人之大倫我女婿得官我先帶侍女春兒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無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時去看他夫人道我趙時棒勢次日帶同春兒逕到成都府尋見卓文君文君見了父親拜道孩兒有不孝之罪望爹爹饒恕昌外道我兒你想殺我今日送春兒來伏侍你孩兒你在此寂寞比在家耳用不同你不念我年老無人文君曰爹爹想前不敢隱諱孩兒見他文章絶代才貌双全必有榮華之日因此上嫁了他卓昌外云如今且喜朝廷徵召正称孩兒之

心卓員外任下待司馬長卿音信正是

眼望旌節旗　耳听好消息

且說司馬長卿同天使至京師朝見獻上林賦一篇天子大喜即拜為郎作郎待詔金馬門近有巴蜀開通南夷諸道用軍興法轉漕擊冗驚擾夷民官里聞知大怒召長卿議論此事令作諭巴蜀檄文曉官里道此一事欲待差官非卿不可乃拜長卿為中郎將持節擁旌賫劍金牌先斬後奏卿若到彼妄撫百姓騷擾回程別加任用長卿自思正是衣錦還鄉已遂平生之願乃拜恩辭天子出朝逐車前馬後隨從者甚多一日經過到彼宣布諭巴蜀已平夷民清靜不過半月百姓安寧衣錦還鄉正是


原缺

入話

洛陽三月裏　回首渡襄川
忽遇神仙侶　翩翩入洞天

裴航下第遊于鄂渚買舟歸襄漢同舟有樊夫人者國色也航聞其言語而無計一面因賂侍婢裊烟而求達詩曰

同舟胡越猶懷思　況遇天姬隔錦屏
倘若玉京朝會去　願隨鸞鶴入青冥

詩久不答航數詰問裊烟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自求美醞珍果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識

及帷但見月眉雲髻王孫芳花明舉止即烟霞外人航拜揖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無諸謔爲意然亦與郎君有小七姻緣他日必得爲姻懿後使裹烟持詩一章答航曰

一飲瓊漿百感生　玄霜搗盡見雲英
藍橋便是神仙宅　何必崎嶇上玉京

航覽詩畢不曉其意後便不復見航遂餘裝歸輦下道經藍橋驛偶渴甚遂下馬求漿而飲見一茅舍低而濫有老嫗緝綴麻宁航揖之求漿嫗呼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因憶夫人雲英之句俄於臺箔之中出雙玉手授甕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覺異香透牙

户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華容艷質芳蕤無比嬌羞掩面斂身航凝視不知移步因謂嫗曰某願畧商於此嫗曰取郎君自便航謂嫗曰小娘子艷蕤驚人願納厚禮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未就耳我今老而且病只有此女孫昨日神仙遺藥一刀圭但須得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君若的欲要此女但要得玉杵臼吾即與之亦不願其前時許人也其餘金帛無用航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待我取杵臼至莫更許他人嫗曰然航遂悵恨而去及抵京師但以杵臼爲念或于喧闐處高声訪問玉杵臼皆無影響衆號爲風狂如此月餘忽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藥鋪卞老書言他

有王杵曰要貨聞郎君懇求甚切吾當為書而薦導之航
媿謝珠重持書而去果獲王杵曰遂持婦至藍橋昔日
媪家媪大笑曰有如此之信士吾豈愛惜一女子而不
酹其勞哉女微哂曰雖荷如此然更用搗藥百日方可
結姻媪于襟帶解藥令航搗之航晝搗而夜息夜則媪
收杵曰於內室航又聞杵声因窺之有玉兎持杵雪光
耀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百日足媪發藥曰吾
入洞為裴郎具帷帳遂挈女行謂航曰但少留此須臾
車蓋來迎俄見大第錦綉帷帳珠翠耀日仙童侍女引
航入帳就礼訖航拜媪感謝乃引見諸親賓皆神仙中
人後有一女子髮髻衣霓裳稱是妻之姊航拜訖女曰

裴郎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問左右言是小娘子之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已是高真爲王屋女史嬀遂遣航將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瑤英之丹逍遙自在超爲上仙　正是

玉室丹書著姓

長生不老人家

藍橋記終

入話

出口成章不可輕　開言作對動人情
雖無子路才能智　單取人前一笑聲

此四句單道昔日東京有一員外姓張名俊家中頗有金銀所生二子長曰張虎次曰張狼大子已有妻室次子尚未婚配本處有个李吉員外所生一女小字翠蓮年方二八姿容出衆女紅針指書史百家無所不通只是口嘴快些凡向人前說成篇道成溜閒一答十問十道百有詩爲證

問一答十古來難　問十答百豈非凡

話說本地有一王媽ㄈ與二處說合門當戶對結為姻眷選擇吉日良時要親三日前李員外與媽ㄈ論議道女兒諸般好了只是口快我和你放心不下打點他公ㄈ難理會不比等閑的婆ㄈ又曉各人家又大伯ㄈ姆ㄈ手下許多人如何是好婆ㄈ道我和你世須分付他一場只見翠蓮走到爹媽面前觀見二親滿面憂愁雙眉不展就道爺是天娘是地今朝與兒成婚配男成雙女成對大家歡喜要吉利人人說道好女壻有財有寶又豪貴又聰明又伶俐雙六象棋通六藝吟得詩做得對經商買賣諸般會這個女壻要如何愁得苦水兒滴ㄈ地

員外與媽ㄟ聽翠蓮說罷大怒曰因爲你口快如刀怕到
人家多言多語失了禮節公婆入人不歡喜被人笑恥在
此不樂叫你出來分付你少則聲顛到說出一篇來這个
苦惱的好翠蓮道
爺開懷娘放意哥覓心娘莫慮女兒不是誇伶俐從小
生得有志氣紡得紗績得紵能裁能補能繡刺做得粗
整得細三茶六飯一時備推得磨搗得碓受得辛苦吃
得累燒賣區食有何難三湯兩割我也會到晚來能仔
細大門閉了小門閉刷淨鍋兒掩廚櫃前后收拾自用
意鋪了床伸開被點上灯請婆婆叫聲安置進房內如
此伏侍二公婆他家有甚不歡喜爹娘且請放心寬捨

此之外直不屁

翠蓮說罷員外便起身去打媽ㄈ勸住叫道孩兒爹娘只因你口快了恁今番只是少說些古人云多言衆所忌到人家只是謹慎言語千萬記着翠蓮曰曉得如今只閉着口兒罷媽ㄈ道隔壁張大公是老隣舍從小兒看你大你可過去作別一聲員外道也是翠蓮便走將過去進得門檻高聲便道

張公道張婆道兩个老的聽稟告明日寅時我上轎今朝特來說知道年老爹娘無倚靠早起晚些望顧照哥嫂倘有失禮處父母分上休計較待我滿月回門來親自上門叫聒噪

張大公道小娘子放心今尊與我是老兄弟當得早晚照管令堂亦當着老妻過去陪伴不須掛意作別回家員外與媽ㄈ道我兒可收拾早睡休明日須半夜起來打點翠蓮便道

爹先睡娘先睡爹娘不比我班童哥ㄈ嫂ㄈ相傍我前后收拾自理會后生家熬夜有精神老人家熬了打盹睡

翠蓮道罷爹媽大惱日罷ㄈ說你不改了我兩口自去睡也你與哥嫂自收拾早睡早起翠蓮見爹媽睡了連忙走到哥嫂房門口高叫

哥ㄈ嫂ㄈ休推醉恩量你們忒沒意我是你的親妹ㄈ

止有今晚在家中虧你兩口下着得諸般事兒都不理
關上房門便要睡嫂ㄈ你好不賢惠我在家不多時相
幫做些道怎地巴不得打發我出門你們兩口得來利
翠蓮道罷做哥ㄈ的便道你怎生還是這等的有父母在
前我不好說你ㄈ自先去安歇明日早起九百事我自和
嫂ㄈ收拾打點翠蓮進房去睡兄嫂二人無多時前后俱
收拾停當一家都安歇了員外媽ㄈ一覺睡醒便喚翠蓮
問道我兒不知甚麼時節了不知天晴天雨翠蓮便道
爹慢起娘慢起不知天晴是下雨更不聞雞不語街坊
寂靜無人語只听得隔壁白嫂起來磨豆腐對門黃公
舂糕米若非四更時便是五更矣且待奴家先起燒火

劈柴打下水且把鍋兒刷洗起燒些滾湯洗一洗梳个頭兒光ㄈ地大家也是早起些娶親的若來慌了腿員外媽ㄈ弁哥娘一齊起來大怒曰這早晚東方將亮了還不梳粧完尚尸子調嘴弄舌翠蓮又道爹休罵娘休罵看我房中巧粧畫鋪兩髻黑似鴉調和脂粉把臉搽點朱唇將眉畫一對金環墜耳下金銀珠翠插滿頭寶石禁步身邊挂今日你們將我嫁想起爹娘撇不下細思乳哺養育恩淚珠兒滴濕了香羅帕猛听得外面人說話不由我不心中怕今朝是不好日頭只管都嚕ㄈ說甚麼

翠蓮道罷粧辦停當且來到父母根前說道

爹拜辱娘拜辱盡了饅頭衆了粉菓盒備飯伴ヒ整收拾停當慢ヒ等着ヒ打得五更點我家雞兒叫得準送親從頭再去請姨娘不來不打緊買姓不來不打緊可耐姑娘沒道理說的話兒全不準昨日許我五更來今朝雞鳴不見影歇ヒ進門沒得說賞他个漏風的巴掌當邀請

員外與媽ヒ敢怒而不敢言媽ヒ道我兒你去叫你哥嫂及早起來前后打點娶親的將次來了翠蓮見說慌忙走去哥嫂房門口前叫曰

哥ヒ嫂ヒ你不小我今在家時候少等來也用起个早如何睡到天大曉前后門廂須開了點起臘燭香花草

裡外地下掃一掃娶親轎子將來了恐了時辰公婆惱
你兩口兒討分曉
哥嫂兩个忍氣吞聲前後俱收拾停當員外道我兒家堂
并祖宗面前可去拜一拜作別一聲我已點下香燭了趲
娶親的未來保你過門平安翠蓮見說拿了一炷走到家
堂面前一遍拜一遍道
家堂一家之主祖宗滿門先賢今朝我嫁未敢自專四
時八節不缺香煙告知神聖萬望垂憐男婚女嫁理之
自然有吉有慶夫婦雙全無災無難永保百年如魚似
水勝蜜糖甜五男二女七子團圓二个女婿答禮通賢
五房媳婦孝順無邊孫男孫女代代相傳金珠無數米

麥成倉垂茂勝牛馬捱眉鵝鴨鳥滿湯魚鮮丈夫
惧怕公婆愛憐姑娌和氣伯叔忻然奴僕敬重小姑有
緣不上三年之內死得一家乾淨家財都是我掌管那
時翠蓮快活幾年
翠蓮祝罷只听得門前鼓樂喧天笙歌吾耳要親車馬來
到門首張宅先生念詩曰
高捲珠簾挂玉鈎　香車寶馬到門頭
花紅利市多ㄈ賞　富貴榮華過百秋
李員外便叫媽ㄈ將鈔來賞賜先生和媒媽ㄈ并車馬一
千人只見媽ㄈ拿出鈔來翠蓮接過手便道等我分
爹不慣娘不慣哥ㄈ嫂ㄈ也不慣衆人都來面前站合

多合少等我敲擡轎的合五貫先生媒人兩貫半收好
此休寫亂吊下了時休埋怨這裡多得一貫文與你這
媒人婆買个燒餅到家吃你呆老漢
先生與轎夫一千人听了無不吃驚曰我們見千見萬不
曾見這樣口快的大家張口吐舌恐氣吞聲簇擁著連上
轎一路上媒媽上分付小娘子你到公婆門首千萬不要
開口不多時車馬一到張家前門歇下轎子先生念詩曰
鼓樂喧天响沐州　今朝織女配牽牛
本宅親人來接寶　添莊舍飯古來留
且說媒人婆拿着一碗飯叫道小娘子開口接飯只見連
連在轎中大怒便道

老潑狗老潑狗又我閉口又開口正是媒人之口無量斗怎當你說的香做有你又不曾吃早酒聲舌聲黃胡張口方纔要着轎子走分付又我休開口甚能住轎到門首如何又叫我開口莫在我今罵得醜真是白面老母狗

先生道新娘子息怒他是个媒人出言不可大甚自古新人無有此等道理翠蓮便道

先生你是讀書人如何這等不聰明當言不言謂之訥信這廋婆弄死人說我婆家多富貴有財有寶有金銀殺牛宰馬做茶飯酥木檀香做大門綾羅段疋無算數豬羊牛馬赶成群當門與我冷飯吃這等富貴不如貧

可耐伊家忒恁村吝飯將來與我吞若不看我公婆面
打得你眼里鬼火生
翠蓮說罷惱得那媒婆一點酒也沒一道烟先走去了也
不管他下轎也不管他拜堂本宅親族擁新人到了堂
前朝西立定先生曰請新人轉身向東今日福喜神在
東翠蓮便道
纔向西來又向東休將新婦便牽籠轉來轉去無定相
惱得心頭火氣冲不知那个是媽ㄜ不知那个是公ㄜ
諸親九眷閙叢ㄜ姑娘小叔亂哄ㄜ紅紙牌兒在當中
點着幾對滿堂紅我家公婆又未死如何點盞隨身灯
張員外與媽ㄜ听得大怒曰當初只說要選良家女

子誰想要這不沒規矩沒家法最要頑皮有婦當親九舂
面ㄷ相覩無不失驚先生曰人家孩兒在家中慣了今日
初來須慢ㄷ的調理他且請拜舂茶拜諸親合家大小俱
相見畢先生念詩賦請新人入房坐床撒帳

新人那步過高堂　神女仙郎入洞房

花紅利市多ㄷ賞　五方撒帳盛陰陽

張狼在前翠蓮在后先生捧着五谷隨進房中新人坐床
先生拿起五谷念道

撒帳東簾暮深圍燭影紅佳氣變葱長不散喜堂

日日是春風

撒帳西綿帶流蘇四角垂揚開便見姮娥面輸却

仙郎探常枝
撒帳南好合情懷樂且耽涼月好風庭戶爽雙ヒ
繡帶佩宜男
撒帳北津ヒ一點眉間色芙蓉帳暖度春宵月娥
若愛蟾宮客
撒帳上交頸鴛鴦成兩ヒ從今好夢叶維熊行見
蚌珠來入掌
撒帳中一雙月裡玉芙蓉恍若今宵遇神女紅雲
簇擁下巫峰
撒帳下見說黃金光照社今宵喜夢便相隨來歲
生男定聲價

撒帳前沉ㄷ非霧亦非烟香裡金虬相隱映文簫
金遇彩鸞仙
撒帳後夫婦和諧長保守從來夫唱婦相隨莫作
河東獅子吼
說那先生撒帳未完只見翠蓮跳起身來摸着一條麵杖
將先生夾腰兩麵杖便駡道你娘的臭屁你家老婆便是
河東獅子一頭直赶出房門外去道
撒甚帳撒甚帳東邊撒了西邊樣豈兒來麥滿床上仔
細思量像甚樣公婆性兒又奔撞只道新婦不打當丈
夫若是假乖張又道娘子拉圾相你可急ㄷ走出門饒
你幾下捍麵杖

那先生被打自出門去了張狼大怒曰千不幸萬不幸娶了這个村姑兒撒帳之事古來有之翠蓮便道丈夫丈夫你休氣听奴說得是不是多想那人沒好氣故將草灰撒滿地到不叫人掃出去反說奴家不賢惠若還惱了我心兒連你一頓趕出去閉了門獨自睡晏起早眠隨心意阿彌陀佛念幾聲耳伴清寧到零利張狼也無可奈何只得出去參筵勸酒至晚席散來親都去了翠蓮坐在房中自思道少刻丈夫進房來必定手之舞之的我須做个准備起身除了首飾脫了衣服上得床將一條綿被裹得緊ㄈ地自睡了且說張狼進得房就脫衣服正要上床被翠蓮喝一聲便道

堪笑喬才你好差端的是不野庄家你是男兒丈夫
爾自爾來咱自咱你道我是你媳婦莫言就是你渾家
那个媒人那个主行甚麼財禮下甚麼茶多少豬拿雞
鴈酒甚麼花紅到我家多少寶石金頭面幾疋綵羅幾
疋紗綢緞疋段有幾付將甚插戴我奴家黃昏半夜三
更鼓來我床前做甚麼及早出去連忙走休要惱了我
們家若是惱咱性兒起揪住耳朵揉頭髮扯破了衣裳
抓碎了臉滿風的巴掌順臉括扯碎了綢巾你休要性
燥了你四鄰怨不得咱這裡不是烟花巷又不是小娘
兒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一頓拳頭打得你滿地趴
那張狼兒妻子說這一篇兒不敢近前聲也不則遠遠地

坐在半邊將近三更時分且說翠蓮自思我今嫁了他家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今晚若不與丈夫同睡明日公婆若知必然要怪罷ㄴ叫舖一上床睡罷便道

痴奴才休推醉過來與我一床睡近前來分付徐义手跩着莫弄嘴除網巾摘髻子靴襪布衫收拾起關了門下幔子添些油在燈盞裏上床來悄ㄴ地同效鴛鴦借運理休則聲慎言語恐驚消脚后睡莫着脚拳着腿合着眼兒閉着嘴若還聽着我些兒那時你就是个死說那張狠果然一夜不敢則聲睡至天明婆ㄴ叫言張狠徐可交娘子早起些梳粧外面收拾翠蓮便道

不要說不要作聲我換了衣裳莫負有量名様

果子各樣粧肉自肉羊自羔鮓魚攪白腸酒湯自湯醃雞不要混臟雉日下天色且是凉便放五日也不妨待我留此喫齋的三朝點茶請嬸娘細嚐感吃不了剩與公婆慢ㇾ噹

婆ㇾ聽得半晌無言欲待要罵恐怕人知笑話只得忍氣吞聲耐到第三日親家母來完飯兩親相見畢婆ㇾ耐不過從頭將打先生罵媒人瞞夫主毀公婆一一告訴一遍李媽ㇾ聽得羞慚無地徑到女兒房中對翠蓮道你在家中我怎生分付你來次你到人家休要多言多語全不聽我今朝方纔三日光景適聞婆ㇾ說你許多不是使我惶恐千萬無言可答翠蓮道

母親你且休炒鬧聽我一一細稟告女兒不是村夫樂
有些話你不知道三日媳婦要上灶說起之時被人笑
兩碗稀粥把鹽醃吃飯無茶將水泡今日親家初走到
就把話兒來訴告不問青紅與白皂一迷將奴胡厮鬧
婆ㄈ性兒忒急燥說的話兒不大妙我的心性也不弱
不要着了我圈套尋條繩兒只一吊這條性命問他要
媽ㄈ見說又不好罵得茶也不吃酒也不嘗別了親家上
轎回家去了再說張虎在家叫道成甚人家當初只說要
个良善女子不想討了个五量店中過賣來家終朝四言
八句弄嘴弄舌成何以看翠蓮聞說便道
大伯說話不知禮我又个賀惹着你頂天立地男子漢

罵我是不過賣嘴

張虎便叫張狼道你不聞古人云教婦初來雖然不教子打他也須早晚訓誨再不然去告訴他那老虔婆知道孽蓮就道

阿伯三个鼻子管不曾捻着你的碗媳婦雖是話兒多自有丈夫與婆婆親家不曾惹着你如何罵他老虔婆

等我蒲月回門去到家告訴我哥哥我哥性兒烈如火那時交你認得我巴掌拳頭一齊上着你骨地烏龜沒處躲

張虎聽了大怒就去扯住張狼要打只見張虎的妻施氏跑將出來道各人妻小各自管干你甚事自古道好雞不

踏青婆娑連便道
婢ㄟ休得要惹禍這樣為人做不過謹自伯ㄟ和我嚷
伶又走來添些言自古妻賢夫禍少做出事比天來大
快ㄟ來了里面去商風所在坐一坐阿婢我又不惹你
如何將我比臭污左右百歲也要死和你兩个做一做
我若有些長和短閻羅殿前也不放過
女兒听得來到母親房中說道你是婆ㄟ如何不管儘着
他放潑相是模樣被人家笑話翠蓮見姑娘與婆ㄟ說就
道
小姑你好不賢良使去房中叱喝娘若是婆ㄟ打殺我
活捉你去見閻王我爺王素性見強不和你們善商量

和尚道士一百人七日七夜做道場沙板棺材羅木底
公婆叫我燒錢紙小姑娘ㄈ蓋頭布ㄈ替我做孝子
諸親九眷擡ㄙ車出了殯兒從新起大小衙門齊下狀
拿着銀子無處使說你家財萬ㄈ員弄得你錢也無來
人也死

張媽ㄈ听得走出來道早是你絕來得三日的媳婦若做
了二三年媳婦我一家大小俱不要開口了盜道便道
婆ㄈ休得要水性做大不尊小不敬小姑不要忘僥侍
奸親面前少言論這些輕事重報老爺听得便就信言
三語四把吾傷說的話兒不中听我若有些長和短不
怕婆ㄈ不償命

媽ㄈ听了徑到房中對員外道你看那新媳婦口快如刀一家大小逐个ㄈ都得過你是个阿公便叫將出來說他幾句怕甚麼員外道我是他公ㄈ怎麼好說他也罷待我問他討茶吃且看怎的媽ㄈ道他見你一定不敢調嘴只見員外分付交張狠娘子燒中茶吃那翠蓮听得公ㄈ討茶慌忙走到厨下刷洗鍋兒燙滾了茶復到房中打點各樣果子泡了一盤茶托至堂前擺下椅子走到公婆面前道請公ㄈ婆ㄈ堂前吃茶又到姆ㄈ房中道請伯ㄈ姆ㄈ堂前吃茶員外道你們只說新媳婦口快如今我與他却怎地又不敢說甚麼媽ㄈ道這番只是你使與他便了少刻一家兒俱到堂前分大小坐下只見翠蓮捧着一盤茶

口中道

公吃茶婆吃茶伯ㄈ姆ㄈ來吃茶姑娘小叔若要吃竈上兩碗自去拿兩个拿着慢ㄈ走泡了手時哭喳ㄈ此茶喚作阿婆茶名實雖村趣味佳兩个初熯黃菜子半抄新炒白芝麻江南徽櫃運皮核桃北胡桃去殼祖二位大人慢ㄈ吃休得壞了你們牙

員外見說大怒曰女人家須要温柔穩重說話安詳方是做媳婦的道理那曾見這樣長舌婦人翠蓮應曰

公是大婆是大伯ㄈ姆ㄈ且坐下兩个老的休得罵且听媳婦來稟話你兒媳婦也不村你兒媳婦也不詐從小生來性剛直說兒說了必無掛公婆不必苦憎嫌十

分不然休了罷也不愁也不怕搭上鳳子回去罷也不招也不嫁不搽胭粉不粧畫上下等件編表友待奉雙親過了罷記得幾本古賢人張良前文通說話陸賈蕭何伙調文子建楊脩也不亞張儀蘇秦說六國吳晏晉仲說五霸六計陳平李左車十二子羅貫子夏這些古人能說話齊家治國平天下公上要奴不說話將我口兒縫住罷

張員外道罷上這樣媳婦久后必被敗壞門風估辱上祖便叫張狠曰孩兒休將妻子休了罷我別替你娶一个好的張狠口雖應承心有不捨之意張虎并妻俱勸員外道且從容教訓翠蓮听得便曰

公休怨婆休怨伯七姆七都休勸丈夫不必苦留恋大
家各自尋方便悞逸筆和筆硯寫了休書隨我便不
曾毆公婆不曾罵親眷不曾放丈夫不曾打良善不曾
走東家不曾西隣串不曾偷人財不曾被人騙不曾說
張三不與李四亂不盜不姤與不淫身無惡疾能書算
親操井臼與炮厨紡織桑蘇拈針線今朝隨你寫休書
搬去粧奩莫要怨手印縫中七个字永不相逢不見面
恩愛絶情意斷多寫幾个弘誓願鬼門關上若相逢別
轉了臉兒不厮見
張狠因父母做主只得含淚寫了休書兩邊搭了手即隨
即討乘轎子交人擡了嫁裝將娶蓮井休書送至李員外

家父母并兄嫂都埋冤翠蓮嘴快的不是翠蓮道
爹休嚷娘休嚷哥ㄈ嫂ㄈ也休嚷奴ㄈ不是自誇奨從
小生來志氣廣今日離了他門兒是非出直俱休講不
是奴家牙齒痒挑撥剌繡能續紛大裁小剪我都會漿
洗縫賸不說謊撕柴挑水與炮厨就有蚕兒也會養我
今年小正當時眼明手快精神爽若有閒人把眼覩就
是巴掌臉上响
李員外和媽ㄈ道罷ㄈ我兩口也老了管你不得口怕有
些ㄧ差二誤被人耶笑可憐可憐翠蓮便道
孩兒生得命里孤嫁了無知村丈夫公婆刻害由自可
怎當姆ㄈ與姑ㄈ我若要ㄈ開得口便去撥嫂與要姑

且是罵人不吐核動脚動手便來攙生出許多情切話
就寫離書休了奴止望一家團自在豈料爹娘也怪着
夫家娘家着不得剃了頭髮做師姑身披直裰挂葫蘆
手中拿个大木魚白日沿門化飯吃黃昏寺裏称念佛
祖念南無吃齋把素用工夫頭兒剃得光七地那个不
叫一聲小師姑
說罷樹下濃粧換了一套綿布衣服向父母前合掌周信
拜別轉身向哥嫂也別了哥嫂曰你既要出家我二人送
你到前街明音寺去翠蓮便道
哥嫂休送我自去去了你們得空倘會見古人說得好
此處不留有留處雖了你家門便把頭來剃是處便為

家何但明音寺散且又逍遥却不到伶俐
不恋榮華富貴　一心情愿出家
身披一領錦袈裟　常把数珠懸挂
每日持齋把素　終朝酌水獻花
縱然不做得菩薩　脩得个小佛兒也罷

洛陽三怪記

盡日尋春不見春　杖藜踏破嶺頭雲　歸來拈得梅稍看
春在枝頭已十分

這四句探春詩是張元所作東坡先生有一首探春詞名柳稍青却又好詞曰　昨日出東城試探春墻頭紅杏暗如傾檻內
群芳芽未吐草已回春綺陌飲香塵點雲霧前村東君着意
不辭辛料想風光到處吹綻梅英

這一年四季無過是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
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冷謂之料峭騎的
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徑地下飛起土

來謂之香鷹二草正發葉花生芽蔬謂之春信春感然好有
首詞曰　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纔
舒腰細膩百囀黃鸝巧語午夢數聲蕉鹿說盡春愁日暮遲煖深鴛
黃水渺綠粉香鴨綠陌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陰
春景果然是好到春來則那府州縣道村鄉鎮市都有遊翫去
處且說西京河南府又名洛陽這西京有一縣喚做壽安縣在
西京羅城外縣內有一座山喚做壽安山其中有萬種名花異
草今時臨安府官巷口花市喚做壽安坊便是這箇故事西京
城宮員士庶人家都愛栽種名花曾有詩道
　　潞公卿宰相家　收藏桃李正芳華　年年三月傾高望

不見人家只見花

西京定鬼門外壽安縣路上有一座名園喚做倉節園甚次第但見　朱欄圍翠玉寶檻嵌奇珠紅花共麗日爭輝翠柳與晴天閑碧絲起秋千架綵結簾毬門派盃亭側水亭環賞月臺前花屈曲幾竿翠竹如龍遶就太湖山數簇香松似鳳樓臺側畔楊花舞簾幕中間燕子飛

每過到春三二月間傾城都去這園裏賞翫說這河南府喜臺街上有箇開金銀鋪潘小員外叫名潘松時遇清明節因見一城人都出去郊外賞花遊翫告父母也去遊翫先到定鬼門裏尋相識的翁三郎當時那潘松來到翁三郎門首便問三郎在

家左只見其妻相見道拙夫今日清明節去門外會節園看花
却也去不多時看是小員外行得快便也赶得上潘松听得說
獨自行出定門外迤邐行到這會節園時正是

乍雨乍晴天気不寒不煖風和盈盈嫩緑有如剪就薄薄香
羅裊裊輕紅不若裁成鮮鮮蜀錦弄舌黃鸝穿透奔尋香粉
蝶遶雕欄

這潘松尋不着翁三郎獨自遊翫待要歸去割捨不得於路上
景致看着那青山似畫綠水如油行到好觀看處不覺步入一
條小路獨行半畝田地這條路遊人希少正行之間听得後面
有人叫小員外回轉看時只見路傍高柳樹下立着箇婆子看

這婆婆時生得鶏皮滿体鶴髮盈頭眼昏似秋水微渾体弱如
九秋霜後菊渾如三月盡頭花好望更風裏燭籠松道素昧平
生不識婆婆姓氏婆婆道小員外老身便是媽媽的姐姐滿松
沉思半晌道我也曾聽得說有箇姨娘便是小子也疑道婆婆
面兒與家間媽媽相似婆婆道好我年不見你到我家吃茶滿
松道甚荷姨婆見愛即時引到一條崎嶇小徑過一條獨木危
橋却到一箇去處婆婆把門推開是箇人家隨着那婆婆入去
着眼四下看時元來是一座崩敗花園但見

亭臺倒塌欄檻斜傾不知何代浪遊園想是昔時歌舞地風
亭軒陋惟存荒草綠妻妻月樹崩摧四面野花紅拂拂鳴啼

綠柳睡不逢人魚戲清波自恨終朝無食餌秋來滿地堆黃
葉春去無人掃落花

這婆婆引到亭上請坐等我入去報娘娘知我便出來入去不
多時只見假山背後兩箇青衣女童來道娘娘有請這潘松道
有甚左娘娘只見上首一箇青衣女童認得這潘松失驚道小
員外如何在這裏潘松也認得青衣女童是鄰舍王家女兒叫
做王春春救日前時病死了潘松道春春你如何在這裏春春
道一言難盡小員外你可急急走去這裏不是人的去處你快
去休走得遲便壞你性命當時潘松聽得一似分開八片頂陽
骨傾下半桶水雪水　潘松荒忙奔走出那花園門來過了獨

門大路來道慚慚愧愧邦統道花園不知是誰家的
死了的人却在這裏白日見鬼迤邐取路而歸只見
一家村酒店但見 傍村酒店幾多年 遍野桑麻在
地邊 白板凳鋪邀客坐 柴門多用棘針編 暖煙灶前煨
麥蜀 牛屎泥墻畫醉仙

潘松走到酒店門前只見店里走出一人却是曰結交的天應
觀道士徐守真問道師兄如何在此守真道往會節園看花方
回潘松道小子適來逢一件怪事幾乎壞了性命把那前事對
徐守真說了一遍守真道我行天心正法專一要捉邪祟着與
吾弟同行看甚的鬼魅敢來相侵二人飲酒畢同出酒店正行

之次潘松道師兄你見不見[redacted]着矮墻上道兩箇白鵝子在菴上厮啄一箇走入菴縫里去你看我捉這白鵝子方纔舉起手來只見被人一掀掀入墻里去却又是前番撞見婆子的去處守真在前走回頭不見了人只道又有朋友邀去了自歸不在話下且說潘松在亭子上坐地婆子道先時好意相留如何便走我有此好話共你說且在亭子上相等我便來潘松心下思量自道不方再行前計只見婆子行得數步再走回來適來娘娘相請小員外便走去了到惟我你若再去却不利害只見婆子取一箇大鵝籠把小員外罩住把衣帶結三箇結吹口氣在鵝籠上自去了潘松捫推不動用手尽平日气力也却推不動

不多時只見婆子同女童來道小員外在那里婆子道在客位里等待淵松在鷄籠里听得道這箇好客位里等待只見婆子解了衣帶結用指挑起鷄籠青衣女童上下手一挽挽住小員外時撮將去到一箇去處只見

金丁朱戶碧瓦盈簷四遶紅粉泥墻兩下雕欄玉砌若神仙之府有如王者之宮

那婆婆引入去只見一箇着白的婦人出來迎接小員外着眼覷那人生得　綠雲堆髮白雪凝膚眼橫秋月之眉拂青山之黛

朱唇皓齒粧紅臉櫻珠輕點絳蓮步半移小小金蓮十指露尖

尖春筍若非洛神神仙女必是蓬萊閬苑人

那婆子引那婦女與潘松相見罷分賓主坐定交兩箇青衣安排酒來但見　廣設金盤細鏤陳玉盞金甌獸炉內高燒龍涎盞面上波浮綠蟻遊間排列無非是異菓蟠桃席上珍羞盡總是詫肝鳳髓

那青衣童女行酒數過酒來飲得一盞潘松始問娘娘姓氏只听得外面走將一箇人入來看那人時生得面色深如重棗眼中光射流星身披刁火紅袍手執方天畫戟

那个髯怒氣盈面道娘娘又共甚人在此飲宴又是白聖母引這來的不要帶累我便當時娘娘把身迎接他潘松失驚問娘娘來者何人娘娘道他喚做赤土大王相撑丁同坐飲酒少時

作辭去了娘娘道婆還費心力請得潘松到此今夜與奴做夫妻說得小員外不敢舉頭也不由潘松扯了手便走兩箇便見共入蘭房同歸牝帳實香消繡幕低垂玉體共香衾偎煖揭起紅綾被一陣粉花香掇起琵琶腿慢慢結牝央三次親唇情越盛一陣疎麻體覺寒

二人雲雨潘松終猜疑不樂纏綿到三更已後只見娘娘撲身起來出去小員外根底立着王春春悄悄地與小員外道我交你走了却如何又在這里你且去看那件事引着小員外躡足行來看時見柱子上縛着一人婆子把刀劈開了那人胃取出心肝來潘松看見了說得毫不附體問春春道這人為何春春

說道這人數日前時被這婆娘迷將來近和小員外一般排連會也共娘娘做夫妻數日間又別迷得人却把這人壞了潘松聽得兩腿不搖身自動却是怎生柰何說由未了娘娘入來了潘松推睡着少間婆婆也入來看見小員外睡着婆子將那心肝兩箇斟下酒那婆子吃了自去娘娘覺得醉了便上床去睡着只見春春躡脚來床前招起潘松來道只有一条路我交你走若出得去時對與我娘說听多做七功德救度我你記這座花園喚做劉平事花園無人到此那着白的娘娘喚做王蓋娘娘那日間來的紅袍大漢喚做赤土大王這婆子喚做白聖母這三箇不知壞了多少人性命我如今放你出去你便去房里

床頭邊有箇大窟籠你且不得怕便下那窟籠里去有路
行行盡處却尋路歸去娘娘將次差來你急急走潘松謝了王
春春去床頭看時果然有箇大窟籠小其外荒忙下去約行半
里田地出得路口時只見天色漸晚但見

薄霧籠龍四野殘雲掩映荒郊江天晚色微分海角殘星尚
照牧牛兒未起採菜女由眠小寺內鍾敲初敲高廕外猿聲
怎息正是大海波中紅日出世間吹起利名心

潘松出得穴來沿路上問採樵人尋路歸去遠遠地却望見一
座廟宇但見　朱欄臨綠水碧澗跨紅橋依希觀宝殿鬼崑仿
佛見威儀漠漠簾門開處層層冷霧罩祠堂廉幕中間念念

黑雲元聖像殿後躥松蟠巢蚨階前古檜似龍蛇

行進數步只見燈火燦爛一簇人鬧鬧炒炒潘松移身去看時只見廟中黃羅帳內泥金塑就五彩庄成中間里坐着赤土大王上首玉蘆娘娘下首坐地着白聖母都是夜來見的三箇人驚得小員外手足無措問衆人時元來是清明節當坊境人春賽在這廟中燒紙酌獻小員外走出廟來急尋歸路來到家中見了父母備說昨夜的事大員外道世上有這般作怪父子二人即時同去天應觀見徐守真潘松說與師兄在酒店里相會出來被道子攝入花園里去把那取人心肝吃酒的事歷歷說了一遍不是王春春交我走歸幾乎不得相見徐道士見說即

時登壇作法將丈二黃絹書一道大符口中念念有詞把符一燒燒過了吹將起來移時之間就壇前起一陣大風怎見得那風

風來穿陌巷透王宮喜則吹花謝柳怒則折木摧松春來解凍秋謝梧桐雖河邊漢主赤壁支曹公解得南華天意通何勞宋玉辨雌雄

那陣風過處見箇黃袍幍巾力士前來云潘松該命中有七七四十九日灾厄拘此等妖怪未可隳徐守真向大負外道令嗣有七七四十九日灾厄只可留在幹觀躲灾大負外謝了徐守真自歸小負外在觀中住了一月有餘忽一日行到魚池邊釣魚放下鉤子只見水面開處一箇婆子咬着鉤魚釣起得潘松

去下釣竿大叫一声倒地而死急忙救起半餉重甦令人便去請將大員外來徐守真向大員外道要捉此妖怪除是請公師父蔣真人下山大員外問這蔣真人却在何處徐守真道見在中岳嵩山脩行大員外道敢煩先生親自請蔣真人來捉此妖怪徐守真相別了就行且說小員外同爹婦到家里只是開眼便見白聖母在書院里面忽一日潘松在門前立地只見那婆子道娘娘交我来請你正說之間却遇着徐守真請蔣真人来到潘員外門前却被蔣真人鎮威一喝諕得那婆子抱頭鼠竄化一陣冷風不見了徐守真令潘松參拜了蔣真人救你一命大員外即時請蔣真人符相見叙禮畢安排飯食不在話下那

蔣真人道今夜三更三点先　這白聖母天色漸晚但見

金烏西墜玉兔東生滿空　雾照平川残緻霞生遠漢漁

父負魚歸竹徑牧童同犢返孤村

當夜三更前後蔣真人作罷法念了呪語兩員神將驅提白聖母来蔣真人交攆過鷄笼來把婆子一鼻住四下用索圍着蔣真人喝声放火燒移之時婆子不見了只見一箇炙乾鷄在笼裡　天曉蔣真人道今卓午時劉平事花園里去斷除那兩箇妖怪到得日中四人同行到花園門首蔣真人道交徐守真将一道靈符将兩枚大丁就花園門首地上便釘将下去只見起一陣大風風過處覺四員神将出現但見　黃羅抹額汚驟

皂羅袍光袖綉團花黃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後
猫上通碧漢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龙作過白海波水底擒
來邪崇為妖入洞穴中捉出六丁壇主權為符吏之名玉帝
階前走天丁名號搜捉山前為惟鬼拜會乾坤下二神
四員神将領丁法旨去不灵時就花園內起一陣風但見
无形无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乾地撮将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来
風過處只听得豁辣辣一声响亮從花園裡神将驅将兩箇為
禍的妖怪来将真人道與一打殺立交現形神将那時就壇前
打杀一条赤斑蛇一箇白猫兒元来白聖母是箇白鷂精赤土

大王是条赤斑蛇王盖娘娘是箇白猫精神将打死了妖怪一
陣風自去了滿員外拜謝了将真人徐守真自去了話名叫做
洛陽三怪記

清平山堂話本

深院鶯花春晝長　風前月下倍凄凉
只因忘却當年約　空把朱絃寫斷腸

洪武元年春有馮琛者字伯玉故成都府朝陽門興慶坊人也父温為元先鋒都督生琛於金陵時至元六年庚戌歲也幼失怙恃伊舅氏育養至總角穎悟聰明詞章翰墨與世罕有少長咸美奬之未幾南北盜賊興起生奔走流离浪跡江湖至臨安時直殿将軍趙彧見而異之公無子得生甚喜生事之如親父焉公有女名雲現幼喪母公命庶母劉氏育之年至十三同生延師教之生加恭敬如親妹而琛待生亦如親兄一日生憂思干戈不寧測然有感

遂賦一詩以呈師云

兩虎爭雄勢不休　回頭何處是神州
一朝鼙鼓喧天動　萬里塵埃匝地浮
白日豺狼當路道　黃昏烽火起邊樓
何時南北干戈息　重覩君王舊苑旒

師誦畢特以示或曰此子當有大志非常才也公亦喜待二載劉氏以云瑚年長可笄遂本入閨閣習女工一日生在書館獨坐見春光明媚蜂蝶交飛不覺惆悵吟一絶云

桃花如錦草如茵　杜點園林無限春
蜂蝶分飛緣底事　東君應念斷腸人

生吟畢雲瑚在書館後遊聽听其吟詩有惆悵之意悒悒

不樂越數日百和亭前牡丹盛開琛往觀之瓊亦在彼遂同飲賞瓊問曰東君應念斷腸人為誰作也生笑而不答又將牡丹花題詩一首

嬌姿艷質鮮傾城　似語還休意未成
一點芳心誰共訴　千重蜜葉苦相屏
君王笑處天香滿　妃子觀時國色盈
何幸倚欄同一賞　恨無盃酒泥芳馨

瓊見詩知生意有屬於已乃一笑嘆息而去回顧再三生自此之後見其姿容秀麗其心不能自持瓊此後無心針指時出游戲消遣見蜂蝶飛鳥景物繁華賦詩一首

春色平分二月時　弓鞋款款步蓮池

九回腸斷無由訴　一點芳心不自持

灼灼奇花留粉蝶　陰陰古木囀黃鸝

曉來閑對粧臺立　巧畫娥媚為阿誰

瓊有侍女韶華頗巧慧能諷時見瓊長吁短嘆識其意而不敢問一日偶過書館生語之曰我萬里無家四海一身與我結為兄妹何如韶華曰賤妾卑微何敢上叅君子生曰何害二人拜為兄妹自此之後與生来往甚密一日生問曰連日不見瓊娘子固無恙乎答曰娘子近日偶疾如癡神思不寧倚床作望江南詞生曰願聞韶華云

香閨內空自想佳期獨步花陰情緒亂慢將珠淚兩行

番勝會在何時懨懨病此夕最難持一點芳心無托處

茶縻架上月遲遲惆悵有誰知

鄧華別去知瓊有意於己潸然下淚次日與趙公會宴瓊侍父側雖然眉目往來不能通言語為感生歸室見室鴨香消銀臺燭暗愁懷萬斛展轉至曉乃賦一律

暗思昨日可憐宵　得見佳人粉黛嬌
銀海曉含珠淚濕　金蓮微動玉鉤搖
謝鯤從折機邊座　弄玉空吹月下簫
一笑傾城殊絕代　容文不瘦沈郎腰

一日生與鄧華曰我有手書一緘煩汝送瓊華勿沉滯韶華乃潛納於鏡奩次早瓊梳粧見書視之乃滿庭芳詞

蟬鬢拋雪娥娟掃月天生麗質難描畫前席上百媚千

嬌一點芳心初動五更清興偏饒訴衷腸不盡處度好良宵秦樓明月夜餘音嫋嫋吹徹不關閉敲棊子愈覺無聊何時識得東風面堪成鳳友鳳交憑鴻鴈傳通尺素眇殺董妖嬈　夜吟一絶

每同玉步踏香塵　曾見桂掌點絳唇
春色謾隨桃杏去　天台誰為歎劉晨

瓊讀畢怒責韶華曰汝怎敢傳消遞息我與夫人說知韶華悲泣哀告瓊意稍解乃曰舍人何以知我病而送藥方與我當以實對韶華曰向者舍人與妾言曰我四海無親欵與結為兄妹當時妾惶愧不敢當復問娘子無恙妾曰病稍安妾讀娘子望江南詞舍人不覺淚下至晚以書

令妾轉達瑗曰我雖未愈不服此藥不可辜其美意我今
回一緘去謝之韶華候瑗作書畢持以詣生室生見韶華
甚喜生展視之乃和滿庭芳詞云
短短金針纖纖玉手鬧衬綉帶輕抽抽鳳想像剔
還挑不覺黃昏又到誰知玉減香消鴛鴦被空思展轉
條忽至中宵陽臺魂夢杳彩鳳歸去辜負文簫弄人生
幾行樂陶陶何日相逢一面樽前唱徹紅綃知此時否
心動也愁殺盡覓饒 復吟一絶
手姿絶代更青春 妾意拳拳在汝身
明月一輪花滿地 肯容香露濕湘裙
生視畢不覺失魂喪志莫知身之所在瑗曰彼時以我病

愈兄妹之情喜之當時韶華頗疑之退而嘆曰人生莫作
妾婢身城門失火池魚殃日後必貽禍於我矣自此非堂
前有命不出於外瓊雖意悉不能相會生自此之後竟不
得見憔悴疲倦飲食減少夫人劉氏時加寬慰以休思鄉
里生但俛首而已有一日夫人與侍女數人於後花園裡
風亭上觀賞荷花瓊推疾不出夫人去後瓊潛至生室謂
兄何恙生淚下不能答言瓊曰兄何故如此萬事豈由人
乎瓊聞夫子曰賢賢易色古聖所戒生曰鑽穴踰墻吟琴
挑薤妹獨不知言語未盡侍女報曰夫人至瓊曰且與告
別情話難盡翌日牛女佳期妾當陳瓜菓與君登樓乞巧
以占灵配生諾至期生乃赴約劉氏命瓊在堂行酒亦召

生預宴生不勝悵恨仰觀其天輕雲翳月乍明乍暗織女
牽牛黯淡莫辨忽听樵樓鼓已三更矣乃賦詩云

幾度如梳上碧空　缺多圓少古今同
正期得見嫦娥面　又被痴雲半掩籠

次日於堂側偶見瓊生以此示之口占一絶

停盃對月問蟾蜍　獨宿嫦娥似妾無
今日逢君言未盡　令人長恨命多孤

瓊自後作事悶悶不已女工之事俱無情意患病數日家
人驚惶乃白劉氏夫人　即喚韶華曰汝知娘子之病韶華
不敢吝夫人再三逼之只得言娘子與馮官人相見之後
至今三好兩怯夫人即與公曰妾聞男冠而有室女笄而

有家今瓊年二十閨房之事想已知之且琛居門下亦有年矣而瓊豈無思念之心妾視動靜之間俱有不足之意不如早命納琛為婚庶免彰人之耳目或大怒不悅尋思良久乃曰依汝言也罷當部華面前告瓊琚令部華告生生喜賦詩一首以自賀

昨日窓前閑閒編　銀釭雙結並頭蓮
當時以此非容易　今日方知豈偶然
紅葉溝中傳密意　赤繩月下結姻緣
從前多少心頭事　盡付東流水一川

翌日公令人探生曰投托門下多蒙厚恩敢效結草之意既蒙有命安敢不從退以告公越十餘月公命媒行娉為

婿於二室至期屏開孔雀褰花燭煌煌管弦歌沸生與瓊拜于堂一如神仙歸洞府賓客嘆其郎才女貌世間罕有至席散生偕入洞房見其象床瑤褥鳳枕鴛衾樂譜琴瑟生與瓊曰昔嬴子之心每於花前月下撫景傷懷今日至此豈非天假良緣耶瓊曰遇君之後行無定跡寢不解衣今也天賜人願獲侍巾櫛但願君子始終如一則萬幸矣瓊擬蜂情蝶意遂詞云

翠荷花裏鴛鴦浴碧桃枝上鸞鳳宿花爛枝尚柔俄驚一夜秋百歲共諧和相看柰汝何

生亦口占減字木蘭花詞一云

調雲弄雨巫運羅幃同笑語春透花枝一

時相憐相愛還了平生悵怏債魚水歡情剪下青絲結
誓盟

越月餘公被召促裝赴京囑生家事而別越三月公奏曰
臣老不能用也有婿馮琛素慕異才臣薦為国非私也上
大悦遣使召生生與瑗曰家貧徵召暫與相別瑗曰相會
未幾而遽別柰何柰何妾聞金陵勝地歌樓不可留恋生
曰噫卿慮也我心尤如水玉後當知即促裝起程瑗令郎
華備酒餞餞於郊外瑗握生手相視大慟生亦嗚咽瑗曰
君今棄妾妾無負於君生曰我與子豈一朝一夕之緣分
今日之行出於無柰卿有是言殆非以為陌路人耶瑗曰
君無二心妾何以報口占二絶以贈

其一 魚水歡娛未一秋 臨岐分袂更綢繆

其二 許君不盡東牖事 惟有潛珠淚流

香閨綉幌恨悠悠 一片離情不自由

爭奈君心似流水 滔滔東去不能留

生賦律詩一首以答

懶上雕鞍悶不勝 此心如醉為多情

空垂眼底千行淚 难阻天涯萬里程

最苦凄凉馮伯玉 可怜憔悴趙雲瓊

男兒且學四方志 鉄石心腸作廣平

愛情不已亦作柔腸詞云

憶昔當時相會共結百年姻配枕前盟誓如山海此意

千載難買息和愛知何在情默默有誰挼搓妾心未改

君先改奈好事多成敗　詞畢

慟哭不捨生扶瓊至家嘱韶華勸尉次早不令瓊知而去

瓊晓見月界窓痕風鳴紙隙舉目無親以賦臨江仙詞一闋

明窓紙隙風如箭幾多心事難忘華屋架下見行藏交

加雙粉蝶交頸兩鴛鴦豈知今日成拋弃庶藏滅玉消

香誰與訴東勝行雲空縹緲恨殺楚襄王

生行不覺旬日未嘗不思瓊也觀京畿將近偶成一律

冉冉時光日似梭相思無計欲如何五雲縹緲皇畿近

萬里迢遥客恨多愁望銀河看織女魂飛浪蕊問仙娥

金陵謾說花如錦一點芳心誓匪他

生行至京見上於奉天殿上甚愛其才即日除為起居郎

一日出朝因便人作書以寄

馮琛端蕭書奉　雲瓊娘子粧前拜遠懷範已經月餘

思仰香閨夢寢行坐未嘗離於左右邇來未審淑候何

如琛至京蒙授起居郎誰料菲才幸際風雲之會得依

日月之光偶因風便封緘以寄眷戀之私云

瓊得書一喜一悲賀者填門而瓊悲號不已劉夫人命具

盃酌絃歌寬懷瓊編駐馬听命韶華謔之聞者莫不慘悅

自茲愈無聊賴鳳孤鳳隻竹瘦梅癯面似梨花帶雨眉如

楊柳含烟暑中風涼月冷形隻影單賦詩一律

夜深獨坐對殘灯　默默悽人百感增
愁腸百結如絲亂　珠淚千行似雨傾
月照紗窓光皎皎　風搖鉄馬響鈴鈴
總藉夫人寬慰我　金樽漫有酒如湩

素娥善言語一日對瓊曰妾聞西湖鴛鴦失侶相思而死何謂也瓊曰汝戲我乎曰既知何不自想瓊曰汝不聞李白云　錦水連天碧　蕩漾双鴛鴦　甘同一處死　不忍兩分張

素娥曰誰無夫婦如賓似友至於離合故不可測閨雎詩曰衆雎盛而不失其正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是以傳之於經娘子朝夕哭泣過於哀怨倘致不虞將如之何望以身

命為重理舊意稍解瑗怨生心有異不能無疑焉乃作古風一章以自慰

憶昔與君相拜別　三月鵑声哀夜月
鴛鴦帳裡彩禽孤　惆悵良人音信絶
妾心如水水復深　妾淚如珠珠濺血
深院無人春晝長　幾回獨把湘簾揭
湘簾揭起飛雙燕　燕燕差池相眷戀
令人感動心益悲　欲寄征鴻風不便
文君空有白頭吟　婕妤謾賦齊紈扇
君心若與我心同　妾亦於君沒何怨
瑗作雖非怨悔相思之心殊切撫景興懷時無休歇行見

征鴻北去烏鵲南飛驟在壁秋水連天桐風颯颯桂月娟娟香殘燭暗枕冷衾寒斯時也空閨寂寂人各一天經年累月有誰見憐作滿庭芳一闋

皓月娟娟清燈灼灼回身轉過西廂可人才子流落在他鄉秖望團圓到底誰知反屬參商君知否星橋別後一日九回腸相思無盡極慘雲愁雨減玉消香幾回夢裡魂飛揚尤記山盟海誓地久天長已老桃花無主何日遇劉郎

題畢謂部華曰古之女亦有如我者乎答曰有之如王嫣之賽身姜女之死節皆如此也然悲歡離合亦自古有之若不自惜其身至於殉絕亦或有之瓊曰汝之言我非不

知但恨與生會合未久遽成離別恐作王魁負桂英也因
而賦歌一首

黃昏漸近兮白日頹西對景思人兮我心空悲雲歸岫
兮去遠霞映水兮呈輝倏天北兮黯淡月初出兮星稀
嘆南飛兮烏鵲遶樹枝兮無依又凭欄兮徙倚追往事
兮嗟吁香消兮玉減花落兮色衰陟高庭兮眺望仍疑
思兮遲遲霜凋殘兮落葉雨滴損兮花枝花委謝兮寂
寂葉辞柯兮妻妻恨関山兮路遠極目望兮天涯自勉
強兮假寢風颯颯兮吹衣柰好夢兮杳渺忽驚覺兮隣
鷄仿粧臺兮抑鬱臨宝鏡兮慘悽雲髪蓬兮為誰梳
洗蘭心蕙質兮空自辱迷靚粧飛兮粉蝶听百囀兮黃

鸚何人生兮不若噬物類兮如斯悲年少兮多別離望
美人兮空躊躇
韶華現其吟亦掩淚謂娘子曰恐生有富易畫貧易交之
意莫若令人賞書頻滿生起居動靜可知之矣胡乃孤眠
獨宿行吁坐嘆而自苦若此也瓊曰豈必書也自生別後
有詩十餘首併錄寄贈以見我之心耳即日遣家童賫書
抵京生得書不勝欣喜展視之皆瓊佳製也
淚雨潸潸洒滿衣　含愁強賦斷腸詩
自從昔日相分手　直至今朝懶畫眉
東閣尚懷揮翰墨　西園尤想折花枝
自君一去無消息　獨坐青銅怨別離

不弃我今将行汝從我乎韶華曰妾幼侍夫人居於閨閣之中誓生死相隨今夫人將行妾願侍隨即日治辦行裝而去離朝五里許生先在郊外候瓊而来其離亂乃曰一別許久不想今日復覩儀容瓊再拜謝曰妾女流也不知理法荷蒙君子不弃誓同生死生與瓊轎馬相隨婦德重尋旧約再整前盟今夕之會何幸如之生賦詩一律

朱顔一別幾經春　兩地相思各慘神
失意如今還得意　舊人偏竟勝新人
顛鸞倒鳳情何洽　誓海盟山樂更眞
寄語司天臺上客　更籌促漏莫交頻

不覺已五更鼓矣生起整衣冠而進朝俄聞倭夷有警上

勅生為靜海將軍即日承命至家與瓊曰吾奉 朝命領兵收賊有一載之別汝宜保重吾不敢久留以緩君命於是率鳳陽精兵四萬 上大悅親勞軍士同兵部尚書李斌左平章廖禹復率羽林等衛五十八萬軍馬旌旗蔽野水陸繼進生之英風銳氣所向無前駐劄連檣倭夷麾戰俘走生兵追之倭度其半入以精兵五千出其不意由別道尾其後官軍溺死者無算江水為之不流生呼謂衆曰今天敗我非衆之罪也第無以報效 朝廷生復招集殘兵整頓軍旅身先士卒衆乃奮身戮力與敵麾戰無不一當百倭夷大敗生喜曰不意天兵之果銳也如此倭遂遣使稱臣求和生恐有變許之奏凱而還上得捷音

天頴大悅謂宋景曰今羈敗之兵入危險之地而能克敵皆卿之薦拳得其人也景稽首拜曰愚臣無知之明敏果斷舉選得人　上曰古有社稷之臣今琛近之矣生引兵由玄武門　上坐召生入月陛上慰勞之曰克戰之功出於卿也生拜曰陛下順行天道御物無私臣下奉行政令而已遂拜生為鎮國大將軍賜劒履趨朝雲瑗封為趙國夫人金冠霞玻夫榮妻貴近世未有夫何盛極有衰天年不永洪武七年甲寅歲十一月初一日壬戌夔病亟之夕執瑗手謂曰吾負汝矣路隔幽冥不復相見也急呼家童燃燈取筆題詩云

九泉未肯忘恩愛　一死無由報主恩

君命妻情俱未了　空留怨氣塞乾坤

瓊曰君無憂也不久當相見言訖生卒次日大夫宋景綦聞　上曰天何奪吾伯玉之速也命禮部官具衾擬以王禮祭之曰明仁忠烈武安王越十五日丙子瓊亦以憂思不進飲食而卒勅合葬於采石之陽越一月御祭墓碑丹書命陶凱篆額宋景作序有子二人長曰明德尚平公主次子明烈娉廖禹之女是為之記

伉儷相期壽百年誰知一旦喪黃泉雲瓊節義非容易伯玉姻緣豈偶然配獲鸞鳳真得意敬同賓友不虛傳閨雎風化今重見特為慇懃著簡編

風月相思記終

入話

夢中富貴夢中貧　夢裡歡娛夢裡嗔
閙熱一場無个事　誰人不是夢中人

話說漢朝年間高祖登基爲坐長安大國忽一日設朝聚集文武兩班九卿四相各人奏事以畢班部中轉過一人紫袍金帶執簡當胷出班奏曰我王萬歲微臣看得近今天下太平風調雨順萬民樂業臣欲要慕道脩行不知我王意下如何高祖問曰卿因何要入山慕道張良答曰臣見三王苦死不能全終高祖曰那三王張良曰是齊王韓信大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元來這三王忠烈直臣安邦

定国臣想昔日楚王爭戰之時身不離甲馬不離鞍懸弓
插箭掛劍撫轅書夜不眠日夜辛苦這般猛將尚且一命
歸陰何況微臣豈不怕死高祖曰卿莫非官小職低棄邦
寡人豈不聞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張良曰豈無罪過
臣思日月雖明猶不照覆盆之下三王向如此乎高祖曰
齊王韓信他有罪過如何告死卿不知其情寡人有詩爲
証

韓信功勞十代先　夜斬詩祖赫趙燕
長要損人安自已　有心要奪漢朝天

張良訴說已罷徵ㇾ冷笑使道我王豈不聞古人云君不
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鄉我王失其政事不想袞州

築壇拜將之時我王不信有詩為証

韓信遭逢呂后機　不由天子只由妃
智謀未央宮內死　不想滎州拜將時

高祖曰卿韓信彭越英布三人有怨募人之心張良答曰臣自有詩為証

韓信臨危劒下亡　低頭無語怨高皇
早知死在陰人手　何不當初順霸王

張良言曰微臣眼前不見三人一心只要慕道高祖曰卿位作宮中第一極品隨朝身穿紫羅袍腰懸白玉帶口食珍羞百味因甚却要歸山慕道張良曰臣見三王遭誅臣懷十怕高祖曰卿那十怕張良曰赦臣之罪微臣敢說朕

曰赦之良曰聽臣所說有詩爲証

一怕火院鎖牢纏　二怕家眷受熬煎
三怕病患纏身体　四怕有病服藥難
五怕氣斷身忘死　六怕有難哭皇天
七怕棺木花棺槨　八怕牢中展邦難
九怕身死荒郊外　十怕魂何律上云

張良曰我王倘若無常到來如何躲得高祖曰卿你正好榮華富貴我要受冷眈飢張良曰皇若不信有詞爲証

慕道逍遙脩行快樂粗衣淡飯隨時着草履麻鞋無拘束不貪富貴榮華自在閑中快樂手內提着荊籃便入深山採藥去下玉帶紫袍訪友攜琴取樂

高祖曰卿要歸山修行張良曰臣有詩存証

放我修行拂袖還　朝遊峰頂臥蒼田
渴飲浦酒香醪酒　飢食松栢壯陽丹
閑時觀山遊野景　悶來瀟洒抱琴彈
若問小臣歸何處　身心只在白雲山

高祖曰卿意要去修行久後寡人有難要卿扶助朝綱立社稷張良向荅曰臣有詩存証

十年爭戰定干戈　虎鬪龍爭未肯和
虛空世界安日月　爭南戰北立山河
英雄良將年年少　血染黃沙歲歲多
今日辭君臣去也　駕前無我待如何

高祖曰如今天下太平正好隨侍寡人在朝受榮華富貴却要既寒受冷黃冠緇衣修行慕道張良聽說有詩為証

兩輪日月疾如梭　四季光陰轉眼過
省事少時須惱少　榮華貪戀是非多
紫袍玉帶交還主　象簡烏靴水上波
脫却朝中名與利　爭名奪利待如何

高祖曰不要卿管職事且晚隨侍寡人意下如何張良曰臣有詩存証

榮華富貴終無久　子細思量白髮多
為人不免無常到　人生最怕老來磨

高祖曰卿若年老寡人賜你俸米月支錢鈔四季衣服封

妻婢子有何不可張良曰蒙賜衣錢米老來如何替得有詞存証

老來也百病熬煎一口牙疼兩臂風望腰胜難女氣急難言喫酒飯調痰倒轉飲茶湯口角流涎手冷如鉗脚冷如磚似這般百病直不得兩个沙模兒銅錢高祖曰卿一心既要入山慕道寡人當你四季道粮幷衣服鞋襪張良曰臣有詩爲証

日月如梭架不捞　時光似箭斬人刀
清風明月朝ヒ有　火院前程無下稍
日月部光隨時轉　太陽眞火把人熬
你強我弱爭名利　不免閻王走一遭

高祖苦勸張良不允且回相府明日再來商議張良辭駕出朝吟詩一首

遊遍江湖數百州　人心不似水長流
受恩深處宜先退　得意濃時便可休
莫待是非來灌耳　從前恩愛反爲仇
不是微臣歸山早　服侍君王不到頭

張良拜辭出朝回家高祖曰衆文武百官寡人苦勸張子房不听遂令百官領聖旨往張良相府勸他回心轉意丞相主人留你不要入山脩行在家出家朝暮隨伴寡人道穀衣服錢米每月供俸那不是好張良曰臣想韓信彭越英布爭江山奪社稷累建大功如今功勞那在何處張良

不九衆官又勸丞相如今天下太平官封極品位至三公朝中享榮華富貴如何歸山慕道張良呵！大笑有詩爲証

漢世張良散楚歌　八千兵散走奔波
覇王只爲江山死　悔不當初過界河
萬里江山朝皇帝　八方寧靜罷干戈
因甚子房歸山早　恩深到惹是非多

衆文武百官苦勸不從各回去了張良送衆官回到相府辭了老夫人我今欲要入山慕道老夫人便道丞相你每日受享龍樓鳳閣耳听山呼萬歲吃珍羞飲御酒端的是

春眠紅錦帳　夏臥碧紗厨

兩雙紅燭引　一對美人扶

如何却要歸山慕道曠野荒郊孤身獨自冬夏衣服道糧誰管問來有誰消愁只在家中脩行張良見說有詩爲証

兎走烏飛不暫閑　古今興廢已千年
纔見嬰兒并幼女　不覺蒼顏白髮邊
慕道脩真還苦行　遊山翫景煉仙丹
閑時便把琴來操　悶看猿猴上樹巔

老夫人听說丞相如今高官極品富貴榮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朝則同歡暮則同樂不肯受用情願入山慕道就寒受冷忍飢受餓那時悔之晚矣張良不允留詩一首

生死輪迴幾萬遭　迷人不省半分毫

貪心似草生長　造罪如山漸漸高
不去佛前求懺悔　貪迷火院受煎熬
若人不行平等事　三塗地獄苦難逃

老夫人道丞相你却倘行去了家中兒女未曾婚配男孤
女寡待等家事已完那時未遲張良答曰倘若大限到來
身歸泉世命纔喪沙如何留得張良即便題詩一首

一日無常萬事休　半床席捲不中留
憂愁恋兒年紀小　愛子貪妻不到頭
使盡機關爭名利　覓雖鳥散做骷髏
人生盡是痴呆漢　難免荒郊臥土坵

張良說罷而出高祖傳旨遂令把門官軍不要放出張良

相若不辭朕怎敢便去高祖正說之間張良將冠帶袍服象簡烏靴朱紅盤內托來放於玉鳳樓前私行去了高祖差人四下追趕捕獲尋至數日杳無踪跡只見朱紅盤內有詩為証

懶把兵書再展開　我王無事斬賢才
腰間金印無心掛　拂袖白雲歸去來
兩手撥開名利鎖　一身跳出是非街
不是微臣歸山早　怕死韓信劾下災

高祖自從去了張良每日思想懸懸放心不下朝門外大張黃榜有人得知張良下落者封其官職忽有一樵夫分開人衆前來揭榜入朝奏上我王萬歲臣見張丞相郎在

白雲山修行慕道高祖听罷心中大喜龍顏甚忧即排駕
駕前往白雲山前尋訪一遭行至一日只見茅庵一所不
見張良今人來到名山有詩爲証

白雲山前字兩行　張良留下勸人方
紅顏愛色插心死　紫草連枝帶葉亡
蜂採百花人食蜜　牛耕荒地鼠食粮
世上三般冤屈事　月缺花殘人少亡

高祖念詩已罷不見張良眼中垂淚吟詩一首

君王親自駕臨山　不見賢臣空到庵
日映雉花侵目艷　風吹竹葉透人寒
炉内燒丹灰未冷　壁上題詩墨未乾

棋盤踪跡端然在　子房何處把身安

高祖吟詩已罷不見張良仰天長嘆回駕行至半山忽見張良漁鼓簡子口唱道情仙鶴遶舞野鹿啣花前來接駕高祖一見張良龍顏大喜作詩一首

十度宣卿九不朝　閑心路遠費心勞

明知你有神仙法　點石成金不用燒

朝中缺少擎天柱　單等賢臣掛紫袍

卿若轉心回朝去　寡人世界得堅牢

張良听說面奏我王臣誓不回只在山中脩行辦道我王不信做臣有詩一首

閑時山中採藥苗　不願朝中掛紫袍

高祖咬牙封雍齒　漢王滴淚斬丁公
蕭何穩坐為丞相　韓信安邦命不牢
不是微臣嫌官小　犯了王法不肯饒
張良奏上我王萬歲得知韓信英布彭越三人爭南奪北
个ヒ死於劒下我王不信有詩為証
我去歸山脫離災　韓信遭計倒塵埃
因為我王無正道　呂后定計斬英才
高祖曰卿不比在前潼濁之時張良答曰我王若要回朝
請我王到茅庵獻清茶一盞張良引駕正行之間前面一
个仙童指化一條大澗橫担獨木高橋一根請高祖先行
高祖恐怕木滑不敢行過張良拂袖而過此橋吟詩一首

橋上橫担松一根　不知那是造橋人
獨木怎過龍駒馬　深水難行伴侶人
百條龍尾空中掛　千根大柔澗邊存
雖然不是神仙法　赫得人心不敢行

這澗中碧沉ヒ水波浪千層阻隔高祖龍車不能前進張良見了呵ヒ大笑吟詩一首

范蠡歸湖脫紫褫　子房脩道不回還
心依牢鎖無根樹　意馬牢拴不放閒
辭文官來別武將　功名二字兩分單
不是微臣歸山去　免被雲陽劒下丹

高祖苦勸張良不回心中憂悶眼淚恍惶張良就於澗邊

拜壁高祖吟詩二首

張良交印與高皇　范蠡歸湖別越王
二人不戀官職小　只怕江山不久長

向後莫聽呂后語　君王失政損忠良
萬丈火坑拋撒了　一身跳出是非場

張良收心歸山普勸世人作詩一首

普勸間浮賢太良　世間莫要把名揚
無常那怕公侯子　不怕文官武將強

不但男女收心早　大限來時手脚忙
學得子房歸山去　免向閻王論短長

小說張子房墓參遺記終

入話

燕門壯士見門豪　竹中注鉛魚隱刀

感君恩重與君死　太山一擊若鴻毛

唐德宗朝有秀才南劒州人姓林名積字善甫為人聰俊廣覽詩書九經三史無不通曉更兼為事棲直在京師太學讀書給假在家侍奉母親之病母病愈不免再往學中離不得暫別母親相辭親戚隣里教當直王吉挑着行李迤邐前進在路但見

或過山林听樵歌於雲嶺又經別浦聞漁唱於烟波或抵鄉村却遇市井才見綠楊垂柳影迷已處之樓臺那

堪啼鳥落花知是誰家之院宇行處有無窮之景致奈何說不盡之驅馳

飢飡渴飲夜住曉行無路登舟不只一日至蔡州到个去處天色晚但見

十色俄分黑霧九天雲里星移八方滴旅歸店解卸行裝北斗七星隱ヒ遮歸天外六海釣叟繫船在紅蓼灘頭五戶山邊盡總牽牛羊入圈四邊明月照耀三清邊廷兩塞動寒更萬里長天如一色

天色晚兩个投宿於旅邸小二哥接引揀了一間寬潔房當直的安頓了担杖林善甫稍歇討了湯洗了脚隨分吃了些个晚食無事閑坐則个不覺早點灯交當直安排宿

歇來日早行當直王吉下了宿在床前打鋪自睡且說林
善甫脫了衣裳也去睡但覺物應其背不能睡着壁上有
灯尚猶未滅遂起身揭起蘆簾看時見一布囊ㄈ中有一
錦囊其中有大珠百顆遂收於箱篋中當夜不在話下到
來朝天色曉但見
曉霧裝成野外殘霞染就荒郊耕夫隴上喉朧月色時
沉織女機邊恍蕩金烏欲出牧牛兒尚睡養蚕女由眠
樵舍外犬吠嶺邊山寺猶未起
天色曉起來洗漱罷整裹畢欠當直一面安排了行李林
善甫出房中來問店主人前夕甚人在此房內宿店主人
說道昨夕乃是一客商林善甫見說此乃吾之故友也因

俟失期看着那店主人道此人若回來尋時可使他來京師上庫貫道齋尋問林上舍名積字善甫千萬ヒヒ不可誤事說罷還了房錢相揖作別了去當直的前面挑着行李什物林善甫後面行迤邐前進林上舍善甫不放心恐店主人忘了遂於沿路上令當直王吉於墻壁粘貼手榜云

某年某月某日有歙浦林積假館上庫有故人元珠可相訪於貫道齋

不只一日到於學中參了假仍舊歸齋讀書且說張客到於市中取珠欲貨不知去失護得寬不附体道苦也ヒヒ我生受數年只選得這包珠子今已失了歸家妻子孩兒

如何肯信再三思量不知於何處失只得再回沿路店中尋討直尋到林上舍所歇之處問店小二時店小二道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張客道我歇之後有甚人在此房中安歇店主人道我便忘了從你去後有个官人來歇一夜了絶早便去臨行時分付道有人來尋時可千萬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問林上舍名稽張客見說言語蹺蹊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當日只得離了店中迤邐再取京師路來見沿路貼着手榜數中有元珠之句畧放心不只一日直到上庠未去歇泊便來尋問學對門有个茶坊但見

花瓶高縛吊掛紙畫壁間名畫皆則唐朝吳道子丹青

隩內新茶蓋點山居玉川子佳名風流上龍盞中點出
百般花結構佳人擫上挑茶千鍾韻
張客入茶坊坐吃茶了罷問茶博士道那个是林上舍茶
博士見問便道姓林的甚多不知那个林上舍店小二說
貫道齋名積字善甫茶博士見說這个便是貫道齋的官
人張客見說道好人心下又放下二三分小二說上舍多
年个遠親不相見怕忘了若來時相指引則个正說不了
茶博士道兀的出齋來的官人便是他在我家寄衫帽張
客見了不敢造次林善甫入茶坊脫了衫帽張客方才向
前看着林上舍唱个喏便拜林上舍見道男兒膝下有黃
金如何拜人那時林上舍不識他道有甚事但說張客斂

簌地淚下嗄咽了說不得歇定便把這上件事一一細說一遍林善甫見說便道不要慌物事在我處我且問你則个里面有甚麼張客道布囊中有錦囊內有大珠百顆林上舍道都說得是帶他去安歇處取物交張客看見了道這个便是不願都得但只覓得一半歸家養膳老小感戴恩德不淺林善甫道豈有此說我若要你一半時須不沿路粘貼手脚交你來尋只是此物非是小可事官憑文引私憑要約若便還你恐後無以為憑你可親書寫一幅領狀來領去張客再三不肯都領情願只領一半林善甫堅執不受如此數次相推張客見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免不得去寫一張領狀來與林上舍上看畢收了領狀雙

手付那珠子還那張客交張客你自看仔細我不會動你此个張客感戴洪恩不已拜謝而去張客將珠子一半於市貨賣得那錢捨在有名佛寺齋僧就與林上舍建立生祠供養報達還珠之恩不說張客自去林善甫後來一舉及第怎見得詩曰

林積還珠古未聞　利心不動道心存
暗施陰德天神助　一舉登科耀貴名

上舍名及第位至三公養子長成歷任顯官正是積善有善報作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正是

禍福無門人自招　須知樂極有悲來

夜靜玉琴三五弄　金風動處月光寒
除非是个知音听　不是知音莫與彈
黑白分明造化機　誰人會解劫中危
分明指與常生路　舉奈人心着處迷

陳巡檢梅嶺失妻記

入話

獨坐書齋閱史篇　三貞九烈古來傳
歷觀天下嶮嶇嶺　大庾梅嶺不堪言
君騎白馬連雲棧　汝駕孤舟亂石灘
楊鞭舉棹休相笑　烟波名利大家難

話說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間皇榜招賢大開選場云這東京汴梁城內虎翼營中一秀才姓陳名辛字從善年二十歲故父是殿前太尉這官人不幸父母早亡只單身獨自一小好學一得文武雙全正是文欺孔孟武賽孫吳五經三史六韜三畧無有不曉新要得一个渾家乃東京

金梁橋下張待詔之女小字如春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玉比花ヒ解語比玉ヒ生香夫妻二人如魚似水且是說得着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這陳幸一心向善常好齋供僧道一日與妻言說今黃榜招賢我欲赴選求得一官半職改換門閭多少是好如春答曰只恐你命運不通不得中舉陳幸曰我正是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數日去赴選場偕衆伺候掛榜旬日之間金榜題名已登三甲進士上賜瓊林宴ヒ罷謝恩御筆除授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回家說與妻如春道今我蒙聖恩除做南雄巡檢之職就要走馬上任我聞廣東一路千層峻嶺萬壑高山路途難行盜賊烟瘴及多如今便要收拾前去如之

奈何如奈曰奴一身嫁與官人只得同受甘苦如今去做官便是路途險難只得前去何必憂心陳辛見妻如此說心下稍寬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天高森沒聲 蒼ㄈ無處尋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當日陳巡檢喚當直王吉分付曰我今得授廣東南雄巡檢之職爭奈路途險峻好生艱難你與我尋一个使喚的一同前去王吉領命往街市尋覓不在話下却說陳巡檢分付廻下使喚的明日是四月初三日設齋多備齋供不問雲遊全真道人都要齋他不得有缺不說這里齋主倫辦且說大羅仙界有一真人號曰紫陽真人於仙界觀見

陳辛奉真齋道好生志誠今被南雄巡檢拿奈他妻有千日之災叫一真人化作道童听吾法旨權與陳辛做伴當護送夫妻二人他妻若妖精你可護送道童听旨同真君到陳辛宅中與陳巡檢相見禮畢齋罷真君問陳辛曰何故往日設齋歡喜今日如何煩惱陳辛又手告曰听小生誤稟今蒙聖恩除南雄巡檢爭奈路遠實難行程又無兄弟心懷千里因此憂悶也真人曰我有這个道童呼做羅童年紀雖小有些能處今日權借與齋官送到南雄沙角鎮便着他回來夫妻二人拜謝曰感蒙尊師降臨又賜道童相伴此恩難報真君曰貧道物外之人不思榮辱豈望報答拂袖而去了陳辛曰且喜添得羅童做伴收拾琴劍

書箱辭了親戚隣里封鎖門戶離了東京十里長亭五里
短亭迤邐在路道
村前茅舍庄後竹籬村醪香透磁缸濁酒滿盛瓦瓮架
上麻衣昨日芒郎買下當酒市大字榜中學究醉時書
李白聞言休駐馬劉伶知味且停舟小橋曲澗野梅芳
茅舍竹籬村犬吠
陳巡檢騎着馬如春乘着轎王吉羅童挑担書箱行李在
路少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羅童心中自忖我是大羅
仙中大慧真人今奉紫陽真君法旨交我跟陳巡檢去南
雄沙角鎮去旨故意粧風做癡交他不識咱真相隨乃行
不動上前退後如春見羅童如此撫遲好生心惱再三要

赶回去陳巡檢不肯恐怯背了真人重恩羅童正行在路
打火造飯哭ㄧ啼ㄧ不吃陳巡檢與如春孺人定要赶羅
童回去羅童越風要叫走不動王吉扶着行不五里叫
腰疼笑哭不止如春說與陳巡檢當初止望得羅童用今
日不曾得他半分之力不如交他回去陳巡檢不合听了
孺人言語打發羅童回去有分交如春爭些个做了失鄉
之鬼正是

廝迷鄭相應難辨　蝶夢周公未可知

神明不肯說明言　凡夫不識大羅仙

早知普却羅童在　免受洞内苦三年

當日打發羅童回去且得耳根清淨陳巡檢和王吉三人

且說梅嶺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陽洞中有一牡牝曰白申公乃猢猻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聖一个是彌天大聖一个是齊天大聖小妹便泗洲聖母這齊天大聖神通廣大變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魈猩領諸山猛獸與妖作法攝偷可意佳人嘯月吟風醉飲非九美酒與天地齊休日月同長這齊天大聖在洞中觀見嶺下轎中擡着一个佳人嬌嫩如花似玉意欲取他乃喚山神分付听吾號令便化客店你做小二哥我做店主人他必到此店投宿更深夜靜攝此婦人入洞中山神听令化作一店申陽公變作店主坐在店中款好至黃昏時分陳巡檢與孺人如春并王吉至梅嶺下見天色黃昏路逢一店喚招商客店

王吉向前去敲門店小二問曰客長有何勾當王吉答道
我主人乃南雄沙角巡檢之任到此赶不着館驛欲借店
中一宿來早便行申陽公迎接陳巡檢夫妻二人入店頭
房安下申陽公說與陳巡檢曰老夫今年八十餘歲今晚
多口勸官人一句前面梅嶺好生僻靜虎狼劫盜及多不
如就老夫這里安下孺人官人自先去到任多差弓兵人
等來取不好陳巡檢答曰小官三代將門之子通曉武藝
常懷報国之心豈怕狠虎盜賊申公情知難勸便不敢言
自退去了且說陳巡檢夫妻二人到店房中吃了些晚飯
却好一更看ㇾ二更陳巡檢先上床脫衣而臥只見就中
起一陣風正是

風穿珠戶透簾櫳　　殘燭能交將氏雄
吹折地獄門前樹　　刮起風都頂上塵
那陣風過處吹得灯半滅一面復明陳巡檢大驚急穿衣起
來看時就房中不見了孺人張如春開房門叫得王吉那
王吉睡中叫將起來不知頭由荒張失驚陳巡檢說與王
吉房中起一陣狂風不見了孺人張氏主僕二人急叫店
主人時叫不應了仔細看時和店房都不見了和王吉也
乞一驚看時二人立在荒郊野地上止有書箱行李并馬
在面前並無灯火客店ㄴ主人皆無踪跡只因此夜直交
陳巡檢三年不見孺人之面未知久後如何正是

千ㄴ丈死璃井里　　黃為失脚夜行人

雨里烟村霧重郡　不分南北路程途
　　羅襪看罷僧繇畫　收起丹青一軸圖

陳巡檢與王吉听樵樓更鼓正打四更當夜月明星光之下主僕二人全無客店後無人家驚得鳥飛天外鬼散九霄只得交王吉挑了行李自跳上馬月光之下依路徑而行在路巡檢知是申公妖法化作客店攝了我妻去自從古至今不見聞此異事巡檢一頭行一頭哭我妻不知着落迤邐而行却好天明王吉勸官人且休煩惱理會正事前面梅嶺望着好生峻嶒崎岖凹凸難行只得捱過此嶺且去沙角鎮上了任却來打听尋取爾人不遲陳巡檢听王吉之言只得勉強而行且說申陽公攝了張如春婦於

洞中驚得魂飛魄散半晌醒來淚兩行下元來洞中先有一娘子名喚牡丹亦被攝在洞中日久向前來勸如春不要煩惱申公說與如春娘子小聖與娘子前生有緣今日得到洞中別有一个世界你吃了我仙桃仙酒胡麻飯便是長生不死之人你看我這洞中仙女盡是凡間捏將來的娘子休悶且共你閨房同室雲雨如春見說哀ヒ痛哭告申公曰奴ヒ不愿洞中快樂長生不死只求早死若說雲雨實然不愿申公見他如此自思我為他春心蕩漾他如今煩惱未可歸順其婦人性執若逼令他必定尋死却不可惜了這等端妍少貌之人乃喚一婦人名喚金蓮洞主也是日前攝來的在洞中多年矣申公分付好ヒ勸如

春早晚好待他將好言語誘他等他回心金蓮引如春到房中將酒食管待如春酒也不吃食也不吃只是煩惱金蓮牡丹二婦人再三勸說你既被攝到此間只得無奈何自古道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如春告金蓮云姐姐你豈知我今生夫妻分離被這老妖半夜攝將到此誰要奴家雲用決不依隨只求快死以表我貞潔古云列女不更二夫奴今寧死而不受辱金蓮要知山下事請問過來人這事我也曾經來我家在南雄府住丈夫富貴也被申公攝來洞中五年你見他貌惡當初我亦如此後來慣熟方纔好過你既到此只得從他何隨順了他罷如春大怒罵云我不似你這等淫賤貪生受辱枉為人在世淫賤之女

金蓮云好言不听禍必臨身遂自回報申公說新來佳人不肯隨順惡言誹謗勸他不從申公大怒而言本待將銅鎚打死這个賤人如此無禮為他花容無比不忍下手如此交付牡丹娘子你管押着他將這賤人剪髮齊眉蓬頭赤脚罰去山頭挑水澆灌花木一日與他三頓淡飯牡丹依言將張如春剪髮齊眉赤脚把一付水桶如春自思我今情願挑水守柰本欲投岩澗中而死倘有再見丈夫之日不免含淚而挑水正是

寧可洞中挑水苦　不作貪婬下賤人

世路山河險　石門烟霧深

年七上高處　未肯不傷心

不說張氏如春在洞中受苦且說陳巡檢與同王吉自離東京在路兩月餘至梅嶺之北被申陽公攝了孺人去千方無計尋覓王吉勸官人且去上任巡檢只得弃捨而行乃望前面一村酒店巡檢到店門前下馬與王吉入店買酒飯吃了算還酒飯錢再上馬而去見一个草舍乃是賣卦的在梅嶺下招牌上寫楊屏幹請仙下筆吉凶有準禍福無差陳巡檢到門前下馬離鞍入門與楊屏幹相見以畢屏幹問尊官何來陳巡檢將昨夜遇申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楊屏幹焚香請聖陳巡檢跪拜禱祝昨夜遇申公攝了孺人之事只見楊屏幹請仙至降筆判斷四句詩曰

千日逢灾厄　佳人意自坚
紫陽來到日　鏡破再團圓

楊屏幹斷曰官人且省煩惱孺人有千日之灾三年之後再遇紫陽夫婦團圓陳巡檢自思東京曾遇紫陽真人借羅童爲伴因羅童啞氣打發他回去此間相隔数千里路如何得紫陽到此遂乃心中少寬還了卦錢謝了楊屏幹上馬同王吉并衆人上梅嶺來陳巡檢看那嶺時真个峻陳巡檢并一行過了梅嶺直至陳巡檢

施星三界六韜法　威鎮南雄沙用管
欲問世間烟瘴路　大庾梅嶺苦心酸
山中大象成羣走　吐氣巴蛇滿地攢

這巡撿過了梅嶺、ヒ南二十里有一小亭名喚做接官亭巡撿下馬入亭中暫歇忽見王吉報說有南雄沙角鎮巡撿衙守兵人等遠來迎接陳巡撿喚入參拜畢過了一夜次日同共守兵吏卒走馬上任至於衙中升廳衆人參賀以畢陳巡撿在沙角鎮做官且是清正嚴謹光陰似箭正是

窓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倏忽在任不覺一載有餘差人打听孺人消息全無踪跡端的

好似石沉東海底　猶如線斷紙風箏

陳巡撿爲因孺人無有消息心中好悶思憶渾家終日下

淚正思念間張如春之際忽弓兵上報相公禍事今有南雄府ヒ尹府扎來報軍情有一強人姓楊名廣綽號鎮山虎聚集五七百小嘍囉占據南林村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百姓遭殃扎付巡撿火速帶領所管一千人馬剿領軍器前去收捕毋得遲悞陳巡撿听知火速收什軍器鞍馬披掛已了引着一千人馬逕奔南林村來却說那南林村鎮山虎正在寨中飲酒小嘍囉報說官軍到來急上馬持刀一聲鑼响引了五百小嘍囉前來迎敵陳巡撿與鎮山虎企不打話兩馬相交那草寇怎敵得陳巡撿過閃無十合一矛刺鎮山虎於馬下梟其首級殺散小嘍囉將首級回南雄府當廳獻府尹大喜重賞了當自回巡撿衙辦酒

慶賀已畢只因斬了鎮山虎真个是
威名大振南雄府　武藝高強衆所欽
亭上孤月照行舟　寂上長江萬里流
鄉國不知何處好　雲山漫上遣人愁
這陳巡檢在任做忽却早三年官滿新官交替陳巡檢收
什行裝與王吉離了沙角鎮兩程併作一程行相望廣嶺
之下紅日西沉天色已晚陳巡檢一行人望見遠上松林
間有一座寺王吉告官人前面有一座寺我們去投宿則
个陳巡檢勒馬向前看那寺時額上有紅蓮寺三个大金
字巡檢下馬同一行人入寺元來這寺中長老名號旃大
惠禪師佛法廣大德行清高是个古佛出世當日行者報

與長老有一過往官人投宿長老交行者相請巡檢入方丈衆見長老禮畢長老問官人何來陳巡檢備說前事萬望長老慈悲指點陳幸尋得孺人回鄉不忘重恩長老曰官人所稟此怔是白猿精千年成器變化難測俗孺人性真烈不肯依隨被他剪髮赤脚挑水洗花受其苦楚此人號曰申陽公常到寺中听說禪機講其佛法官人若要見孺人可在我寺中住幾時等申陽公來時我勸化他回心放還你妻如何陳巡檢見長老如此說心中喜歡且在寺中歇下正是

端的眼觀旌節旗　分明耳听好消息

五里亭 一小峰　上分南北與西東

世間多少迷路客　一指還歸大道中

陳巡檢在紅蓮寺中一住十餘日忽一日行者報與長老申陽公到寺來也巡檢聞之躲於方丈中屏風後面只見長老相迎申陽公入方丈叙禮畢分位而坐行者献茶ㄴ罷申陽公告長老曰小聖無能斷除愛慾只為色心迷戀本性誰能虎項解金令長老答曰尊聖要解虎項金鈴可解色心本性色即是空ㄴ即是色一塵不染萬法皆明莫性老僧多言相勸聞知仙洞中有一如春娘子在洞三年他是真烈之婦可放他一命還鄉此便是斷却慾心也申陽公听罷回言長老小聖心中正恨此人罰他挑水三年不肯回心這等愚頑決不輕放陳巡檢在屏風後听得說

正是

心頭一把無明起　怒氣咬碎口中牙

陳巡撿大怒拔出所佩寶劍匹頭便砍申陽公用手一指其劍自着身申陽公曰吾不看長老之面將你粉骨碎身此冤必報道罷申陽公別了長老自去了自洞中叫張如春在面前欲要剖腹取心害其性命得壯丹金蓮二人救解依舊桃水澆花不在話下且說陳巡撿不知妻子下落也罷在紅蓮寺方丈中拜告長老怎生得見我妻之面長老曰要見不難老僧指一條徑路上山去尋長老叫行者引巡撿去山間尋訪行者自回寺去說陳爺去尋妻未知尋得見尋不見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灯殘方見月臨窓

夫妻會合是前緣　堪恨妖魔逆上天

悲歡離合千般苦　烈女貞心萬古傳

當日陳巡檢帶了王吉一同行者到梅嶺山頭不顧崎嶇峻嶮走到山岩邊畔見人赤脚挑水婦人慌忙向前看時正是如春夫妻二人抱頭而哭各訴前情莫非夢中相見一一告訴如春說昨日申公回洞幾乎一命不存巡檢乃言謝紅蓮寺長老指路來尋不想却好遇你不如共你逃走了罷如春道走不得申公妖法廣大神通莫測他若知我走赶上和官人性命不留我聞申公平日只怕紫陽真君與官人降仙筆詩亦同官人可急回寺去莫待申公知

之其禍不小陳巡檢只得弃了如春歸寺中拜謝長老說已見嬌妻言畢公只怕紫陽真君他在東京曾與陳辛相會今此間寫遠如何得他來救長老則他如此泰告乃言等我與你入定去看便見分曉長老交行者焚香入定去了一晌入定回來說與陳巡檢曰當初紫陽真人與你一个道童你到半路赶了他回去你如今便可往急走三日必有報應陳巡檢見說衣其言急上步行出寺迤邐行了兩日並無踪跡且說紫陽真人在大羅仙境與羅童曰吾三年前那陳巡檢去上任時他妻合有千日之灾今已將滿吾憐他養道修真好生虔心吾今與汝同下凡間去救取其妻回鄉羅童听言一同下凡而往廣東路上行

來這日却好陳巡檢撞見真君同羅童逕ㇾ而來乃急ㇾ向前跪拜哀告曰真君望救度弟子妻張如春被申陽公妖法攝在洞中三年受甚苦楚望真君救難則个真君哄曰陳辛你可先去紅蓮寺中等我便到也陳辛拜別先回寺中備辦香案迎接真君救難正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救出天羅地網人

法籙持身不等閑　立身起業有多般

千年鉄樹開花易　一日鄱都出世難

陳巡檢在寺中等了一日只見紫陽真君行至寺中端的道貌非凡長老直出寺門迎接入方丈敘禮畢分賓主坐定長老看紫陽真君端的有神儀入極之表道貌堂ㇾ威

儀禮ヒ陳巡檢拜在真君面前告曰望真君慈悲早救陳
辛妻張如春性命還鄉自當重ヒ拜荅深恩真君乃於香
案前口中不知說了幾句言語只見就方丈裡起一陣風
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捲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那風過處只見兩个紅忙兜巾天將出現甚是勇猛這兩
員神將朝着真君聲喏道吾師有何法旨紫陽真君曰快
與我去申陽洞中擒拿齊天大聖前來不可有失兩員天
將去不多時將申公一條鉄索鎖着押到真君面前申公
跪下紫陽真君判斷喝令天將ヒ押申公入酆都天牢問

罪交羅童入申公洞中將衆多婦女各ヒ救出洞來各令
發付回家去訖張如春與陳幸夫妻再得團圓向前拜謝
紫陽真人ヒヒ別了長老陳幸與羅童再ヒ騰空而去了
這陳巡檢將禮物拜謝了長老與一寺僧行已了收拾行
李轎馬王吉幷一行從離了紅蓮寺迤邐在路不則一日
回到東京故鄉夫妻團圓書老百年而終正是

雖爲翰府名談　編作今時佳話

清平山堂話本

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入話

禪宗法教豈非凡　佛祖流傳在世間
鐵樹花開千載易　墜落阿鼻要出難

話說大采英治平年間去這浙江路寧海軍錢塘門外南山淨慈寺乃名山古剎本寺有兩个得道高僧是師兄師弟一个喚做五戒禪師一个喚作明悟禪師這五戒禪師年三十一歲形容古怪左邊瞽一目身不滿五尺本貫西京洛陽人自幼聰明舉筆成文琴棋書畫無所不通長成出家禪宗釋教如法了得參禪訪道俗姓金法名五戒且問何謂之五戒

第一戒者不殺生命　第二戒者不偷盜財物
第三戒者不聽淫聲美色　第四戒者不飲酒茹葷
第五戒者不妄言起語

此謂之五戒忽日雲遊至本寺訪大行禪師ヒヒ見五戒佛法曉得留在寺中坐了上色徒弟不數年大行禪師圓寂本寺僧衆立他做住持每日打坐參禪那第二个喚做明悟禪師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濶口方眉清目秀丰彩精神身長七尺貌類羅漢本貫河南太原府人氏俗姓王自幼聰惠筆走龍蛇自幼參禪訪道出家在本寺沙陀寺法名明悟後亦雲遊至海寧軍到淨慈寺來訪五戒禪師ヒヒ見他聰明曉事就留於本寺做師弟二人如

一册所生且是好但遇着說法二人同升法座講說佛經不在話下忽一日冬盡春初天道嚴寒陰雲作雪下了兩日第三日雪霽天晴五戒禪師清早在方丈禪椅上坐耳內遠ヒ的聽得小孩兒啼哭聲當時便叫身邊一个知心腹的一个道人喚做清一分付道你可去山門外各處看有甚事來與我說清一道長老落了兩日雪今日方晴料無甚事長老道你可快去看了來回話清一推托不過只得走到山門邊那時天未明山門也不曾開叫門公開了山門清一打一看時乞了一驚道善哉ヒ正所謂

日ヒ行方便　時ヒ發道心

但行平等事　不用問前程

當時清一見山門開於樹根雪地上一塊破蓆放一个小孩兒在那里口裡道苦哉ヒヒ甚人家將這个孩兒丟在此間不是凍死便是餓死走向前仔細一看却是五六个月一个女兒將一个破衲頭包着懷內揣着个柹條兒上寫生年月日時辰清一口裡不說心下思量古人有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連忙走回方丈稟仗老長道不知甚人家將个五七个月女孩兒破衣包着撇在山門外松樹根頭這等寒天又無人來往怎的做个方便救他則个長老道善哉ヒヒ清一難得你善心你如今抱了回房早晚把些粥飯與他畧養長大把與人家救他性命勝做出家人當時清一急ヒ出門去抱了回方丈中把着長老看

道清一依將那紙條兒我看清一遞與長老ヒヒ看上却寫道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時生小名紅蓮長老分付清一好生抱去房里養到五七歲把與人家去也是好事清一依言抱到千佛殿後一帶三間四椽平屋房中放些火在火囲內烘他取些粥喂了似此日往月來藏在空房中先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了不覺紅蓮已經十歲清一見他生得青秀諸事見便藏匿在房里出門鎖了入門閉了且是謹慎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倏忽這紅蓮女長年一十六歲這清一如自生的女一般看待雖然女子却只打扮如男子衣服鞋襪頭上頭髮前齊眉後齊項一似个小頭陀且是生得清楚在房內茶飯針線清一止望討个女壻要

他養老送終一日時遇六月炎天五戒禪師忽想十数年前之事洗了浴吃了晚粥逕走來干佛閣後來清一道長老希行長老道我問你那年抱的紅蓮如今在那里清一不敢隱匿引長老到房中一見乞了一驚却是

分開八塊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來

長老一見紅蓮一時差訛了念頭邪心遂起喜上笑道清一你今晚可送紅蓮到我卧房中來不可有悞你若我上自擅舉你此事切不可泄漏只交他做个小頭陀不要交人識破他是女子清一口中應允心内想道欲待不依長老又難依了長老今夜去到房中必壞了女身千難萬難長老見清一應不爽利便道清一你鎖了房門跟我去房

里去清一跟了長老逕到房中長老去衣箱裡取出十兩銀子把與清一道你且將這些去用我明與你討道度牒剃你做徒弟你心下如何清一道多謝長老擡舉只得收了銀子別了長老回到房中低ㄒ說與紅蓮道我兒却纔來的是本寺長老他見你心中喜愛你今等夜淨我送你去伏事長老你可小心仔細不可有悞紅蓮見父親如此說便應允了到晚兩个吃了晚飯約莫二更天氣清一領了紅蓮逕到長老房中門窓無此一阻當原來長老有兩个行者在身邊伏事當晚分付我要出外閑走乘宂門窓且未要關因此無阻長老自在房中等清一送紅蓮來候至三更只見清一送小頭陀來房中長老接入房內分付清

一你到明日此時來領他回房去清一自回房中去了且
說長老閉了房門滅了琉璃灯携住紅蓮手一將將到床
前交紅蓮脫了衣服長老向前一搂ㄈ住搂在懷中抱上
床去却便似

戲水鴛鴦穿花鶯鳳喜孜ㄈ連理金生美甘ㄈ同心帶
縮恰ㄈ鶯声不離耳畔津ㄈ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
脉春濃櫻桃口微ㄈ氣喘星眼朦朧細ㄈ汗流香玉体
酥胸蕩漾消ㄈ露滴牡丹心一个初侵女色由如餓虎
吞羊一个乍遇男兒好似渴龍得水可惜菩提甘露水
傾入紅蓮兩瓣中

當日長老與紅蓮雲收雨散却好五更天將明長老思一

計怎生藏他在房中ヒヒ有口大衣厨長老開了鎖將厨
内物件都收什了却交紅蓮坐在厨中分付道飯食我自
將來與你吃可放心寧耐則个紅蓮自是女孩兒家初被
長老逕勾心中也喜躲在衣厨内把鎖ヒ了少間長老上
殿誦經畢入房門了房門將厨開了鎖放出紅蓮把飲食
與他吃了又放些果子在厨内依先鎖了至晚清一來房
中領紅蓮回房去了却說明悟禪師當夜在禪椅上入定
回來慧眼已知五戒禪師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了紅蓮
把多年清行直拋棄我今勸省他不可如此也不說出至
次日正是六月盡門外撇骨池内紅白蓮花盛開明悟長
老令行者採一朵白蓮花將自己房中取一枝瓶插了交

道人被盃請茶在房中交行者去請五戒禪師我與他賞蓮花吟詩談話則个不多時行者請到五戒禪師兩个長老坐下明悟道師兄我今日見蓮花盛開對此美景折一朵在瓶中特請吾兄吟詩清話五戒道多蒙清愛行者捧茶至茶罷明悟禪師道行者取文房四宝來行者取至面前五戒道將何物爲題明悟道便將蓮花爲題長老捻起筆來便寫四句詩道

一枝菩薊辨兒紅　相伴蜀葵花正芳

紅豔似火復如錦　不如翠蓋芰荷香

長老詩罷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僧豈得無言語乎落筆便寫四句詩曰

春來桃杏柳舒張　千花萬蕊鬧芬芳
夏賞芰荷真可愛　紅蓮爭似白蓮香

明悟長老依韻詩罷呵ㇾ大笑五戒聽了此言心中一時解語面皮紅一回青一回便轉身辭回卧房對行者道快與我燒桶湯來洗浴行者連忙燒湯與長老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服取張禪椅到房中將筆在手拂一張紙開便寫八句辭世頌曰

吾年四十七　萬法本歸一　只爲念頭差　今朝去得急　傳與悟和尚　何勞苦相逼　幻身如電電　依舊蒼天碧

寫罷辭世頌云焚一爐香在面前長老上禪椅上左脚壓

右脚上壓左脚合掌坐化行者忙去報與明悟禪師上
聽得大驚走到房中看時見五戒師兄已自坐化去了看
了面前辭世頌道你好却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着你如
今雖得个男子身長成不信佛法僧三寶必然戒佛謗僧
後世却墜落苦侖不得故依佛道深可羞哉真可惜哉你
道你走得快我趕你不着不信當時也交道人燒湯洗浴
換了衣服到方丈中上禪椅跏趺而坐分付徒衆道我今
去赶五戒和尚汝等可將兩个龍子成了放三日一同焚
化囑罷圓寂而去衆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城內城外聽得
本寺兩个禪師同日坐化各皆驚訝來燒香禮拜布施者
人山人海男子婦人不計其數囉了三日纔去金牛寺焚

化拾骨撇了這清一遂免人說議親事將紅蓮女嫁與一个做扇子的劉大郎為妻養了清一在家過了世且說明悟一靈真性直赶至西川眉州眉山縣城中五戒已自托生在一个人家姓蘇名字明允號老泉居士詩禮之人院君王氏夜夢一僧目和尚走入房中乞了一齋明旦分娩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父母皆喜三朝滿月百歲一週不在話下却說明悟一靈也托生在本處姓謝名原字道清妻章氏亦夢一羅漢手持一印來家抄化因驚醒遂生一子年長取名謝端卿自幼不肯吃葷酒只要吃素一心要出家父母見他如此心堅送他在本處寺中做了和尚法名佛印參禪問道如法聰明是个詩僧不在話下却說蘇老

泉的孩兒長年七歲交他讀書寫字十分聰明目視五行書後至十歲來五經書史無所不通取名蘇軾字子瞻年十六歲神宗天子慶曆三年子瞻往東京應舉一舉成名御筆除翰林院學士不三年陞端明殿大學士道號東坡此人文章慣世舉筆珠璣爲官清廉公正只是不信佛法最不喜和尚自言我若一朝管了軍民定要滅了這和尚們且說佛印在於開元寺中出家聞知蘇子瞻一舉成名在翰林院學士特地到東京大相国寺來做住持忽一日蘇學士在府中閑坐忽見門吏報說有一和尚要見學士相公ヒヒ交門吏出問何事要見相公佛印見問於門吏處借紙筆畢來便寫四句送入府去學士看其四字詩僧

謁見學士取筆來批一筆云詩僧馬敢謁王侯交門吏把與和尚ヒヒ又寫四句詩道

四海尚容蛟龍隱　五湖還納百川流

問一答十知今古　詩僧特地謁王侯

學士見此僧寫作二者俱好必是个詩客遂請入佛印到廳前問訊學士起身敘禮邀坐待茶學士問和尚上刹何處佛印道小僧大相国寺住持久聞相公譽欲求參拜今日得見大慰所望學士見佛印如此言語問答如流令院子修齋佛印已罷相別回寺自此學士與佛印吟詩作賦交往忽一日學士被宰相王荊公尋件風流罪過把學士奏貶黃州安置去了佛印退了相国寺逕去黃州住持甘

露寺又與蘇學士相友至厚後哲宗登基取學士回朝除做臨安府太守佛印又退了甘露寺住持又與蘇東坡爲詩友在任清閑無事忽遇美景良辰去請佛印到府或吟詩或作賦飲酒盡醉方休或東坡到靈隱寺閑訪終日兩个並不怠倦蓋因是佛印監着蘇子瞻因此省悟前因故佛禮僧自稱爲東坡居士身上禮衣皆用衲合布爲之在於杭州臨安府與佛印并龍井長老辨才智果寺長老南軒并朋友黃魯直妹夫秦少游此人皆爲詩友這蘇東坡去西湖之上造一所書院門栽楊柳園種百花至今西湖號爲蘇堤楊柳院又開建西湖長堤堤上一株楊柳一株桃後有詩爲証

蘇公堤上多佳景　惟有孤山浪里高
西湖十里天連水　一株楊柳一株桃

後元豐五年神宗天子取子瞻回京陞做翰林學士經筵講官不數年陞做禮部尚書端明殿大學士告老致仕還鄉盡老而終得為大羅天仙佛印禪師圓寂在靈隱寺了亦得為至尊古佛二人俱得善道雖為翰府名談編入太平廣記

新編小說五戒禪師私紅蓮記終

入話

眼意心期卒未休　暗中終擬約秦樓
光陰有我難相偶　情緒牽人不自由
遥夜定憐香被冷　悶時應弄玉簫頭
櫻桃花謝梨花發　腸斷青春兩處愁

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鉄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以使人愁只因棟看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右詩詞各一首單說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亘古迄今

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晉人有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慧遠曰順覺如磁石遇針不覺合為一處無情之物尚尔何況我輩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如今則管說這情色二字則甚且說个臨淮武公業於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羸弱不勝綺羅善秦聲好詩弄筆公業甚嬖之比隣乃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趙象端秀有文學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而神氣俱喪廢食思之遂厚賂公業之閽人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後為賂所動令妻伺非烟閑處具言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而不答閽媪盡以語象象益在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牋題一絕于上詩曰

綠暗紅稀起暝烟　獨將幽恨小庭前
沉ヒ良夜與誰語　星隔銀河月半天

寫訖密緘之祈閻媪達於非烟ヒヒ讀畢吁嗟良久向媪而言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今生薄福不得當之嘗嬾武生簽悍非青雲器也乃後酬篇寫於金鳳箋詩曰

畫簷春燕須知宿　蘭浦双鴛豈獨飛
長恨桃源諸女伴　等閑花里送郎歸

封付閻媪會遺衆ヒ啓緘喜曰吾事諧矣但靜室焚香時ヒ虔禱以候越數日將夕閻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衆驚連問之傳非烟語曰功曹今夜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踰約好專望來儀

方可候晤語罷既曛黑衆乘梯而登非烟已令重榻於下
既下見非烟艷粧盛服迎入室中相携就寢盡繾綣之意
焉及曉衆執非烟手曰接傾城之貌挹希世之人已荅幽
明永奉歡狎言訖潛歸茲後不盈旬日當得一期於後庭
矣展幽徼之思叢宿昔之情以爲鬼魅不知人神相助如
是者周歲無何非烟數以細過棰其女奴ヒ咄之乘間盡
以告公業ヒ曰汝慎勿揚聲我當自察之後常至旦日
乃密陳狀請暇追夜如常入直遂潛伏里門俟暮鼓既作
躡足而回循墻至後庭見非烟方倚戸微吟衆則拽垣斜
睇公業不勝其忿提刖欲擒衆ヒ覺踰出公業持之得其
半襦乃入室呼非烟詰之非烟色動不以實告公業愈怒

縛之大杜鞭楚血流非烟但云生則相親死亦無恨遂飲盃水而絕象乃變服易名遠竄於江湖間稍避其鋒焉可憐

雨散雲消　花殘月缺

且如趙象知機識務事脫虎口免遭毒手可謂警悔過者也于今又有个不識竅的小二哥也與个婦人私通日ㄴ貪慢朝ㄴ迷戀後惹出一場禍來ㄱ橫刀下命赴陰間致毋不得侍妻不得顧子號寒於巖女啼飢於永晝靜而思之着何來由況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真个

娥眉本是嬋娟刃　殺盡風流世上人

權做个笑要頭回

說話的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元來是浙江杭

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一个姓蔣的生的女兒小字沖珍生得甚是標致臉襯梅花比梅花不紅不白眉分柳葉如柳葉猶細猶彎自小聰明從來機巧會描龍於刺鳳能剪雪以裁雲心中只是好些風月又飲得幾盃酒年已及笄父母議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每與鬟穴之私常感傷春之病目恨芳年不偶鬱鬱不樂垂簾不捲羞教紫燕雙飛高閣慵凭厭听黃鶯並語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因成商調醋葫蘆小令十篇擊于事後以紫斯女始末之情奉旁歌件先听格律後听蕪詞

湛秋波兩剪明露金蓮三寸小弄春風楊柳細身腰比紅兒態度應更嬌他生的諸般妙縱司空見慣也魂

況這蔣家女兒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緣何豪門巨族王孫公子文士富商不行求聘却這女兒心性有些蹺蹊描眉畫眼付粉施朱梳个縱髻頭兒着件叩身彩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或倚檻凝神或臨街獻笑因此閭里皆鄙之所以遷延歲月頓失光陰不覺二十餘歲隔隣有一兒子名叫阿巧未曾出幼常來女家嬉戲不料此女以動不正之心有日矣況阿巧不甚長成父母不以爲忤遂得通家往來無間一日女父母他適阿巧偶來其女相誘入室強合焉忽聞扣戶聲急阿巧驚遁而去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且此女慾心如熾久渴此事自從情竇一開不能自已阿

巧回家驚氣衝心而殞女聞之死哀痛彌極但不敢形諸
顏頓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鎖脩眉恨尚存痛知心人已亡憂時間雲雨散巫陽自
別來幾日行坐想空撇下一天情況則除是夢裏見才
郎

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量道皆由
我之過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蹀躞不下脩爾又是一个
月來女兒晨起梳粧父毋偶然視听其女顏色精神語言
恍惚老兒因謂媽ㄈ曰莫非淋珠做出來了除不知其女
春色飄零蝶粉蜂黃都退了韶華很籍花心柳眼已開殘
媽ㄈ老兒互相埋怨了一會只怕親戚恥笑常言道女大

不中哥ㄈ在家中却如私盐包兒脫手方可不然直待事
發弄出醜來不好看那媽ㄈ和老兒說罷央王嫂ㄈ作媒
將高就低添長補短發落了罷一日王嫂ㄈ來說嫁與近
村某二郎爲妻且某二郎是个農庄之人又四十多歲只
圖美貌不計其他也過門之後兩个頗說得着瞬忽間十
有餘年某二郎被他徹夜盤弄衰憊了年將五十之上此
心已灰奈何此婦正在妙齡酷好不厭仍與夫家西窗着
事某二郎一見病發身故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
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結姻緣十數年動春情三四番蘭牆禰起片時間到如
今反爲難上難把一對鴛鴦散荷欄干無語淚偷彈

那某大郎斥退西賢擇日娶第之樞這婦人不免守孝三年其家已知其非着人防閑本婦自揆於心亦不敢妄爲矣朝夕之間受了多少的熬煎或飽一頓或缺一飡家人咸視爲般常也將及一年之上其大郎自思當此無益不若逐回疾免辱門敗戶遂喚原媒眼同將婦攆身趕回本婦如鳥出籠似魚漏網其餘服飾亦不較也婦抵家父母只得收留那有好氣待他如同使婢婦亦甘心忍受一日張二官過門因見本婦心甚悅之俾人說合求爲繼室女父母允諾恨不推將出去且張二官是个行商多在外少在內不曾打听得倫細就下盒盤羊酒消吉成親這婦人不去則罷這一去好似

猪全奔屠宰之家　一步一步來尋死路

是夜畫燭搖光粉香噴霧綺羅筵上依舊兩个新人錦繡

衾中各出一般舊物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喜今宵月再圓賞名園花正芳笑吟吟攜手上牙床恣

交歡恍然入醉鄉不覺的渾身通暢把斷絃重續兩情

償

他兩个自花燭之後日則並肩而坐夜則疊股而眠如魚

得水似漆投膠一个全不念先夫之恩念一个那曾題亡

室之音容婦美夫之殷富夫憐婦之半儀兩个過活了一

月一日張二官人早起分付廣候收拾行李要往德清取

帳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張二官人不免起身這婦人

鎮上垂下來來張二官道我你既為夫婦不須如此各道保重而別去又早半月光景這婦人是久曠之人既成佳配未盡暢懷又值孤孑孑寒冬好生難過覺身子困倦步至門首閑望對門店中一後生約三十已上年紀貌豐粹舉止閑雅遂問隨侍阿蒲ㄆㄨˊ道此店乃朱理秉中開的此人和氣人稱他為朱小二哥婦人問罷夜飯也不吃上樓睡了樓外乃是官河舟船歇泊之處將及二更忽聞有人嘲歌聲隱約記得後兩句曰有朝一日花容退双手招郎ㄌㄤˊ不來婦人自此後朝覷暮之心往ㄨㄤˇ倚門獨立朱秉中時來調戲彼各相慕有成眉語但不能一敘款曲為恨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笑溫ㄴ頭回肥光油ㄴ髮長他半生花酒肆顛狂對
人前扯拽都是謊全無有風雲氣象一誌裏鶺玉與偷
香
這婦人恭慕朱秉中不已只是不得機巧一日張二官計
帳回家夫婦相見了敘些閒闊的話本婦似有不悅之意
只是免強奉呈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張二官在家又
住了一个月之上正值仲冬天氣收買了雜貨赶節貨船
裝載到彼發賣之間不甚稱意把貨都賒與人上了舊帳
又討不上半年做然過歲不得歸家過年預先寄些物事回
家支用不題且說朱秉中因見其夫不在乘機去這婦人
家貪節留飲了三五巡意欲做些暗昧之事奈何往來之

人應接不暇取便約在灯宵相會秉中領教而去撚指間又屆十三日試灯之夕於是戸ヒ鳴鑼鼓家ヒ品吹竹彈絲遊人隊ヒ踏歌聲往女翩ヒ垂舞袖鰲山綵結見裁百尺蠹晴空鳳篆春濃縹緲千層龍綉陌閒庭内外吞ヒ寶燭光輝傑閣高低燦ヒ華灯照耀奉旁歌伴再和前聲奏簡條一派鳴綻池蓮萬朵開看六街三市闐攘ヒ笑聲高滿城春似海期人在灯前相待幾回家又恐誤

情

其夜秉中老旦的更衣着靴只在街上往來本婦也在門首拋聲衙俏兩个相見暗喜准定且下成事不期伊母因往觀灯就便探女ヒ窩戸遂入祭見不免留宿秉中等至

夜分問ㄈ歸臥次夜如前正遇本婦性問如何奚約挨身相就止做得个呂字兒而散少間具酒奉毋ㄈ見其無情無緒向女而曰汝如今遷于喬木凡宜守分也與父毋爭一口氣豈知本婦已約秉中等了二夜了可不是鬼門上貼封平旦買兩盒餅徽雇頂轎兒送毋回了薄晚秉中張个眼慢鏡進婦家就便上樓本婦灯也不看解衣相抱曲盡于飛然本婦平生相接數人或老或少那能造其奧處自經此合身酥骨軟飄ㄈ然其滋味不可勝言也且朱夫中日常在花柳叢中打交深諳十要之術那十要

一要溫於撒鏝　二要不算工夫

三要甜言美語　四要軟款溫衆

五要七斜纏帳　六要施呈鎗法

七要粧聲做唾　八要擇友同行

九要串枝新餘　十要一團和氣

若狐媚之人缺一不可行也再說秉中已回張二官又到本婦便害些不邊之目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報黃昏角數聲助愁衆淚幾行論深情海角未為長難捉摸這般心內痒不能勾相偎相傍恁思量秉損九迴腸

這婦人自慶前夕歡娛直至佳境又約秉中晚面相會要連歇幾十夜誰知張二官家來心中氣悶就害起病來頭

疼腹痛骨熱身寒張二官願望回家將息取藥因見本婦身子不快倒帶了一个愁帽遂請醫調治倩巫燒獻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友受辛苦似在外了且說秉中思想行坐違安托故去望張二官称道小弟久疎趨侍昨聞榮回今特拜謁奉請明午於蓬舍少具鷄酒聊與兄長洗塵幸勿他却豈日張二官赴席秉中出妻女奉衛大醉扶歸已後還了席往ㇾ來ㇾ本婦但聞秉中在座說也有笑也有病也無倘或不來就呻吟叫喚隣壁厭聞張二官指望便好誰知日漸況重本婦病中但瞑目就見向日之阿巧支手某二郎借來索命勢甚猙獰本婦懼怕難以實告惟向張二官道你可替我求問幾時脫體如言逕往洞虛先生卦

肆十下卦來判道此病大分不好有橫死老幼陽人在命爲禍非今生乃宿世之冤今夜就可辦倘福物酒果冥衣各一分用鬼指渡河之次向西鋪設若不然不可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挪揄來若怎咱朦朧看便見他病懨々言的眼見花瘦身軀怎禁沒亂殺則就不和我干罷幾時節離了兩覓家

張二官正依法祭祀之間本婦在床又見阿巧和某二郎擊手言曰我輩已訴于天着來取命你共後夫張二官再四懇求意甚虔恪我輩且容你至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却假于長之手與你相見言訖驟然不見了本婦當

夜似覺精爽從二不後看ㄴ後聞張二官喜甚不題却見秉中且夕親近餽送送至意頗疑之尤未為信一日張二官入城催討貨物回家進門正見本婦與秉中執手聯坐張二官倒退揚聲秉中迎出相揖他兩个亦不知其見也話說的張二官當時見他殷勤已自生疑七八分了今日轉个消懷轉成十分張二官自思量道他兩个若犯在我手裏教他死無葬身之地遂往德清去做買賣到了德清以是五月初一日安頓了行李在店中上街買一口刀懸掛腰間至初四日連夜奔回匿於他處不在話下再題本婦渴欲一見終日去接秉中ㄴ也有些病在家裏延至初五日阿浦又來請赴鴛鴦會秉中勉強赴之樓上已張筵

水陸夫盛兩盂煎石首魚二器炒山鷄酒之資量沸糖炙魚
黍其餘有饌蔬果未暇盡錄兩个遂相喜歡亦不顧其他
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綠溶〻酒滿斟紅焰〻燭半燒正中庭花月影兒交直
吃得王山時自倒他兩个貪歡會笑不曉防門外有人
瞧

兩个正飲間妻中自覺耳熱眼跳心痛肉戰欠身未退本
婦怒曰恠見終日請你不來你何輕賤我之甚你道你有
老婆我便是無老公的你殊不知我做鴛鴦會之主意夫
此二鳥飛鳴宿食鎮常相守爾我生不成双死作一對昔
有韓憑妻美那王欲奪之夫妻自殺王恨兩塚速之後塚

上二連理樹上有鴛鴦悲鳴飛去此兩个要效鴛鴦比翼交頸不料便成語讖況本婦南能閙閙得病好就便荒淫無度正是偷鷄猫見性不改養漢婆娘死不改再說張二提刀在手潛步至門梯樹縫听見他兩个戲謔歌呼歷上在耳氣得按捺不下打一磚去本婦就吹滅了灯聲也不則了連打了三塊本婦教秉中先睡我去看上便來阿滿持燭前行開了大門並無人跡本婦叫道今日是个端陽佳節那家不吃幾盃雄黃酒正要閙間張二官跑將下來喝道發賤你和甚人睡夜吃酒本婦諱得戰做了一團只說不不不張二官乃曰休同我上樓一看如無便罷若做甚麼本婦又見阿巧某二郎一齊都來自分必死延頸待

盡秉中赤條ニ躺下來閨閫口稱死罪ヒヒ情愿將家私并女奉報爰僻小弟母老妻嬌子幼女翦張二官那里准他則見刀過處一對人頭落地兩腔鮮血衝天當初本婦臥病已聞阿巧某二郎言道五五之間待同休一會之人假弓長之手再與相見果至五月五日被張二官殺死一會之人乃秉中也禍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可不懼歟故知士矜才則德薄女衒色則情放若能如孰盈如臨深則爲端士淑女矣豈不美哉惟願率土之民夫婦和秦琴瑟諧協有過則改之未萌則戒之敦崇風教未爲晚也在座看官要備細請看敘大暑漫听秋山一本刎頸鴛鴦會又調南鄉子一闋于後奉勸歌伴再和前聲

見拋磚意暗猜入門來竟已驚舉首蜂過處喪多情到
今朝你心還未省送了他三條性命果冤ㇾ相報有
神明　詞曰
春雲怨啼鵑玉損香消事可憐一對風流傷白刃冤ㇾ
惆悵勞魂赴九泉　抵死苦留連想是前生有業緣景
色依然人已散天ㇾ千古多情月自圓　正所謂當時
不解恩成怨　今日方知色是空

新編小說刎頸鴛鴦會卷之終

楊溫攔路虎傳

入話

闊舍平野斷雲連　葦岸無窮接楚田
翠蘚蒼苔森古木　壞橋危磴走飛泉
風生谷口猿相叫　月上青林人未眠
獨倚闌干意難寫　一聲隣笛舊山川

話說楊令公之孫重立之子名溫排行第三喚做楊三官人武藝高強智謀深粹長成幾冠娶左班殿直太尉冷鎮之女爲妻擇定良時吉日娶那冷太尉宅院小娘子歸花燭宴會可謂是

簫鼓喧天笙歌聒地畫燭照兩行珠翠星娥擁一簡婵

娟鼓樂迎來繡房深處果謂名不虛傳這冷氏體態輕盈俊雅儀容楚楚雲料鳳髻上峽岫掃娥眉劉海兒俏作香腮瘦臉梅印成粉額朱唇破一點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弓鞋窄小渾如襯水金蓮腰纖長悄似搓風細柳想是嫦娥離月殿由如仙女下瑤臺

這楊官人自娶冷[illegible]氏之後行則同行坐則金坐不覺過了三年五載一日出街市閑走見一个掛肆名牌上寫道未卜先知那楊三官人不合去買了一卦占出許多事來言道作恠作恠楊三官人說了年月日時這先生排下卦大笑一聲道這卦爻動必然大凶破財失脫口舌件件有之卦中主騰蛇入命白虎臨身若出百里之外方可免灾

這楊三官人聽得先生說這話心中不樂度日如年飲食無味懨々成病其妻冷氏見楊三官人日夜憂悶便啓朱唇露皓齒問楊三官人道日來因何憂悶楊三官人把那未上先知先生占卦的事說與妻子冷氏聽罷道這先生既說卦象不好我丈夫不須煩惱我同你去東嶽還个香願祈禳此災便不妨楊三官人道我妻說得也是次日同妻稟辭父母并丈人冷太尉便歸房中收拾担杖安排路費擺布那暖轎馬匹即時出京東門少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不在話下迤邐行到一个市井喚做仙居市取東嶽不遠但見天晚

煩陰已轉日影將斜遥觀魚翁收綸罷釣歸家近觀處

處柴扉半掩望遠浦幾片帆歸聽高樓數聲畫角一行
塞鴈落隱ヒ沙汀四五隻孤舟橫浦ヒ野岸路上行人
歸旅店牧童騎犢轉莊門
天色已晚楊三官人同那妻子和當直去客店解一房歇
泊到得三更被一夥強盜劫入店來那賊是甚麼人
大林木編成寨柵澗下水急作泉流霹靂火性氣難當
城頭上勇身便跳刀見金時ヒ拈弄天河水夜ヒ觀暗
月黑搜尋釵釧金風高放起山頭火
那一夥強人劫入店來當時楊三官人一時無準備沒軍
器在手被強人捽住用刀背剝鋼嗆氣一口僻然倒地正
是

那楊三官人是三代將門之子那里怕他強人只是當下手中無隨身器械便說不得却被那強人入房挾了楊三官人妻子冷氏夫人和那担仗什物却有一千貫細軟金珠富貴都被那強人却去楊官人道我是將門之家却被強人却了我如今却有何面目歸去當時楊三官人吏這一口氣便不奈煩没出豁得便離了這客店來縣里投奔劉家客店安歇自思量道我當初夫妻二人出來如今獨自一身交我歸去不得我要去官司下狀又没个錢身體覺得病起來在店中倒了半个月後來幸得無事出那店來行去市心見一座茶坊入去坐地只見茶博士叫道官

人吃茶吃湯那楊三官人道吃茶也不爭只是我沒茶錢
茶博士道官人吃茶也不妨茶博士點茶來這茶是
溪若勝地乘曉露剪拂雲芽玉井甘泉汲清水烧湯煮
下趙州一碗知滋味清入肌膚遠聰魔
那楊三官人吃茶罷茶博士問道官人是那里人楊三官
人道我是東京人茶博士道官人莫不病起來楊温道然
也茶博士道官人你沒錢如何將息我交官人撰百十錢
把來將息你却肯也不肯楊三官人道好也謝你周全茶
博士道我這茶坊主人却是市里一个財主喚做楊員外
開着金銀鋪又開質庫這茶坊也是他的若有人來唱个
喏告他便送錢與他這員外將謂來說由來了只見員外

入茶坊來正是　　着意栽花栽不活　　等閑揷柳柳成陰

那楊三官人也會做詩一首道

財散人離後　　無顏返故京

不因茶博士　　怎得顯其名

那楊員外吃飯了過茶坊閒坐茶博士便努嘴楊三官人與楊員外唱个喏員外回頭楊官人又唱一个喏員外還了禮那官人是个好人好舉止待開口則声說不出來那茶博士又決嘴道你說那員外道官人無甚事那官人半飽了才說得出來道是客人楊溫是東京人特來上嶽燒香病在店中要歸京去又無盤纏相煩尊官周全楊溫回

京則个那員外聽得便交茶博士取錢來數茶博士抖那錢出來數了使索子穿了有三貫錢把零錢再打入竹筒去員外把三貫錢與楊三官人做盤纏回京去正是

將身投虎易　開口告人難

才人有詩說得好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渴時一點如甘露　醉後添盃不若無

那楊三官人得員外三貫錢將梨花袋子袋着了這錢却待要辭了楊員外與茶博士忽然遠ヒ地望見一騐人簇着一个十分長大漢子那漢子生得ヒ人怕真个是身長丈二腰闊數圍青紗巾一四結帶垂金帽環兩邊耀

日紵絲袍束腰襯體鳳腰兒奈口慢襠錦搭膊上盡戴
雲鴈玉腰帶柳串金魚有如五通菩薩下天堂好似那
灌口二郎離寶殿

這漢子坐下騎着一匹高頭大馬前面一个拏着一條齊
眉木棒ヒ頭挑着一个鏁絲笠兒滴ヒ谷ヒ走到茶坊前
過一直奔上獄廟中去朝岳帝生辰那楊員外對着楊三
官人說不上數句道是明日是岳帝生辰你每是東京人
何不去做些雜手藝明日也去朝神也交我那相識們大
家周全你撰三三十貫錢歸去那楊三官人道溫是事不
會茶博士道官人你好杜實頭楊官人却問道適來騎馬
的是甚麼人員外道這人是个使棒的姓李名貴渾名叫

做山東夜叉這漢上岳十年打盡天下使棒的一連三年無對今年又是沒對那利物有一千貫錢都屬他對面壁上貼的是沒對牌子那楊溫道聲員外溫在家世事不會只會使棒告員外周全楊溫則个肯共社頭說了交楊溫與他使棒贏得他後這一千貫錢出賜員外員外道你會使棒楊溫道溫會使棒員外道你且共我使一合棒試探你手段則个你贏得我便舉保你入社與你使棒員外交茶博士閂了茶坊門今日不開了茶坊茶博士即時閂了楊溫隨員外入來後地推開一个固角子門入去看一段空地那楊三官人道好也這坡空地只好使棒員外道你若我健且喚茶博士買一角酒二斤肉來交楊

温吃那官人吃了酒和肉交茶博士也吃些員外道茶博
士去取棒來茶博士去不多時只見將五條楨棒來撒在
地上員外道你先來揀一條楊官人覷一覷把脚打一踢
踢在空里却待脫落打一接住員外道這漢爲五條棒只
有這條好被他揀了員外道要使旗鼓那官人道好使旗
鼓員外道使旗來楊官人使了一个旗鼓茶博士揀棒絶
開兩條棒起閙不得三兩合早輸了一个人正是

未曾伸出拿雲手　莫把藍柴一樣看

那官人共員外使棒楊温道我不敢打着打着了不好看
使兩三合了員外道拽破你那棒有節病那楊温道復員
外如何有節病員外道你待打不打是節病你兩節兒使

如何打得人楊溫覆員外ㄷㄷ架你棒運我棒快特地棒倒待員外隔時棒才落古人所謂

爛柯仙客妙神通　一局曾經幾度春
自出洞來無敵手　得饒人處且饒人

員外道我正要你打着我ㄷ喜歡你打來不妨兩个再使楊溫道打着了不好看兩人正使則聽得門口有人敲門茶博士唱个喏馬都頭門道員外在那里茶博士道在裏面使棒馬都頭道你看我道你休使棒他却酷愛都頭走入來共員外厮叫了楊官人向前來唱个喏馬都頭似還不還一个喏馬都頭道員外可知道菴老尤來你這般刷子員外道不是他要上嶽共山東夜叉李貴使棒我見他

說共他使看馬都頭道這漢要共李貴使棒喫你却如何
贏得他不被他打得疾患也得你不識李貴我元自請他
問他騰倒棒法楊官人口里不道肚內思量討耐這漢忒
欺負我馬都頭道我乃使棒部署你敢共我使一合棒你
贏得我時我却交你共山東夜叉李貴使棒如贏不得我
你便離了我這里去休楊官人道我敢共都頭使棒員外
間棒都頭拿一條棒起做了一个旗鼓楊官人也做一个
旗鼓道都頭一合使是兩合使都頭道只一合間棒起兩
个不三合不兩合只一合地使所謂

兩條硬棒相迎敵　寧免中間無損傷

手起不須三兩合　須知誰弱與誰強

馬都頭棒打楊官人就倖則一步攔腰便打那馬都頭使棒則半步一隔楊官人便走都頭趕上使一棒匹頭打下來楊官人把脚側一步棒過和身也過落來背一棒把都頭打一下伏地看見脊背上腫起來楊官人道都頭使得好我不是刷子都頭起來着了衣裳道好你真个為正是

好手手中是好手　紅心心里中紅心

馬都頭道我去說與衆杜里人交來請你馬都頭自去員外道哥ㄈ你真个會過絕是你饒我馬都頭恁地一條棒兀自奈何你不得我如何奈何得你只在我茶坊里歇我把物事來將息你把兩貫錢去還了人却來楊官人便出茶坊來店中還了房錢并飯錢却來茶坊里茶博士道官

人你却文恁的本事我這員外件ㄷ不好只好兩件厮攛使棒到明日吃飯了正與員外吃茶只見二十人入茶坊來共員外厮叫道我們聽得有一个要共山東夜义李貴使棒交他出來則个員外道在這里坐地便是那官人唱了喏道客人楊三官便是數中一个道便是他要共山東夜义李貴使棒那官人道都頭昨夜莫在都頭道是我欺負他了被打了一棒却是他爲衆社官把出三伯貫錢來道楊三哥你把來將息楊官人謝了衆人都去三月二十七日節級部署來見員外ㄷㄷ叫道哥ㄷ我去上獄次日楊官人打扮朝獄到岳廟前一觀果謂是

青松影里依稀見宝殿巍峩老檜陰中彷彿侵三門森

聳百花掩映一條道路無塵翠竹週圍兩下水流金線
離樓左視望千里如在目前師曠右邊聽幽做直同耳
畔草然亭上爐內焚百和名香祝献臺前案上放靈神
柺笑朝聞木馬頻嘶暮聽泥神唱喏
楊三官人到這岳廟燒香參拜了献臺上社司部署衆社
官都在献臺上社司道李貴今年沒對李貴道唱一个喏道李貴
與東嶽聖帝謝菩薩保護觀着本社官唱一个喏道李貴
今年無對明年不上山不是李貴怕了不上山及至上山
又沒對頭白拿這利物惶恐ㄈㄈ又一个唱喏與上山下
山的社官唱喏了那李貴遂回頭勒那兩軍使棒誰敢與
爺ㄈ做對衆人不敢則声那使棒的三上五落李貴道你

們不敢與我使棒這利物屬我李貴道我如今去拿了利物那献臺上人蒿里唱一声道且住ㄴㄴ這利物不屬你李貴吃了一驚擡起頭一看却是一个承局出來道我是西京楊承局來這里燒香特地來看使棒你却共社官厮說要白拿這利物你若贏得我這利物屬你ㄴ輸與我ㄴ便拿這利物去我要和你放對使一合棒你敢也不敢李貴道使棒各自聞名西京那有楊承局會使棒部署道你要使棒沒人央考你休絮ㄴㄴ社司讀社畢部署在中間間棒這承局便是楊三官人共部署馬都頭曾使棒則瞞了李貴李貴道教他出來楊三官把一條棒李貴把一條棒兩个放對使一合楊三是行家使棒的叫做騰倒見了

冷破再使一合那楊承局一棒劈頭便打下來喚做大捷李貴使一扛隔楊官人棒待落却不打頭入一步則半步一棒望小腿上打着李貴叫一声辟然倒地正是

好鷄無兩對　快馬只一鞭

李貴輸了楊溫就那献臺上說了四句詩道是

天下未嘗無敵手　強中猶自有強人

霸王尚有烏江難　李貴今朝折了名

只因楊溫讀了四句詩後撩撥得献上有三十來个子弟却是皇親国戚有錢財主都是李貴師弟看見師父輸了焦懆一發都上來要打那承局元來寡不敵衆弱難勝強那楊溫當時怎的計較

有精不劈開地面　　猶騰雲飛上青霄
若無入地升天術　　日下安殃怎地消

爹子弟正奔來要打那楊温却見數中楊員外道不可打
他這四山五岳人看見不好看只道我這里欺他後番難
賽這社若要打他下山去到楊王茶坊里了却打他未遲
衆人道員外也說得是這楊承局歸到楊王茶坊把利物
入茶坊後地房里去了爹子弟道員外你交他出來我們
打他與我師父報仇楊員外入後房里叫楊三官人他們
衆人要打你且說你幾歲了楊温道今年二十四歲了楊
員外道我却三十歲較長六歲我做你哥你肯拜我爲
哥麼我救你這一頓拳踢楊温自思量道我要去官司

下狀娶妻便結識得一个財主也不枉了便告員外道我
先出去你隨我來員外道來在献臺上使棒的楊王叔ㄈ
兄弟且望諸位關睪則个衆人道你何不早說既是令弟
請他出來與我們廝見則个員外叫楊三哥你與衆官員
子弟相見楊官人出來唱三个喏衆人還禮道是適間莫
怪少間師父李貴自來相謝不多時李貴入來坊來唱了
一个喏道是李貴幾年沒對自是一个使棒的胜手今日
却被官人贏了官人想不是一樣人必是將門之子真个
慈的好手段李貴情愿下拜楊官人道不消恁的却把些
利物送與李貴ㄈㄈ謝了自去楊王員外道我弟只在我
這里住當日楊員外和楊溫在金銀鋪坐地也是早飯罷

則見一个大漢騎一匹馬來金銀鋪前下馬唱喏道覆員
外太公不快交來請員外回來則个那漢說了上馬便去
楊溫認得當夜被劫是這廝把着火把欲待轉身出櫃身
來捉那廝三步近兩步遠那廝馬快走了楊員外道兄弟
你看着鋪我回去見我爹則个五七日便來楊三官人覆
仁兄溫要隨仁兄去走一遭叫公公則个員外道你去不
得我爹ㄈ心煩利害人則好休去楊溫道鋪中許[redacted]財物
不敢在此楊王道我把你不妨便有甚的要緊楊溫道覆
仁兄客溫同去員外道你苦ㄈ要去時隨你去也不妨兩
个一人一匹馬行到一个所在三十里是仙居市到得一
座庄子看那庄時

青烟渐散薄霧初收遠觀一座苔山近視千行圍里盖
圍ヒ老檜若龍形欝ヒ青松如扇跡三不無客過四季
少人行纔聞一陣血腥來元是強人居止處盆盛人飲
醫私盖鑄香炉小兒作戲弄人頭媳婦拜婆舉刼基
二人到庄前下馬庄里人報太公員外來也那大伯在草
廳上坐道交他來見我楊王入去唱喏了大伯道孝順兒
子來也這幾日道路如何楊王道覆爹ヒ有買賣那大何
正說話里見廳下一个人問兒子道廳下這人是誰楊王
道伏爹ヒ是一客人楊三哥這漢子得上献盞使棒贏得
山東夜叉李貴大伯見了即時焦燥道叫庄客與我綁了
他當時楊温恰似蛟龍出水虎豹投崖古人會有詩云

禍出師人口　休貪不義財
會思天上計　難免目下災

大伯叫庄客縛了楊溫當時却得楊王搭救道衆人不動手都退去楊王道且告爹仁這漢會使棒了得大伯道他如何奈何得山東夜叉李貴我後生時共山東夜叉使棒也贏他不得這廝生得恁的如何贏得李貴想這廝必是故弟家中閑漢你去他家使錢不歸我叫你歸那行着怕你不去使他跟着你員外道伏爹仁此人不是閑漢真个了得大伯將員外轉上草廳上去說與庄客交他在客店里歇庄客引楊溫去那楊溫去店房里坐定了道這大伯是个作怪人這員外也不是平人我渾家則是在這

等見一个婦女問楊玉道孩兒你須知你爹是个不近道理的人你爹事帶他來則甚員外道告媽ㄈ他自要來楊玉只交他在金銀店里他不肯定要跟將來兩口說到房門邊正入房中來那婦女把些酒肉道你且吃些酒和肉不須煩惱不妨事大伯自是恁地生受說罷楊玉同娘都去了多時間只聽得有人來報道覆公ㄈ大王使人在這里交傳語公ㄈ見修山寨未了問公那借北侃舊庄權屯小婁羅庄中米粮搬過不敢動一粒修了山寨却還公ㄈ一道請公ㄈ和員外過來則个大王新近奪得一个婦女乃是客人的老婆且是生得好把來做压寨夫人請公ㄈ員外過來則个大伯道交傳與他我明日日中過

來小妻羅即時便去那楊溫聽得喜從天降笑容滿面開道
我這渾家却在這北侃舊庄強人處這大伯也不是平人
等到次日天曉怎見得

殘燈半滅海水初潮窓外曙色纔分人聞儀容可辯正
是一声鷄叫西江月五更鍾撞滿天星

只見東方亮雪鷄叫天色大曉楊玉出來客房里叫楊三
哥你去休我三五日便歸楊溫道告仁兄借一條棒防路
此間取縣有百三十里來路中多少事却怎的空手去不
得楊員外把一條棒與楊溫那楊溫接了辭員外先去楊
溫離他庄行个一里路去向深草蕖里去藏着身覷着楊
青大伯去庄不多時則見二人騎兩匹馬來楊溫放過去

了楊溫思量道我又不認得北侃舊庄則就隨他去便了前一匹馬是大伯楊青牽就與做禿尾虎後面是楊員外楊溫隨他行得二里來田地見一所庄院但見

冷氣侵人寒風撲面幾手蕭屋門前爐竈造饅頭撚限作　後廈常存刀共劄晨日出油然死火炎ㄴ未到黃昏古澗悲風悄ㄴ路僻何曾人客到山深時聽殺人聲

楊青共楊王到庄前下馬入去這楊溫却離庄有得半里田地尋个草中躲了那兩人入得庄中細覷虎楊達下首是冷氏夫人對席是楊青ㄴ下首是楊王分四人坐定楊王看這婦人生得意思自然必是好人家女子怎見得

雲鬢輕梳蟬遠翠眉淡拂春山未展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丹臉水剪双眸意態自然精神更好正是

殺人壯士回頭覷　入定法師着眼看

楊王道好个婦人大王也不枉了那楊達道公ㄈ員外在此無可相待畧吃三五碗酒一道慶賀札寨夫人一併說過就借公ㄈ北侃舊庄米穀搬過一遭不敢動一粒修完山寨了畢即便出還不敢久住大伯道不妨便是一家的人一般那楊溫却離他庄更遠得半里來田地思量道我妻孥在這里我若還去告官幾時取得不如旦捉手中一條棒去奪將來古人所謂

下坡不走快難逢上天同壁落落入地共返黃泉

楊溫怎忍得住只得離了溪草叢中出那大路來忽然又遇二三十个小妻羅攔住楊溫道你是甚人因何到此楊溫道我是客人迷路到此得罪乞恕小妻羅道這里不是你去處你自放了手中棒便饒你楊溫那里肯放便要拿起與他斷開不知後面幾个小妻羅赶上把一條索子將楊溫縛了遠ヒ地前去一个庄所這座庄

園林掩映茅舍周回地肥桑棗遠籬栽嫩草牛羊連野牧橋下碧流寒水門前青列奇峯耕鋤人滿溪邊春播聲喧屋下正是

野草閑花香滿路　那知不是武陵家

楊溫吃那小妻羅縛將去到這庄前正所謂

脫了天羅　又逢地網

小妻羅走報庄中大王只見大王正坐在草廳上卓一口大刀在身邊便喚擁他來問它則个手下人便擁楊溫立於廳下大王問道你姓甚名誰為何到此直說來情有可無罪楊溫道伏大王我乃西京人姓楊名溫是楊令公之曾孫祖是楊文素父是楊重立今來同妻子上嶽燒香在仙居市被人劫去妻子今却在這庄側北侃舊庄細腰虎楊達處溫亦探知動靜特地要去奪取妻子回歸溫是將門之子綽號攔路虎大王曾知否今來受擒於此有罪請誅無罪請恕大王道久聞大名今幸拜識便令左右解

了索請上廳對坐請罪曰我乃重立舍人帳下小卒姓陳名千後因很狠不得已而落草今見將軍乃是我恩人却在此被劫自當效力相助正是

路見不平　拔劍相助

那陳千便安排些酒請楊溫吃了便帶一百餘人同奔那北侃舊庄則見那楊達和那楊青楊玉冷氏夫人四位在那里吃酒被楊溫拿一條棒突入庄去就草廳上將手中棒覷着楊達劈面一棒搠番打倒楊達叫取妻子出來即時楊達掙起眼來將部下一二百人小嘍羅赶上

半千子路五百金剛人上有舉鳥威風个上負拔山氣

槊石刃無非能錠个胄盞使斧金

楊溫見強人赶上他又叫取妻子在一邊抵敵未得却荷得陳千許多人馬前來迎敵開經三兩合陳千人馬敗走元來是楊達人多陳千人少楊溫同妻子與陳千人馬一同奔走後面楊達又一面赶來楊溫那時

會思天上無窮計　難免今朝目下灾

正奔走之間只聽得一棒鑼聲响來楊溫打一看時却是縣司弓手五十來人出巡到此爲頭弓手却是馬都頭楊溫便與馬都頭唱个喏把從前事說了一遍馬都頭便說與部下弓手同陳千人馬再回身去迎敵那細腰虎楊達當頭開敵楊溫出來與戰上不得一合一棒打倒楊達自此楊溫和那妻子歸呈上邊立一件大ㄴ功勞直做到

安遠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可謂是
能將智勇安邊境　自此揚名滿世間

新編小說攔路虎楊溫傳終

清平山堂話本

入話

六萬餘言七幅裝　無邊妙義廣含藏
白玉齒邊流舍利　紅蓮舌上放毫光
喉中甘露涓涓滴　灌頂醍醐滴滴涼
假饒造罪如山嶽　只須妙法兩三行

却說白過這八句詩是大宋皇帝第四帝仁宗皇帝做的單做着讚一部大乘妙法蓮花經極有功德為何說他自家今日說箇女娘子因誦蓮經得成正果這女娘子的父親姓張字元善排王氏夫妻二人無一男半女原是襄陽人氏家傳做花為生流寓在湖南潭州開箇

花舖平日好善只好看經念佛齋僧布施二人心中常常不樂自思量傍中年之壽不曾生一男半女如何是了每日在門前坐地只見一箇婆婆雙目不明年紀七旬之上頭如堆雪朗朗之声背誦念一部蓮經如瓶注水張待詔道我夫妻兩箇如今四旬之上無男無女正好修善如何得他教我看此卷蓮經則箇看他許大年紀在街頭吃化想他也無男無女了如此這日叫婆婆來門前張待詔娘子盛一碗飯一碗羹齋這無眼婆婆遂問道婆婆你多少年紀婆婆道老拙七十五歲了王氏道你在那里住家中有甚人管顧你你眼見也不見婆婆道老拙無箇男隻女在百厮求院子里住兩目青

百畧見此兒每日出來看經吃化自曰十歲無了丈夫
五十歲壞了眼平日只愛看經道今看五十餘年經了
因此肯誦如水說罷王氏道可怜婆婆是這般健
便好倘有些病痛何人伏侍你忽一日歲壽終誰來斷
送你我有一句話與你說不知你肯否婆婆道不知媽
媽有甚說話王氏道自從今日起你搬來我家住每日
只在我家吃飯量你一个老人家吃得多少你便教我
看這部妙法蓮花經教得我會時無甚相謝你待你百
年之後壽終我夫妻二人與你帶孝如母親一般斷送
你意下如何婆婆聽了滿面笑容道是婆子那里得這
般福分君教看經甚是容易豈敢指望相謝但得媽媽

收留實是萬幸張待詔娘子聽說了大喜便交婆婆歸去百厮來院子內收拾了麤衣破衫便來婆婆去不多時來到張待詔家里住當下王氏便燒湯與他洗浴換了幾件潔淨衣服與他着別折一箇房交他住卧每日搬茶搬飯與他吃早晚之間燒一炷香一隻卓兒上安着經共婆婆對坐了同看王氏從來却識字看着經本讀婆婆背念一日三三日九不則一日教得夫妻二人每日看念如擬注水王氏每伏侍婆婆並無怠心自此一住三年有餘忽然間婆婆看着王氏道婆子在此耐惱三年今晚去也王氏聽得大驚道婆婆你在我家我夫妻二人不曾有甚言語你從來說道無親無故你却那里去婆

婆笑道借你肚皮裡安身則箇王氏笑道我却只道箇
原來婆ヒ取笑要當下只是取笑過各自去睡次日侵
早王氏咲道婆ヒ如何不起巡到房前推開房門只見
婆ヒ端然坐化於床上王氏大驚出門外和丈夫商議
只得買箇龕子盛了瘞了七日做些功果與他以畢擡
將出去衆隣相送至山林邊燒化了第三日收拾骨植
葬了不在話下王氏自從沒眼婆ヒ死後便覺腹中有
孕漸ヒ腹大看ヒ十月滿足忽日傍三更時分肚內陣
陣疼來張待詔去神前燒香點燭禱告不在是男是女
保護快生快養顧箇婦人伏侍了張待詔許下願心拜
告神明覺道自己困倦便去床邊暮合眼見白頭婆

子從外面突將入來便望房裡去張待詔隨後[redacted]入來
被門檻一絆一交驚將覺來却是夢裡聽得敲打三更
自思量道怪哉我道明白的事却是夢裡說由未了只
听得呀ㄈ地小兒哭响連忙看時ㄈ自妻子分娩了又
得快顧來的婦人伏侍張待詔見是箇女兒却和那沒
眼婆ㄈ一般相似當下張待詔甚是喜歡當日過了第
三做了三朝看ㄈ滿月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漸ㄈ長成一周取名思量婆ㄈ的看經事取名蓮女又
早七年之期道女子件ㄈ聰明見經識經見書識書隣
近又有一箇學堂教此女子入學讀書不過一年經史
皆通其實奇異父母惜如珠玉夫妻二人每日齋僧佈

施隨喜看經在家做些花朵只听得街坊人熱鬧又聽得鼓鈸聲喧張待詔出門問做甚麼鼓鈸响有人道能仁寺長老惠光禪師引衆僧來抄化齋粮因此鬧熱不在話下且說蓮女在學堂內讀書听得鼓鈸响走出學堂看一看見能仁寺長老惠光禪師坐在轎上與衆僧沿街抄化披跋只見蓮女猛然搶上前來用手扯住惠光禪師學人啓問堂頭大和尚我有一轉語敢問和尚則箇道

龍女八歲獻寶珠得成佛道奴今七歲無寶珠得成佛否蓮女道罷只見惠光禪師不荒不忙便道何不投院子裡來此處又無法座蓮女道我不理會得只還我問

頭來以手扯住長老衣服扯下轎來扯得長老團ヒ的
轉滿街人都嚷起來驚動張待詔正與妻在門前做生
活听得人嚷走出街上打一看只見有人說道待詔你
的女兒有些風了扯住和尚問他討甚麼問頭故此作
嚷待詔見說連忙走去分開人衆打一看果是女兒扯
住長老急忙便道我女兒有些風看我面莫要責他一
頭說抱了女兒便走回家當下衆人都散了長老上了
轎於路抄化去了且說蓮女爺抱回家娘吃了一驚道
女兒下次休得如此彼人耻笑似此之後又過三五日
忽然不見蓮女諸處無尋處原來蓮女在學堂裡听得
法坡却是能仁寺長老講經說法一逕走入寺中一看

果然長老升座說法蓮女分開人衆直到法座下高聲問曰

龍女八歲獻寶珠得成佛道奴今七歲無寶珠得成佛否蓮女道罷長老不答乃手劃一箇圓像言曰你還見麽蓮女見了正欲再問只見張待詔你女兒又去能仁寺問長老連忙赶去抱了便走回家道你如今風了被人笑恥自此之後年去月來再不交女兒入學每日只在家做些花賣做生活了過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年去月來看ㇾ長成十六歲生得端妍少貌有十分顏色忽然時遇元宵家ㇾ點放花燈不拘男子婦人都上街看燈不在話下當日正是正月十五日元宵隣近有

幾家老成的婦人相呼相喚看燈因此叫女兒同去於是衆簇着迤邐長街遊看直簡好燈怎見得

笙簫盈耳絲竹拍街九衢燈火燦樓臺三市綺羅盈巷陌花燈萬盞只疑吹下滿天星仕女雙携錯認降凡王母隊燈下往來舜女歌中相鬬綺羅人

幾多駿騎嘶明月無限香車碾暗塵

當下蓮女和街坊婦人女子往來觀看花燈來到能仁寺前扎箇鰲山點放諸般異樣燈火山門大開看燈者不分男女挨出擁入蓮女見也不顧街坊婦女挨將入去看燈真箇好燈三門兩廊有萬盞花燈照耀如同白日蓮女和衆人相挨失了街坊婦女上不見了蓮女却

走到觀音堂前只見兩箇和尚鋪着白藍抄化錢買燈油蓮女挨向前看着和尚道和尚ㄈㄈ我問你能仁寺中許多燈那一碗最明和尚見問得蹺蹊便回言道佛殿上燈最明蓮女又問曰

佛燈在佛前　心燈在何處

道罷和尚答不來只叫非ㄈㄈ被蓮女搶上前去和尚頭上削兩箇栗暴削得火光迸贊和尚捧了頭叫苦呀ㄈ這小娘子到好硬手我不曾相犯你ㄈ如何便打我蓮女道還我問頭來和尚都波了去告長老蓮女又到佛殿上見兩箇和尚在那里便兩隻手扯住問道能仁寺許多燈那一碗最明那和尚猛可地乞他捽住連

忙應他只有佛殿上燈最明蓮女又問道
佛燈在佛前　心燈在何處
蓮女道罷和尚苔不來只叫却非ㄴㄜ彼蓮女搶上前
去和尚道我不理會得蓮女道你不理會得要你如何
放了一隻手看着和尚臉上只一拍打箇大耳光和尚
被打去告長老ㄜㄜ聽得道不須你門說我自知了這
魔頭又來了惱我連忙叫侍者擂鼓升法座又有那好
事多口的道小娘子長老升法座你可去問他蓮女見
說一氣走來法座下衆僧都隨着惠光禪師坐在法堂
上年紀高大十分精神端的是羅漢聖僧怎見得
雙眉垂雪碧眼橫波衣披六幅烈火緣鮹柱杖九

環錫杖霜姿古貌有如南極老人星鶴骨松形好似西方長壽佛料應元寂光中客定是楞嚴會上人

惠光長老坐定用慧眼一觀見蓮女走到法座下合掌却欲要問長老不等他開口便厲聲叫曰且住你受我四句偈言

衲僧不用看他燈　自有靈光一點明
今日對君親說破　塵ヒ刹ヒ放光明

蓮女聽了便答四句

十方做箇燈毬子　大地將爲臘燭臺
今日我師親答問　不知那箇眼睛開

道罷又曰你還我經麼長老答曰

照天照地　天地俱明

蓮女又問曰照一席大衆也無能令衆人明否長老答曰看然已上蓮女又問道照見幾箇長老答曰照見一箇半箇蓮女問曰一箇是誰半箇是誰長老道一箇是我半箇是你蓮女曰借吾師法座來與你講法長老曰且去尋箇漢子來還債道罷蓮女通紅了臉衆人都和起來有等不省得的便罵道這和尚許大年紀說這等的話有一等曉得的便道是禪機人皆不知正如此說只見同來的婦人女子入法堂來尋見了蓮女領了道何處不覓到若是不見你時交我門回去怎的見你參

娘說罷衆婦女簇擁回來却不說寺中之事各人叫了安置散了這日之後蓮女只在門前做生活若有人來買花便去賣再不關管這蓮女漸ヒ生長得堪描堪畫從來道女大十八變這女娘子方年一十七歲十八大有顏色張待詔點一鋪茶請街坊吃坝女兒上頭ヒヒ之後越覺生得好怎見得

精神瀟洒容顏方二八之期體態妖嬈嬌艷有十分之美鳳鞋穩步行苔徑襯雙足金蓮玉腕輕搖分花陰露十枝春笋勝如仙子下凡閒不若嫦娥離月殿

這蓮女年一十七歲長得如花似玉每日只在門首賣

花閑便做生活街坊有箇人家姓李在潭州府里做提
控人都稱他做押錄却有箇兒子且是聰明俊俏人都
叫他做李小官人見這蓮女在門前賣花每日看在眼
裡心雖動只沒理會處年方一十八歲未曾婚娶每日
只在蓮女門前走來走去有時與他買花ㄏㄏ不論價
一買一成或時去閑坐地看做生活假托熟問東問西
用言撩撥他不只一日李小官思ㄏ想ㄏ沒做柰何廢
寢忘飡也不敢和父母說因此害出一樣証候叫做相
思病看ㄏ的懨ㄏ黃瘦了不間便有幾声咳嗽每日要
見這蓮女沒來由只是買花ㄏㄏ多了沒安處揷得房
中滿壁都是花一日三三日九看ㄏ病深着了床不能

起父母見了心荒便請太醫調治服藥不能痊可你道這病怕人乃是情色相牽若兩邊皆有意不能完聚者都要害倒了方是謂之相思病若女子無心男子執迷了害的不叫做相思病喚做骨槽風今日李小官却害了此病正是沒奈何處如何見得這病怕人曾有一隻詞兒說得好正是

四百四病人可守惟有相思難受不疼不痛惱人腸漸亡的交人瘦愁怕花前月下最苦是黃昏時候心頭一陣疼將來便添得幾盞咳嗽

且說李小官人想這蓮女害得着了床父母荒了有媽亡來看他只見房里滿壁的花都插着異樣奇花也不

曉他意又不好問他思量半晌便問他道原何有這許多花采小官言答媽ㄈ你不知我買來供奉和合利市哥ㄈ的娘道你是胡說便做供養也不消得許多必有緣故你有甚麼事實對我說小官只不肯說別了面皮朝裡壁睡了媽ㄈ只得出來與丈夫商量便叫妳子來分付你去房裡欵曲可問他是何原故妳子道不必分付我自有箇道理哄漏其情回覆妳子說罷便入房裡來將藥遞與小官吃自言自語道官人這病蹺蹊你實對我說我自有箇道理方便你處你不要瞞我這病思量老婆了氣血不和以致害得如此那小官見說道妳子莫笑我實不相瞞你我有一件事只是難說妳子道

說不妨此間別無一人小官人道只為一箇寃家惱得我過活不得妳子道又是苦呀却是甚麼寃家莫不是負命欠錢的寃家小官人道不是這箇都只為我們隔壁過三五家張待詔有箇做花的女兒叫做蓮女十分中我意因他引動我心使我神魂蕩漾廢寢忘食日夜思之你不見我房裡插滿花枝因此上起妳子听了呵呵大笑道有何難哉我與員外媽ㄈ商量了完成此事這一段姻緣道罷出房來堂前見了押錄媽ㄈ把件事說了一遍李押錄道媽ㄈ如何是好他是做花的手藝人我是押錄不是門當戶對媽ㄈ道要孩兒好只得將高就低倘若不依他孩兒有些失所悔之晚矣李押錄

見媽ヒ說只得將就應允了便請兩箇官媒來商議道你兩箇與我去做花的張待詔家議親二人道領鈞旨便去走到隔壁張待詔家與他相見了便道我兩箇是喜虫兒特來討茶吃賀喜事張待詔多蒙顧管且請坐吃茶罷便問誰家小官人二人道隔壁李押錄小官人張待詔道只是家寒小女難以攀陪二人道不妨張待詔道只憑二位二人道他不嫌你家你若成得這親事他養你家一世不用憂柴憂米了夫妻二人見說甚喜就應允了兩箇媒婆別了出門回報李押錄ヒヒ見回覆肯了大喜隨擇一日下財納礼與鴈傳書選揀吉日成親小官人見應承之後百病皆散將息復舊唇紅齒

白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早是半年之上日期李押錄着兩箇媒人到張宅說親近新冬日子十五日好道張待詔有一般做花的相識都來與女兒添房大家做些異樣羅帛花朵插在轎上左右前後也見得我花里行貼不在話下到當日李押錄使人將轎子來衆相識把異樣花朵插得轎子滿紅因此至今留傳花灯轎兒令人家做親皆因此起當時轎子到門前衆人粧果得錦上添花請蓮女上轎擡到李宅門前歇了司公茶酒傳會排列香案時辰到了司公念攔門詩賦口中道脚下慢行ヒヒヒ請新人下轎遂念詩曰

喜氣盈門歡声透戶珠簾綉幙低攔門接次只好

念新詩紅光射銀臺畫燭氤氳香噴金猊料此會
前生姻眷今日會佳期喜得過門後夫榮婦貴永
效于飛生五男二女七子永相隨衣紫腰金加官
轉職門戶光輝從今喜氣後成雙盡老福祿永齊
眉

念畢請新人脚下慢請行時辰將傍不見下轎司公又
念詩賦曰

瑞氣氤氳祥雲繚繞笙歌一派声齊門開喜慶彷
彿蓬雲覓畫燭花隨紅影沉檀滿熱金猊香風度
迎仙客唱迎仙客樂過雲低喜得過門後夫榮妻
顯永效于飛男才過子建女貌賽西施壽比南山

福如東海佳期從今後兒孫昌盛簡ヒ赴丹墀

司公念畢詩賦再請新人下轎三回五次不見蓮女下

轎司公怕到過時辰便叫張待詔媽ヒ自向前請新人

下轎媽ヒ見說走到轎子邊隔着簾子低叫我兒時辰

正了可下轎下來說罷里面也不應媽ヒ見不應忍不

住用手揭起簾子叫幾声我兒又不應看蓮女鼻中流

下兩管玉筋來遂揭了銷金蓋頭用手一搖見蓮女端

然坐化而死只見懷中揣着一幅紙媽ヒ拿了放声大

哭把將去衆人看上面有四句辭世頌曰

我本林泉物外人　偶將兩脚踏紅塵

明公若肯興慈造　便是當年身外身

當日衆人都驚呆了道不曾見ㄈㄈ真箇難得李押綠夫妻也沒做理會處小官人也驚呆了道只是我沒福張待詔只得攜到我家買口棺材斷送他也不枉了我家出箇告知識李押綠道使不得既嫁了我家人死是我家鬼如何又扛回去我自斷送兩邊和氣了只見街坊立滿人都來看有來礼拜的也有合掌的正如此之間只見一簇人圍着一乘四人轎子那和尚分開人衆高声在一柄青凉傘下扛着轎子叫道你兩家不要爭也不要爭斷送這娘子也不是你兩家人正是老僧徒弟我僧房中有龕子扛一箇來盛了看老僧與他下火點化這女子去好處安身說罷衆皆道好不

是這佛來如何計結張待詔夫妻二人磕頭礼拜道我師望乞指我女兒到好處去說罷惠光禪師念令從人回寺擡了龕子至李押錄門首扶蓮女入龕子扛去能仁寺法堂內停了做了三日功果至第五日扛去本寺後化人場當時李二家都來做齋拜了長老ヒヒ討條揆子立了打箇圓像與蓮女下火念下火文曰

可惜當年二八春不沾風雨共微塵如何兩脚雀身去虛作閻浮一世人如今花已謝移根別處新百骨頭上生火焰九重臺上現金身曹娥女十四投江名傳天下龍女八歲成佛声動十方這兩箇女子風流怎比蓮女俏惜未嫁早死已知色是空

可惜未成花燭洞房且免得兒啼女哭

咄

一段祥雲成兩足　逍遙直到梵王宮

惠光長老念罷須臾着化了把骨殖送在寺中張待詔夫妻二人亦然棄俗出家不過三年夫妻二人成雙坐化而去舍有舍報蓮女即是無眼婆上後身子毋一門俱得成其正果作舍的俱以成佛奉勸世人看經念佛不虧人

花燈轎蓮女成佛記終

曹伯明錯勘贓記

入話

二八佳人巧樣粧　洞房夜ㄈ換新郎
兩條玉腕千人枕　一顆明珠萬客嘗
做出百般嬌體態　生成一片歹心腸
迎新送舊多機變　假作相思淚兩行

話說大元朝至正年間去那北路曹州東平府管下東關有一客店這店主姓曹雙名伯明年三十歲渾家亡化止留下箇孩兒年十歲叫做驢兒這曹州城里有一箇妓者喚做謝小桃年二十二歲生得千嬌百媚是箇上廳行首伯明與他來往一年有餘伯明一心愛小桃

要要他爲妻那小桃口裡應允終是妓者心不一原來他自有箇孤老喚做倘都軍與他相處五年小桃一心要嫁他爭奈倘都軍沒錢因此還接客不想伯明痴心要他一日來城裡和姑娘商議原來姑娘死了姑夫與兒子開着飯店當見姪兒來家同坐說話伯明言姑娘我今妻已死多年家中無人如今行首謝小桃要嫁我我亦要取他特地說與姑娘知之姑娘道姪兒不可取他是花門柳戶之人心不一的別要箇良家的婦女這伯明不聽姑娘說作別回家自使錢備禮立婚書討了謝小桃回家爲妻只因不信姑娘口爭些死非命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古語云

兩臉如香餌　雙眉似曲鉤

吳王遭一釣　家國一齊休

這曹伯明與謝小桃相聚過了兩個月餘忽日倘都軍來望謝小桃ㄈㄈ低ㄈ說與倘都軍道我和你要做夫妻恐易這曹伯明每日五更出去接客只是不在家等你去五更頭等他來時打死了他咱兩個永遠做夫妻却不是好倘都軍見說大喜道姐ㄈ此計大妙辭別去了不在話下却說五更頭有個剪徑的喚做獨行虎宋林白日不敢出來只是五更半夜行走一日去一家偷

得此東西駝着正走到五更頭撞見曹伯明ㄧㄚ大喝一声道你是甚人宋林道你是甚人伯明道我是東關里開客店的曹伯明宋林曰曹伯明沒事便休若事發不放了你道罷去了過了數日忽一日曹伯明到五更頭接客是冬月到得五里地時紛ㄧ雪下等了一會雪下沒客到迎風胃雪走回行得沒一里路上被個包袱一絆倒伯明扒起來見了包袱自思若是有錢的那了由自可那沒錢的那了憂愁病死便乃叫曰前面客人脫下包袱叫了十數聲沒人來往雪又下得大天色已晚只得跑了包袱回家敲門小桃開門見了包袱便問道那里的東西伯明道娘子我和你合該發跡才走到

五里頭見雪大沒客來走回來被這包袱絆一交起來
叫人時沒人來往我只得跎回和你受用常言道
人無橫財不富　馬無夜料不肥
也是天賜與我你收過有分交伯明惹得煩惱正是
爭似不來還不往　也無歡喜也無愁
古人有云
天听寂無聲　聽之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都只在人心
話分兩頭却說曹州上尹升厅忽東平府發文書來取
曹州東關里開客店的曹伯明正身到來急與張千你
可去捉拏曹伯明来無多時到堦前跪下州尹問你如

何嚇詐賊跎回家去從實招来伯明告相公小人不曾
拏人東西州尹交打當拖番在地打了二十下打得皮
開肉綻鮮血淋七伯明不肯招認欲道再問只見謝小
桃跎着包袱来州厅上出首告道數日前曹伯明不知
那里跎這包袱来家不知是誰的婦人特来出首伯明
道你這烟花潑婦如此歹心我和你是夫妻你和别人
做一路屈害我州尹大怒言賊計有了如何不招伯明
再三苦告相公小人在五里路接客雪里拾得這包袱
跎回並不知賊盜事情州尹不听六問三推伯明受不
過這苦楚只得哭告謝小桃假意哭道我怕你乞打將
包袱出首你便招了罷伯明罵曰潑賤人你害我死州

尹交將伯明枷了封了贓做了文書解上東平府去有分交個人去數千里外去安身立命正是

老龜享采爛　穆禍在枯桑

當日兩個公人押伯明到姑娘門首伯明告姑娘曰當初不信姑娘口今日被這娼妓與別人做路陷我ㄈ將兒子寄在姑娘處我若死後望姑娘攜舉姪孫則個姑娘安排酒食請了姪兒和兩個公人解曹伯明并贓物文卷到府斤交割了討了回文自回蒲左丞問曹伯明你如何嚇詐賊贓從實供說伯明告言相公明鏡小人在五里頭拾得包袱並不知賊情蒲左丞言現有賊首宋林已打死他告你嚇詐他贓物ㄈㄈ現存如何賴得

伯明再三哭告小人爲討娼婦謝小桃爲妻致有今日屈害望相公做主蒲左丞听了言語心中疑惑此事難斷且監差人去曹州拿謝小桃来有分得洗清了曹伯明冤屈正是

報應本無私　影响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却說公人逕来曹州拿了謝小桃到府蒲左丞交帶謝小桃上厅来跪下蒲左丞言你這娼婦快七實說你與何人有姦排害曹伯明說得是實饒你罪名若一句不實先打死你這淫婦謝小桃抵賴不肯招說蒲左丞交揪下打一百打死了罷當下拖番打了十下小桃熬疼

不過告言相公委的與倘都軍来往情密後被曹伯明娶了妾因此與倘都軍設計交宋林將贓物放於地下待伯明跣回家陷害要謀妾為妻只此是實蒲左丞急差四個公人火速来曹州拿了都軍把淫婦收監一併問罪只因去那倘都軍有分交謝小桃入官為奴正是

凶惡若還無報應　天地神明又有私

次日捉到倘都軍押至厅前跪下蒲左丞不問事情姓打一百黃荆却問當時打得倘都軍皮開肉綻鮮血淋㳘蒲左丞交取曹伯明謝小桃出来當厅判斷兩個跪在一邊倘都軍跪在一邊蒲左丞令倘都軍供招生情發意欲謀曹伯明性命一㳘供招蒲左丞執筆判這

倘都軍杖三十刺配三千里牢城不許還鄉謝小桃哥入官爲奴曹伯明公名無事發落寧家曹伯明拜謝蒲左丞神明扳應曹伯明回家父子依舊開客店過了生世正是

畫龍畫虎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小說曹伯明錯勘賺終

入話

世事紛三難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国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竜即今杭州是也在城衆安橋北首觀音庵有一箇商人姓喬名俊字彦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

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首交賽兒開張酒店雇一箇
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當日逐出進
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
賣絲已了買了胡桃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
行船因風阻一住三日風勝大開舡不得忽見隣舡上
有一美婦生得肌膚似雪髻挖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
之乃問訪於稍工你船中是甚麽客人原何有宅眷在
內稍工答言此言此建康府周巡檢病故今家小扶靈
柩回山東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之侍妾也官人
問他做甚喬俊言稍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
妾與人我情願與也多些財礼討此人爲妾說得此事

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稍工遂乃下船倉裡去問老夫人道小人告夫人眼前這箇小娘子肯嫁與人否見說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交這喬俊取了這个婦人爲妻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万貫家資一旦休
兩臉如香餌　雙眉似鉄鉤
吳王遭一釣　家国一齐休

老夫人當時對稍工道你有甚好頭腦說他若有人要取他就應成與他只要一千貫文便嫁與他稍公便言隣舡上有一販棗子客人要取一箇二娘子特交小人過舡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成了稍工回復喬俊說

夫人肯與你喬俊听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
便交稍公送過夫人舡上去夫人接了說與稍公交請
喬俊過船來相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舡來拜見夫人
夫人問了鄉貫姓氏明白了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
公已死家中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个官人
為妾即今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
活過了生世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其婦與喬俊拜
辭了老夫人ヒヒ與他一个衣箱物件之類却送過舡
去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稍工喬俊心中十分歡喜乃
問其婦你的名字叫做甚麼其婦乃言我叫作春香年
二十五歲當晚就舡中與春香同鋪而睡次日天晴風

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七日早到此新關歇船上岸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着逕入武林門裡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了轎子去了喬俊引春香入家內來自先走入家裡去與高氏相見說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其妻見了春香焦燥起來丈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只依我兩件事我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事高氏啓口說出直交喬俊有家難奔有国難投正是

沒興賒得店中酒　災來撞着有情人

佳人有意郎君俏　紅粉無情浪子村

婦人之語不宜听　分門割戶壞人倫

勿信妻言行大道　男子綱常有幾人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取來了你可與他別住不許你放他在家裡喬俊听得言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住過高氏又說自從今日為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个受用不許你來討你依得麼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裡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罷上乃言都依你高氏不語次日起早去搬貨物行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也揀个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備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收絲已完打點家中

柴米之類分付周氏你可柔淨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
如有急事可回去大娘家裡說知道罷運到家裡說與
高氏我明日起身去後多只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
照管周氏看夫妻之面女兒道爹ヒ早回別了妻女又
來新住處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捨舡登
途去了一去兩个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丈
夫回來看ヒ又是冬景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晚彤雲
密布紛ヒ揚ヒ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忖丈夫一去
因何至冬時節只故不回說與女兒道這周氏寒冷寡
兒又病重不久身亡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送
與周氏ヒヒ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泣只听得敲門

只道是丈夫回來荒忙開門見了洪大工挑着東西進
門周氏乃言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答言大娘
見大官人不回計掛你無盤纏交我送柴米錢鈔與你
用周氏見說回言道大工你回家去多ヒ拜上大娘大
姐此時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時分周氏門首又
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不因這人
來有分交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

世間好物不堅牢　綵雲易散琉璃脆
賢愚痴蠢出天才　巧厭多能拙厭呆
正是閉門在裡做　端使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听得有人敲門

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帶破頭巾身穿舊衣服便問
周氏道嫂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九月出去還
未回其人言我是他里長今來差喬俊去海寧砌江塘
做夫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在家我替你們
尋个人你出錢雇他去做工周氏答言既如此只憑你
交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別出門次日飯後領
一个後生方年二十歲與周氏相見里長說與周氏此
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自小他父母俱喪如今專
靠與人家做工過日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
些衣服與他穿我看你家裡又無人可顧他在家不妨
周氏見說心中歡喜道委實我家無人走動看其人是

个良會本分人遂謝了里長留在家裡至次日里長來
叫去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鈔與小二跟着里長去了
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里小心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
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與一箇上廳行首沈瑞蓮來
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留戀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
只戀花門柳戶逍遥快樂那知家裡賽鬼病了兩个餘
月死了高氏叫洪三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
高氏立性貞潔自在門前賣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
氏自從安了董小二在到有心看上他有時做夫回來
熱羹熱飯搬與他吃小二見他家無人勸諫做活這周
氏如常涎邸ヒ的眼引他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

前一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交小二去買些酒果魚肉之物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灶上盡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灯就在房內床面前小二在灶前燒火周氏輕輕的叫小二道你來房裡來將些東西去吃小二千不合万不合走入房內有分交小二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只因酒色財和氣　斷送堂上六尺軀

僮僕人家不可無　豈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曉跷事　瞞却堂上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和你吃兩盃酒今夜就和你做了夫妻好麼小二道不敢周

氏罵了兩三声蛮子周氏雙手把小二抱到床邊而坐便將小二扯過懷中解開主腰兒交他摸胸前麻團也似白妳小二淫心蕩漾便將周氏臉搂過來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內任意快樂周氏將酒篩下兩箇吃一个交盃盞兩人合吃五六杯周氏道你在外頭歇我在房內也是自歇寒冷難熬你今無福不依我的口小二跪下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日娘子擡舉小人此恩殺身難報二人說罷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樂不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碗做飯周氏方起梳粧洗面罷吃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却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開管却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听得閑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奸放心不下因此交洪大工去與周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說此事回言道既是大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工自回家去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回家你今却如何小二便答娘子大娘家裡也無人小人情願與大娘家送酒走動一來只是不好與娘子快樂不然就今日折散了說罷兩箇摟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裡我自與大娘說閒你在家暗地裡與我快樂且等丈夫

回來再做計較小二見說才放心歡喜回言道万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箱籠大娘家來捱到黃昏洪大工提个灯籠去接周氏ヒヒ取其鎖匙了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非蜈投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為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覓徒人吃人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ヒヒ道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如何帶小二歸來何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如留他在家使喚待得丈夫回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箇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

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皂絲麻線遂留下交他看店討酒坛一應都會得不覺又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有情終久不比自住之時兩箇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大娘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乃言大娘和不將大姐招小二為婿却不便當大娘听得大怒罵道你這賤人好無志氣我女兒招顧工人為婿周氏不敢言語乞這大娘罵了三四日大娘只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想周氏與他通姦故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

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三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玉秀被這小二姦騙了其事周氏也知只瞞着大娘似此又過一月其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浴大娘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妳大乞了一驚待女兒穿了衣裳叫這女兒到面前問道你乞何人弄了身体這妳大了你好老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過只得實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脚叫苦這事都是這小婆娘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怎生是好欲待声張起來又怕壞動人知苦了女兒一世之事當時沉吟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蹇子方纔免得人知

不覺又過了一月忽值八月中秋節到高氏交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周氏玉秀在後園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邊吃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盡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有酒自去酒房裡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策當夜便是

東嶽新添枉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管家事買賣我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个做一路故意交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交我怎的見他分說我是个清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被你玷辱我的門風

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蛮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俱各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因此壞了女兒你還戀着他周氏乞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裡取了麻索遞與大娘ヒヒ接了將去小二顢頂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箇更次絞不死小二叫起來高氏急無家火在手邊交周氏去灶前擬把磅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了高氏與周氏商量好却好了這死尸須是今夜發落便好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縛在尸上馱去丟在新橋河里水底去了待他尸首自

爛神不知鬼不覺高氏大喜便到酒作坊裡叫起洪大工來大工走入後園看見了小二尸首道法除了這害最好倘遇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周氏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尸首馱去新河裡把塊大石縛住墜下水裡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到小二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又無人來尋望如今且除了一害洪大工馱了尸首大娘將灯照出門去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工馱到河邊揀塊大石綁縛在尸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裡這河有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踪跡洪大工回家輕ㄈ的閂了大門大娘子與周氏各回房內睡了高氏雖自清

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知其情只可好
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此事今來千不合万不合將他
絞死後來自家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戶且說洪
大工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大娘子依舊在門前賣
酒王秀眼中不見了小二也不敢問周氏自言自語假
意道小二這廝無礼偷了我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王
秀自在房裡也不問他那隣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
不在高氏一時害了小二性命疑決不下早晚心中只
恐事發終日憂悶過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閘边有箇做靴的皮匠姓陳名文

一妻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此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與妻爭論一口氣走入門裡蒲橋邊皮市裡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个在家煩惱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裡問人逕到皮市裡來問買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裡了有多口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帶万字頭巾身穿着青絹一口中一月前說來皮市裡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逕城中逢人便問一日並無踪跡過了兩日

吃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問不端不正走到新橋上過正是事有湊閙物有故然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哄說道有个人死在河裡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听得說連忙走到河岸边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漂浮一个死尸穿着青衣服遠ヒ看時有些相像程氏就乃大哭道丈夫緑何死在水裡看的人都呆了程氏又乃告衆人那个伯ヒ肯與奴家拽過我的丈夫尸首到岸边奴家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箇破落戶叫名王酒ヒ專一在街市上幫閒打哄賭騙人財這厮是个潑皮沒人家扎他當時也在那裡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乃向前道小娘

子我與你拽過尸首來岸边你認看五娘哭罷道若得
伯ㇾ如此深恩难報這王酒ㇾ見隻過往舡便跳上舡
去叫道稍公你可住一住等我替這个小娘子拽這尸
首到岸边當時王酒ㇾ拽那尸首來王酒ㇾ認得喬家
董小二的尸首口裡不說出來只交程氏認看只因此
起有分交高氏一家死于非命直叫

高氏俱遭囹圄苦　好色喬郎家業休
開裡鑽頭熟處歪　遇人猛惜受錢才
誰知錯認尸和首　惹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ㇾ在舡上將竹篙推那尸到岸边來程氏看
時見頭面破肉却被水浸壞了全不認得看身上衣服

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ㄈ大哭告言王酒ㄈ道煩伯ㄈ同奴去買口棺木來成了却又作計較王酒ㄈ便隨程五娘道堵堂作作李團頭家買了棺木叫了兩个火家來河下撈起尸首盛了棺內就在河岸边存着那時新橋下無甚人家住每日只有舡隻來往程氏取五十貫錢了王酒ㄈ王酒ㄈ得了錢一迳來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為名便對高氏說你家原何打死了董小二丟在新河橋內如今泛將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一个來錯認做丈夫尸首買具棺木盛了改日却來安葬大娘子道王酒ㄈ你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我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着那得這話王酒ㄈ道大娘子

你不要賴瞞了別人不要瞞我你今送我此錢鈔買求我便等那婦人錯認了去你若白賴不與我ㄈ就去本府首告叫你乞一場人命官司高氏听得便罵起來你這破落戶千刀万剮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在家今來詐我王酒ㄈ被罵大怒便投一个去處有分叫喬家一門四口性命能殺的婦人道底無志氣胡乱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此事

雪隱鷺鷥飛起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一毫之惡勸人莫作　衣食隨緣自然快樂

當時高氏千不合万不合罵了王酒ㄈ這一頓被那厮走到寧海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安撫相公正直斤上

押文書叫左右叫至斤下問道有因甚事王酒七跪在斤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有一喬俊出外為營未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王秀與家中一雇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故把董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裡如今泛來小人去與高氏言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个酒大工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小人不甘因此上叫屈望相公明鏡昭察安撫听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了公文差兩个牌軍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火急到斤當時公人逕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王秀洪三四人關了大門取鎖七了大門同到安撫司斤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

蔡州人姓黃正大爲人奸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告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吏人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抚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荆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奸後搬回家奸了王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原減了門風于今八月十五日夜賞中秋月交小的同小二兩个在一邊吃酒我兩个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門边叫小的去後園內只見小二尸首在地小的馱去丟在河內回家小的問高氏因由高氏被將前事說道二人通同奸騙女兒倘忽丈夫回日怎的是好我

今出千無奈因此赶他不出去又怕說出此情只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个老實的人說道看這厮忒无理也祐害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尸首馱在新橋河边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是實話安抚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書字二婦人見洪三已招驚得魂不付体王秀抖做一塊安抚叫左右將三个婦人過來供招王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與小二有奸毋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強抱到後園奸騙了奴身到八月十五日如果吃酒賞月毋高氏先叫阿奴去房內睡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抚又問周氏你既與小二有奸緣何將女孩兒

壞了你好ヒ招成免至受苦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
一ヒ招了安抚又問高氏你原何謀殺小二抵賴不過
從頭招認了都押下牢監了安抚俱將各人供狀立案
次日差縣尉一人帶領仵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
橋下檢尸當日開動城裡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
肩擦背不計其数一齊來看

險道神脫了衣裳　這場話榜不小
喬俊貪淫不可論　故交妻女受奸情
只因酒色亡家国　豈見詩書誤好人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河下打開棺木取出尸首
檢看明白將尸放在棺内縣尉帶了一干回話董小二

尸雖是斧頭打碎頂門麻索絞痕見在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俱是昏暈復醒取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王秀洪三俱用鉄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王青隨衙听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再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場惶恐已時不敢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王秀在牢中湯水不吃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洪三看ㄈ病重獄卒告知安撫ㄒㄈ令官醫ㄈ治不痊而死止有高氏渾身發腫捧瘡疼痛熬不得飯食不吃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怜不勾半个月日四个都死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看俊久不回家妻妾在家謀殺人命本該償命因身人等

俱死具表申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至京一到開讀道囚身俱以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尸首又死苦主親人燒化了罷當時安抚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尸首不在話下却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知家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七發語道我女兒恋住了你又不能接客怎的是了你有錢鈔將些出來使用无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兒接些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罷喬俊是个有錢過的人今日死了錢被虔婆赶了数次眼中淚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泪下也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

了你我有些日前趙下的零碎錢與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晚收拾了舊衣服打了一个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虔婆馱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个不忍分別且說喬俊於路搭舡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个相識舡家宿歇明早入城其舡家見了喬俊乞了一驚道喬官人你如何恁的不回一向在那里去了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个雇工人有奸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怎的又與女兒有奸我听得人說不知事奸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雇工人酒大工洪三將尸放在新橋河內

得了兩个月尸首泛將起來有一个皮匠婦人來錯認了又有人認得是你家雇工人的尸首已告在安撫司捉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并酒大工洪三到官拷打不過只得招認監在牢裡受苦不過如今四人都死了朝廷文書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你如今投那裡去好喬俊听罷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水雪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語言不得那舡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吃那裡吃得下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嗚咽悲啼心下思量今日不想我閃得有家難奔有国難投如何是好當來復去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辞了舡主

人背了衣包急ヒ奔武林門來到近着自家對門一个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俱拆沒了止有一片荒地却好王將仕開門喬俊放下衣包向前拜道老伯ヒ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樣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里不回喬俊道只爲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姪听老身說你去後家中如此ヒヒ把從頭之事一ヒ說了只好笑一个皮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边到來錯認了尸却被王酒ヒ那厮首告害了你大妻小妾女兒井洪三到官被打得好苦惱受疼不過都死在牢裡家產都抄扎入官了你如今那里去好喬俊听罷兩

淚如傾辭別了王將仕上南不是落北又難嘆了一口
氣道罷ㄈㄟ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妾俱
喪了去投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
湖清水便跳投人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口深可惜
哉至今風月江湖上千古漁樵作話傳尸首不能入棺
歸土這个便是貪淫好色下場頭

如花妻妾牢中死　似虎喬郎湖內亡
只因做了虧心事　万貫家財屬帝王

小說錯認尸終

清平山堂話本

董永遇仙傳

入話

典身因葬父　不愧業爲傭
孝感天仙至　滔滔福自洪

話說東漢中和年間去至淮安潤州府丹陽縣董槐村有一人姓董名永字延平年二十五歲少習詩書幼喪母親止有父親年六十餘歲家貧惟務農工常以一小車推父至田頭樹陰下以工食供父如此大孝時直荒旱井內生烟樹頭生火米粮高貴有錢沒買處董永心思離鄉百里之外有一傳長者專一濟貧扶苦不免去求他乃對父曰如此飢荒無飯得吃天色寒冷孩兒欲去傳長家借些錢

米來過活父言你去借得與借不得便回免父我記念董永辭別父親三步作兩步而行正是十二月半天氣地冷天寒西北風大作腹中又飢身上又冷捱着飢寒而走不想紛紛揚揚下落一天雪來

書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宜多

話分兩頭却說傅長者正在家中與媽ㄈ賞雪這長者見雪下得大叫院子王仝去庫中取一千貫錢倉中撥米十石在門前散施不問男女皆得救濟當時董永也來到門首見散錢米遂得錢十貫米一斗謝了長者火急回身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董永迎風冒雪拿着錢米回家其父見兒子回來喜不自勝董永將錢買柴米與父烘火做飯吃了看那雪時到晚來越下得緊正是

拳頭大塊空中舞　路上行人只叫苦

父子二人過了半月有餘其父因飢寒苦楚成病忽然一臥不起董永心中好苦要請醫人調治又無錢物措辦好不想父親病得五六日身亡董永哀哭不止昏絶幾番端的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行船又值打頭風

董永自父死後舉手無措尋思止有我娘舅在東村內住

只得去求他借些財物買棺木當時逕到娘舅家備告喪父無錢之事娘舅見說又無見錢遂將布二疋絹一疋借與董永董永換其棺木回家盛停在家中早晚哭泣日間與人耕種度口欲要殯葬又無錢使在前光陰不覺過了一年有餘無錢殯送心思一計不免將身賣與人傭工得錢埋葬當日離家逕投傅長者家見了院子央他報說賣身之事傅長者出廳叫董永入來備問其事董永道小人姓董名永丹陽縣董梱村人氏自幼喪母今年又喪父停柩在家無錢殯葬今日特告長者情願賣身與長者欲要千貫錢回家埋父便來長者家傭工三年望長者慈悲方便長者見說乃言你是大孝之人便教院子取一千貫錢

付與董永董永拜別長者出門正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董永將錢回家至次日催倩鄉人扛擡棺木往南山祖墳安塟已畢過了一夜次日收拾隨身行李鎖了大門迤邐便行ㄟ至一株大樹下歇脚片時不覺睡着在樹下却說董永孝心感動天庭玉帝遥見遂差天仙織女降下凡間與董永爲妻助伊織綢償債百日完足依舊升天當時織女奉敕下降于槐樹下董永睡着擡頭見一女子生得

月裏嫦娥無比九天仙女難描玉容好似太真嬌萬種風流絶妙行動柳腰嬝娜秋波似水逆ㄟ金蓮小笋生十指羞花閉月清標

那女子啓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向前道箇萬福問郎君何故在此董永答禮道小人姓董名永董槐村人氏自幼失母年前喪父因停柩在家不能安葬因此賣身葬父已了今往傅長者家還債行走困倦少歇於此娘子萬問只得實告道罷兩泪交流仙女道元來如此大孝好交官人得知奴是句容縣人公婆父母皆喪不幸先夫過世難以當生故嫁一箇好心之人甘當伏事董永道娘子請便小人告辭仙女道今見官人如此大孝情願與官人結為夫婦同到傅家還債官人心下如何董永答道多蒙娘子厚情又無媒人難以成事仙女道既無媒人就央槐樹為媒豈不是好董永再四推却仙女怒道非奴自賤因見官人

是箇大孝之人故此情原為妻你到反意推却豈不聞古人云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此亦是緣分何必生疑董永無可奈何只得結成夫婦携手而行乃云我前日在傳長者面前只說傭工三年准債今日見我夫妻二人入門只恐焦皂仙女道不妨我自幼會得織細綾綿絹他必喜歡迎運行到二人拜見長者具言同妻織絹之事長者大喜便問要多少絲仙女道起首要十斤一日織十疋長者見說我不信難道生百隻手既然如此我只要你織三百疋紵絲便放你回去當時便與絲十斤令董永夫妻二人去織果然一日一夜織成十疋紵絲呈上長者長者并家中大小皆驚不曾見如此手快之人原來仙女

到夜間自有衆仙女下降幫織以此織得快光陰撚指一月之期織成紵絲三百餘疋呈上長者長者大喜言稱世間少有這般婦人乃問董永你妻非是凡人若是凡人如何一月織得三百疋紵絲董永答道實不相瞞是小人路上相遇此婦人他見我說孝心之事他便情願嫁我相幫還債長者道有如此之事你真是孝心所感當初說傭工三年如今止是三月我與你黃金十兩將去別作生理董永當時拜謝長者領妻出門行至舊日槐陰樹下歎仙女道當初我與你在此槐樹下結親如今又三月矣不覺兩淚交流董永道賢妻何故如此仙女道今日與你緣盡固此煩惱實不相瞞我非是別人乃織女也上帝怜你孝

意特差我下降與你爲妻相助還債百日滿足奴今懷孕
一月若生得女兒留在天官若生得男兒送來還你ㄴ後
當大貴不可泄漏天機道罷足生祥雲再ㄴ而起董永欲
留無計仰天大哭指望夫妻偕老誰知半路分離哭罷一
逕回到墳前又哭一場結一草廬看守墳塋不在話下却
說傳長者在家無甚事打開仙女所織之紵絲看時上面
皆是龍文鳳樣光彩映日月長者大驚不敢隱藏將此事
申呈本府ㄴ尹聞知有如此孝感之事具表奏上朝廷漢
天子覽表龍顏大悅曰朕即位已來累有孝行之人未常
有如此大孝之人遂命近臣修詔書一道宣董永入朝面
君即日天使到潤州府尹着人請董永到府敘禮董永大

驚拜道董永是一介小人有何得能敢勞大人如此敬重府尹道不必謙辭閣下乃大孝之人天子有表在此只見天使取出表來開讀董永與府尹跪聽其表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爲臣者忠爲子者孝此人道之大敦立身之大要也故忠者爲邦國之權衡而孝者乃齊家之珠器也今據潤州府奏鳴董永之孝感蓋起自棘雛之間而知孝經大意則救居顛沛之際循存傭樂之心此非我國有將興之機乎而孝子起于郊野者矣詔書到日着董永即便覲闕量才權用豈不有感發將來者欽哉欽哉

董永聽罷望闕謝恩已畢請天使在驛中安下董永回家

辭別親隣到次日拜別府尹一同天使起程正是

皇恩宣詔往寧京　躍馬揚鞭莫暫停

一色杏花紅十里　春風得意馬蹄輕

董永同天使不只一日到京近臣引見漢天子天子大喜封爲兵部尚書莅任爲官不在話下却說傳長者因進貢異樣紵絲朝廷亦封爲僉判之職長者有一女兒名喚做賽金娘子生得十分容貌未曾招親當日長者與院君商議何不將賽金招董永爲婿却不是好遂央媒人與董永說知此事董永聞知十分歡喜乃言前者之恩未曾補報今又招親此恩難忘便令媒人拜上傳長者小生一聽尊命乃選吉良時下財納禮成親已畢正是

清風明月兩相宜　女貌郎才天下奇
在天願爲比翼鳥　入地願爲連理枝

不說董尚書夫妻和睦且說天宮織女自與董永別後不覺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已得一月取名叫做董仲舒遂自送下界來與董永撫養却說董尚書升廳只見牌坊下立着一箇婦人董尚書交人喝問那婦人是何人敢窺望朝臣只見仙女高聲叫道忘却織絹之恩到來喝我董永聽得慌忙下廳看時却是前妻吃了一驚相抱而哭便道今日有何緣得遇賢妻下降手中抱着何人仙女道是你兒子今日特送還你董永拜謝道多感賢妻之恩不知曾取名否仙女道玉帝已取名了喚做仲舒董永大喜接了孩

見便道自別之後又早一年有餘今日相逢與你同享榮華偕老百年仙女笑道相公差了夫妻自有天数不可久留說罷雲生脚下再上而起董尚書仰天大哭只見傳氏夫人聽得出來看時便問相公如何煩惱手中抱者何人董永把上項事說了一遍夫人大喜乃命妳子撫養光陰撚指正是

烏亂飛兎不歇朝來暮往何時徹女媧會煉補天
石豈會熬膠粘日月

倏尔已經十餘年董仲舒年登一十二歲父母教他上孝讀書九經書史無所不通一日正在書院中讀書只見同孝小兒戲罵仲舒道無娘子仲舒被罵不敢回言逕回來

看着董尚書一把扯住大哭起來不知因何別人皆罵我做無娘子今日定要見箇明白定要見我親娘董尚書乃言你娘是天宮仙女如何得見仲舒聽罷放聲大哭道若見得母親便死也瞑目若說見不得就撞死在此董尚書道孩兒不可焦皂此去長安市上有一賣卦嚴君平先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你可去問他仲舒見說便將了十文錢逕來問卦嚴君平問道小官人欲占何卦仲舒備言欲見母親之事望先生指引只箇先生看卦已了乃言你母乃天仙織女如何得見仲舒聽罷哭拜在地乃望先生指引死生不忘先生道難得這般孝心我與你說可到七月七日你母親同衆仙女下降太白山中採藥那第七位穿

黃的便是仲舒道不知此去太白山有多少路先生道約有三千餘里仲舒道我到彼娘如何肯認我先生道那穿黃的你一把扯住拜哭起來他便認你若問何人教你來切不可說是我仲舒取錢拜謝先生而去逕回府中見父母備言嚴先生教我往太白山中見母今日拜別便行董尚書道此去太白山三千餘里虎狼極多孩兒年幼如何去得仲舒道便死無恨去心難留董尚書見他拚命要去只得教老王付與盤纏伏事孩兒去當日拜別登程在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只一日來到一座山下問人時正是太白山行過一重山只見野鹿含花山猿獻果又一重山只見鮮花翠草亂紛紛瀑布飛流此時正是七月七日

忽見一群仙女下來洗藥瓶仲舒便教老王躲過了慌走上前看着第七位穿黃的納頭便拜扯住了只叫母親丟得孩兒了告仙女問道你是何家孩兒甚人教你來仲舒道孩兒便是童仲舒爹ㄈ教我來拜見母親仙女道孩兒快回去此處豺狼傷人不可久居仲舒道孩兒千山萬水到此如何便打發我回去仙女道雖然母子之情難舍猶恐天上得知見罪非輕你可回去拜上父親善養天年此必是嚴君平老子[redacted]舌教你來你可將此金瓶寄與嚴先生謝他卦靈又與你一箇銀瓶ㄈ內有米數合你將回去每日只吃一粒切不可吃多說罷雲生脚下衆仙女一齊冉ㄈ而起仲舒欲要拖住又去遠了只得仰天大哭老王

聽得走來勸了挑了行李急回去不只一日已達長安拜見父母具說見母之事多ヒ拜上父親寄此金瓶與嚴先生此一銀瓶與孩兒戲耍董尚書大喜便道既是你寄與嚴先生的金瓶不可有違快寄將去仲舒即時將了金瓶逕往嚴先生家裡來先生正在門前坐仲舒拜罷遞上金瓶與先生道母親多ヒ拜上先生無物相酬特將此金瓶相謝先生接得看時光彩射日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此物乃世上大寶人所罕見乃天宮金靜瓶番來復去看把手去開這瓶盖時吃了一驚只見從瓶口內飛出一星火來將上元覺子并知過去未來之書盡數燒了這先生手忙脚亂急救火時被烟一冲不想將雙目皆冲瞎了至今流

傳瞎子背記蠢子之書自此始仲舒驚得目爭口呆急奔回家將銀瓶內米傾出看時約有七合呵ㄣ大笑母親教我一日吃一粒如何得飽不如將此米一頓煮來吃了不想吃飯之後一日二日三日身已長大魁肥飯食不吃亦不飢沒半月光景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自亦心中驚異夜不安枕沒藥可救父母見了大驚不期其父董永一者受驚二者年老多病一疾烏乎這仲舒見父已故哀痛之甚備衣衾棺槨送柩回鄉安葬已了守孝三年不思飲食忽一日對人言道前者母親與我仙米我却不知一頓吃了不料形体變異今玉帝差火明大將軍宣我上天封爲鶴神之職每遇壬辰癸巳上天亥巳酉遊歸東北方四十四

日後還天上二十六日也直至于今万古千年在太歲部下為鶴神也

董永傳終

入話

好姻緣是惡姻緣　不怨干戈不怨天
兩世玉簫難再合　何時金鏡得重圓
彩鸞舞後腰空斷　青雀飛來信不傳
安得神虛如倩女　芳蕤容易到君邊

自家今日說个丞相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兒演巷姓陳名大常自是小人出身歷陞相位年將半百娶妾無子止生一女叫名玉蘭那女孩兒生於晝堂長在深閨青春二八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況描繡針線精通琴棋書畫無所不曉恁見得有隻詞名滿庭芳單道着女

人嬌態其詞曰

香駿雕盤寒生氷筋畫堂別是風光主人情重開宴出
紅粧賦玉圓搓素頸稱絲嫩新織仙裳雙歌罷虛櫳轉
日餘韻尚悠揚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謂畫堂坐中
有任客惱亂愁腸報道金釵墜也十指露春笋長親曾
見金勝宋玉想像賦高堂

勸了後來人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不婚不嫁弄出醜吒那
陳太常倚着當朝宰相見女兒容貌非常況兼聰明志慧
常與夫人閒坐說着那小姐的親事太常曰我做到極貴
之臣家財受用的穿的吃的不可勝數止生得這个女兒
況兼有這般才貌我若不尋个才貌名目相稱的兒郎在

做了朝中大臣陳太常與媒氏言曰我家小姐有三樣全的你可來說如少一件徒自勞力我一要當代臣僚的子二要才貌相當三要名登黃甲有此之者立贅為婿因此往ㄴ選擇忽有年貌相稱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時值正和二年上元令節國家有喜當慶元宵鰲山架起滿地華灯笙簫社火羅鼓喧天禁城不閉內外往來人人都到五鳳樓前端門之下揷金花賞御酒国家與民同樂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萬姓歌歡軍民同樂便是至窮至苦的人家也有歡娛取樂怎見得有隻詞兒名瑞鶴仙單道着上元佳景

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万寸氷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稀燦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羙綺羅叢裡闔廣香中正宜遊翫風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鬧越見滿地成圍打堆簇着兒閒轉喜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志淺家豪因有福　才高不富爲無緣

男兒未遂平生意　知命須當莫怨天

這四句詩奉勸閒資愚智勇的人皆听於命妄想非爲致有敗忘之禍話說一个聰明伶俐的才郎家住鬼門關姓阮名華排行第三與做阮三郎那哥ㄟ阮大與父專在兩京商販阮二專一管家那阮三年方二九一貌非俗詩

詞歌賦般と皆曉篤好琴簫結交幾个豪家子弟每日向
歌管笑樓終朝喜幽閑風月時遇上元宵夜知會幾个弟
兄來家筵簫彈唱歌笑賞灯大門前灯光燦爛畫堂上士
女佳人往來喧闐有不斷香塵這火子弟在阮三家吹唱
到三更時分各人四散阮三送出門見街上人漸稀少與
衆兄弟說道今宵一喜天宇澄澈月色如晝二喜夜深人
靜臨再舉一曲可也衆人皆執笙簫象板口兒內吐出金
縷清聲吹出那幽窓下沉吟半晌遺音瀏亮驚動那貴室
佳人聒耳笙簫惹起孤眠獨宿怎見得正是

隔墻須有耳　窓外豈無人

那阮三家正與陳丞相對衙ヒ內小姐玉簫歡要賞灯將

次要去歇息忽听得街上樂聲縹緲響徹雲際忙喚梅香輕移蓮步況夜深內外人睡者多醒者少直至大門邊听了一回起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暗忙的喚梅香過來低低的將衷情泄漏只因這女子貪听樂中情曲惹起一場人命禍事那小姐哀忙暗喚心腹的梅香你替我去街上看甚人吹唱梅香心腹巴不得趨承小姐听得使喚這事輕忙地走到街邊認得是對隣子弟忙轉身入內回覆小姐道對隣阮三官與幾个相識在他門首吹唱那小姐半晌之間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數日前我爹曾說阮三點報朝中駙馬因使用不到退回家想便是此人却說那丫子弟又吹了一个更次各人分頭回家且說小姐回房身雖

郎却衣襟睡上床開眼直到天明欲見此人無由得覩且
說天曉阮三同幾个子弟到永福寺中遊翫見士女佳人
燒香成隊遊春公子去駐留還穿街過短巷見幾處可意
閨人看幾个半老婦女那阮郎心情蕩漾佳節堪嗟有首
詩詞單道着新春佳景詩曰

喜勝春幡裹鳳釵　新春不減舊情懷
草根隱綠氷猶滿　柳眼藏嬌雪影埋

那阮三郎到晚回家仍集昨夜子弟一連吹唱了三夜或
門首小齋內忽倚門消遣遲至二十個在門側臨街不
軒內拿壁間紫玉簫簫手中按着宮商徵羽將時樣新詞
曲調清ㄈ地吹起吹不了半隻曲兒舉目見个侍女自外

而至深ㄴ地向前道个方福阮三停簫問道你是誰家的
姐ㄴ那丫環道我是對隣陳衙小姐特地着奴請官人一
見那阮三心下思量道他是个宰相人家守閣耳目不少
進去路容易出來的路難被人稍見如何無由不無自身
受辱那阮三回復道我嫌外人耳目多不好進來上覆小
姐必竟未知進來與小姐相見也不相見正是

聖隱驚鸞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那梅香忙走入來低聲報與小姐說阮三官防畏內外
人耳目不敢過來恐來時有人撞着小姐不認拿着不好
因此交我上覆你那小姐想起夜來音韻標格一時間春
心有動便將手中戒指勒一个金鑲寶石戒指兒付與那

梅香你替我將這件物事寄與阮三郎將帶他進來見我
一見那梅香接得在手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荒忙來
到小軒阮三官還在那裡那丫環手兒內托出這个物來
觀看半晌口中不道心下我有此物爲証何怕他人隨即
與梅香前後而行ㄧ至二門外那小姐覷着阮三目不轉
睛那阮郎看女子甚是仔細走欲交言門外邀喝道承相
回衙那小姐荒忙回避歸房阮三郎火速歸家內自此想
那小姐的像貌如今難捨況無心腹通知又兼閨閣深沉
在家內出外但是看那戒指兒心中十分慘切無由再見
追憶不已那阮三雖不比官家子弟亦是富室伶俐的才
郎因是相思日久漸覺四肢羸瘦以致廢寢忘食忽經兩

月有餘懨懨成病父母再四嚴問並不肯說一日有一个
豪家子弟姓張名遠素與阮三交厚因見阮三有病月餘
心意懸掛想着那阮三常往來的交情豈冀不已次日早
到阮三家內詢問起居阮三在臥榻上所得空中有似張
遠的聲音喚僕邀入房內張遠看着阮三面黃肌瘦咳嗽
吐痰那身就榻床上坐定道阿哥數日不見如隔三秋不
知阿哥心下怎麼樣着這般悒氣借你手我看了脉息那
阮三一時失於計較便將左手擡起與張遠察脉那張遠
左手按着寸關尺部眼中笑談自若悄見那阮三手帶着
个金鈒寶石的戒指張遠把了脉息口中不道心下思量
他這等害病還帶着這个東西況又不是男子帶的戒指

必定是婦女的表記低ㄴ用幾句甚言挑出挑出他真情
肺腑必竟那阮三說也不說正是

人前只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那張遠道阮哥你手中戒指是婦女帶的你這般病症我與你相交數年重承不棄日常心腹我知你心你知我意你可實對我說那阮三見張遠參到八九分的步地況兼是心腹朋友只得將來歷因依盡行說了張遠道哥ㄴ他雖是个相府的小姐若無這个表記便定下牢龍的巧計誘他相見你心下未知肯與不肯今有這物兒與你成就此事容易阮哥你可寬心保重小弟不才有个圖他良策只因這人舉出真交那阮三命歸陰府張遠看訪回家轉

身便到一个去處那个所在是清幽舍宇寂寞山房小ㄈ的一座橫墻ㄈ內有半簷疎玉高ㄈ殿宇兩邊廂排列金繪天王隱ㄈ曾臺三級內金粧佛像香炉內篆烟不斷燭架上灯火交輝方丈裡常有施主點新茶法堂上別無塵事勞心意有幾間小巧軒窓真个是神仙洞府昔日人有一首單道着小菴兒的幽雅詩曰

短ㄈ橫墻小ㄈ亭　半簷疎玉响伶ㄈ
塵飛不到人長靜　一篆炉烟兩卷經

小菴內有个尼姑姓王名守長他原是个收心的弟子因師棄世日近不曾接得徒弟止有兩个燒香上灶燒火的丫頭專一向富貴人家布施佛殿後化鑄三尊觀音法像

中間一尊完了缺這兩尊未有施主這日正出菴門相遇着那張遠尼姑道張大官何往張遠答言特來那尼姑回身請進邊入幽軒坐分賓主茶延請話尼姑謝道向日蒙承捨佛金聖像一尊已完這二尊還未有施主望檀越作成」「那張遠開言道師父我有个心腹朋友昨日對我說起師父之事願捨這二尊聖像燒煩幹這事就封這二定銀子在此袖兒裡將出來放在香桌上如成就得蓋庵蓋殿隨師父的意那尼姑貪財惹事見了這兩定細絲白銀眉花笑眼道大官人你相識凡我幹甚事那張遠道師父這件事甚實是心腹事一來除是你師父幹得二來況是順便可與你到客室說知二人進一小軒內竹榻前說

甚麼話計較甚麼事出來正是

數句撥開君子路　片言提起夢中人

那張遠道師父我們家下說師父翌日遣禮去陳丞相府中因此特來我那心腹朋友於今歲正月間蒙陳丞相小姐使梅香寄个表記來與他至今無由相會明日師父到陳衙內接了妳ㄈ倘到小姐房中善用一言接到庵中與我那朋友一見便是師父用心之處況師父與陳衙內外淳熟故來斗膽那尼姑見財起意將二定銀子收了低ㄈ的附耳低言不過數句斷送了女孩兒的身家送了阮三郎性命那張遠見許了又設計奇妙深ㄈ謝了送出庵門不說張遠回覆阮三郎說尼姑在床上想了半夜次日天

曉起來梳洗畢備辦合禮着女同挑了迤邐來到陳衙直到後堂歇子那陳太常與夫人見他十分歡喜道姑ㄜ你這一向少見尼姑回言無甚事不敢擅進奶ㄜ道出家人我無甚布施到要煩你拿來與我就交厨下辦齋過午了去陳太常在外理事少間夫人與尼姑吃齋小姐坐在側邊相陪齋罷尼姑開言道我小庵內今春托賴檀越的福量化得一尊觀音聖像涓選四月初八日我佛誕辰啓首道場開佛光明特來相請奶ㄜ小姐萬希光降如蓬蓽增輝奶ㄜ說了道小姐怎麼來得那尼姑眉頭一縱計上心來道小僧前日環腹至今未好借解一解那小姐因爲才郎心中正悶無處可納解情懷散悶忽聞尼姑相請喜不

自勝正要行動仍听夫人有阻巴不得與那尼姑私恣計較扛哄承相夫人因見尼姑要解手隨呼个丫環領那尼姑進去直至閨室那尼姑坐在觸榻上道小姐你明日同奶ㄴ到我小庵觀一觀若何那小姐露一點絳唇開兩行碎玉道我來只怕爹ㄴ媽ㄴ不肯那尼姑甜言美語道小姐數日前有个俊雅的官人進庵看粧觀音聖像指中褪下个戒指兒來帶在菩薩手指上禱祝道今生不遂來生願ㄴ得來生逢這人半日閑對着那聖像潸然揮淚被我再四嚴問絶無一語而去那小姐見說了滿面非紅道師父那戒指兒是金造的是銀造的尼姑回言金玉寶石的小姐又問道那小官人常來麽尼姑回道不常來庵閑觀

遊氹小姐道那戒指曾帶來麽尼姑又道這顆寶石在我這裡金子挖去與彫佛人了小姐討這顆寶石仔細看了半晌見鞍思馬覩佛思人只因這顆寶石惹動閨人情意正是

折戟沉沙鐵半消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那小姐認得此物微ヒ冷笑道師父我要見那官人一見ヒ得麽尼姑見說道小姐那官人也要見小姐一面那小姐連忙開了箱兒取出一个戒指兒與尼姑ヒヒ將在手中覷得分明笑道合與這捨的戒指一般厮像小姐道就捨與徐了我淘徐知會那官人來日到庵見一見尼姑道

他有心你有意只騙了中間的人既是如此我有句話與你說只因說出這話來害了那女人前程萬里正是

鹿迷鄭相應難便　蝶夢莊周未可知

那尼姑附耳低言小姐來日到我庵內倘齋罷閑坐便可推睡此事就諧了小姐同尼姑走出房來老夫人接着問道你兩个在房裡長遠了兩个說甚麼樣話驚得那尼姑頂門上不見了三魂脚板底蕩散了七魄忙答道小姐因問我建佛像功成以此上講說這一晌夫人送出廳前尼姑深深作謝道來日仰望郎說那尼姑出了丞相府門將了小姐捨的金戒指兒一直迴到張遠家來那張遠在門首伺候了多時遠遠地望見那尼姑來口中不道心下思

量家下耳目衆多怎麼言得此事提起脚來走上前道
煩師父回庵去隨即就到那尼姑回身轉來這張郎穿徑
尋庵與尼姑相見邀入松軒將此事從頭訴說將戒指兒
度與那張遠ヒヒ看罷若非師父其實難成阮三官還有
重ヒ相謝至四月初七日漸ヒ見紅輪墜西看ヒ佈滿天
星尋那張遠預先約期阮三那阮三又喜得又收了一个
戒指笑不出声至晚悄ヒ地用一乘女轎擡庵裡那尼姑
接入尋个窩ヒ凹ヒ的房兒將阮三安頓了怎見得相見
的歡娛死去的模樣正是

猪拳送屠戶之家　一脚ヒ來尋死路

那尼姑睡到五更時分喚那女仝起來梳洗了上佛前燒

香點燭到厨下準備齋供大天明開了庵門專待那老娘婦女將次到巳牌時分來人通報道陳丞相的夫人與小姐來了那尼姑連忙出門迎接邀入方丈茶罷佛殿上同小姐拈香了畢見壁廂綠亂看ㄈ前後去處見小姐洋ㄈ瞑目作睡夫人道孩兒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那尼姑荒忙道告奶ㄈ我庵中絶無閑雜之輩便是志誠老實的老娘們也不許他進我的房內小姐去我房中拴上房門睡一睡自取个穩便等奶ㄈ閑步一步你們幾年何月來走得一遭奶ㄈ道孩兒你這般打眦不如師父房內睡ㄈ小姐依母之言走進房內拴上門那阮三從床背後走出來看了小姐深ㄈ的作了一个揖道姐ㄈ候之久矣小姐

舉手揺ヒ低ヒ道莫要响動那阮三同攜素手喜不自勝轉過床背後開了側門又到一个去處小巧潔皇藤床隔斷了外人耳目雙ヒ解帶尤如鴛鳳交加卸下衣襟好似渴龍見水有隻詞名南鄉子單道着日間雲雨怎見得詞曰

情與兩和諧揀定香肩臉貼腮手摸酥胸奶綿軟實奇哉褪了褲兒脫繡鞋玉体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嘱多才若覓不覺還陽臺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暫時禍福

那阮三是个病久的人因爲這女子七情所傷身子虛弱這一時相逢情興酷濃不顧了性命那女子想起日前要

會不能得會今日得見全將一身要盡自己的心情懷舒暢不料樂極悲生倒鳳顛鸞豈知吉成凶玷任意施為那顧宗筋有損一陽失去片時氣轉離身七竅分飛竟靈見必歸陰府正所謂

誰知今日無常　化作南柯一夢

那小姐見阮三伏在身上寂然不動用雙手兒挾住了郎腰吐出丁香送郎口只見牙關緊咬難開摸着遍身氷冷驚荒了雲雨嬌娘頂門上不見了三竅腳底下蕩散了七竅番身推在裡床起來忙穿襟衣走出房前喘息未定怕娘來喚戰ヒ兢ヒ向粧臺重整花鈿悶ヒ憂ヒ對鸞鏡再粉黛恰纔了得房門外夫人扣門小姐開了門夫人道

孩兒殿上功德散了你睡纔醒小姐道我醒了半晌也在這里整頭面正要出來和你回衙去夫人道轎夫伺候了多時小姐與夫人謝了尼姐送出庵門不說那夫人小姐回衙且說尼姐王守長轉身回到庵去厨收拾灾埃頓掉器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一應都收拾以畢只見那張遠同阮二哥進庵與那尼姑相見了稱謝不已問道我這三小官人今在那里尼姑道還在我裡頭房裡睡着那尼姑引阮二與張遠開了側房門來臥床邊叫道三哥你恁的好睡還未醒連叫數声不應那阮二用手搖也不動口鼻以無氣息始知死了那阮二便道師父怎地把我兄弟壞了性命這事不得淨辦尼姑道小姐自早到庵便尋睡的

意就入房內約有兩个時辰殿上功德以了老夫人叫醒來恰纔去得不多時我只道睡着豈知有此事尼姑道阮二官張大官在此向日蒙賜布施實望你家做檀越施主因此用心不已終不成到害你兄弟性命張大官今日之事恰是你來尋我非是我來尋你告到官司你也不好我也不好向日蒙施銀二錠一錠用了止留得一錠將來與三官人買口棺木裝了只說在庵養病不料死了那尼姑將出這錠銀子放在桌子上道你二位憑你怎麼處置張遠與那阮二默默無言呆了半餉道我將這錠銀子去也棺木少不得也要買走出庵門未知家內如何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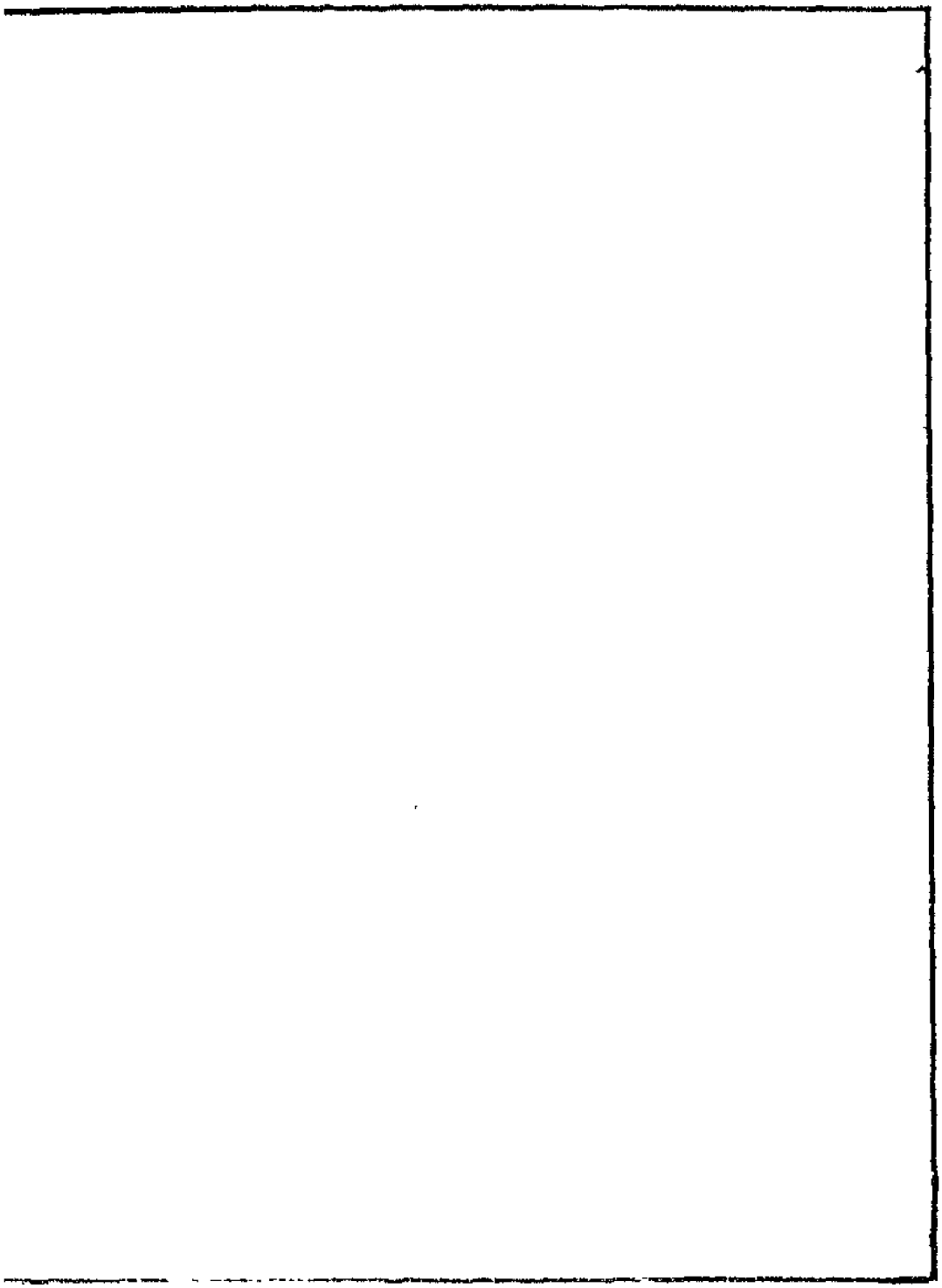
夜久喧聲息　池塘唯月明
無因駐清境　日出事還生

那阮二與張遠出了庵門迤邐路上行着張遠道二哥這个事本不干尼姑事想是那女子與三哥行房況是个有病症的又與他交會盡力去了陽氣一脫人便就是死的我也只是爲令弟面上情分好況令弟前日在床前再四叮嚀央免不過只得替他幹這等的事阮二回言道我論此事人心天理來也不干着那尼姑事亦不干你事只是我這小官人年命如此神作禍作ㄈ出這場事來我心裡也道罷了只愁大哥與老官人回來愿悔怎的得了連晚與張遠買了一口棺木擡進庵裡裝了就放在西廊下只

等阮員外大哥歸來定奪正是

燈花有焰鵲聲喧　忽報佳音馬着鞍
驛路迢ヒ烟樹遠　長江渺ヒ雪潮顛
雲程萬瞻何年盡　皓月一輪千里圓
日暮鄉關將咫尺　不勞鴻鴈寄瓊箋

秋風颯ヒ動行人塞北之悲夜月澄ヒ興遊子江南之夢忽一日阮員外同大官人商販回家與院君相見合家歡喜員外動問阮三孩兒病的事那阮二只得將前後事情細ヒ訴說了一遍老員外聽得說三孩兒死了放声大哭了一場要寫起詞狀要與陳太常理涉與兒索命你家賊人來害我的兒子阮大阮二再四勸說爹ヒ這个事思論



原缺

凍死矣死後誰葬吾兄乃於雪中再拜伯桃而歸[illegible]
弟此去望兄陰力相助但得微名必當後[illegible]
荅角哀號泣而去伯桃死於桑中角哀捱自寒冷半飢半
飽來至楚国於旅邸中歇定次日入城問人曰楚君招賢
何得而進人曰宮門外設一宿館令上大夫裴仲接納天
下之士角哀逕投宿館前來正值上大夫下車角哀乃向
前揖裴仲見角哀衣雖藍縷氣語不凡荒荅禮而問曰賢
士何來角哀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吳国人也聞上国招
賢特來歸投裴仲邀入宿館具酒食以進宿於館中次日
設宴以待之角哀將胸中所有談論如流裴仲大喜入奏
元王王宣入殿見問富国強兵之道角哀首陳一策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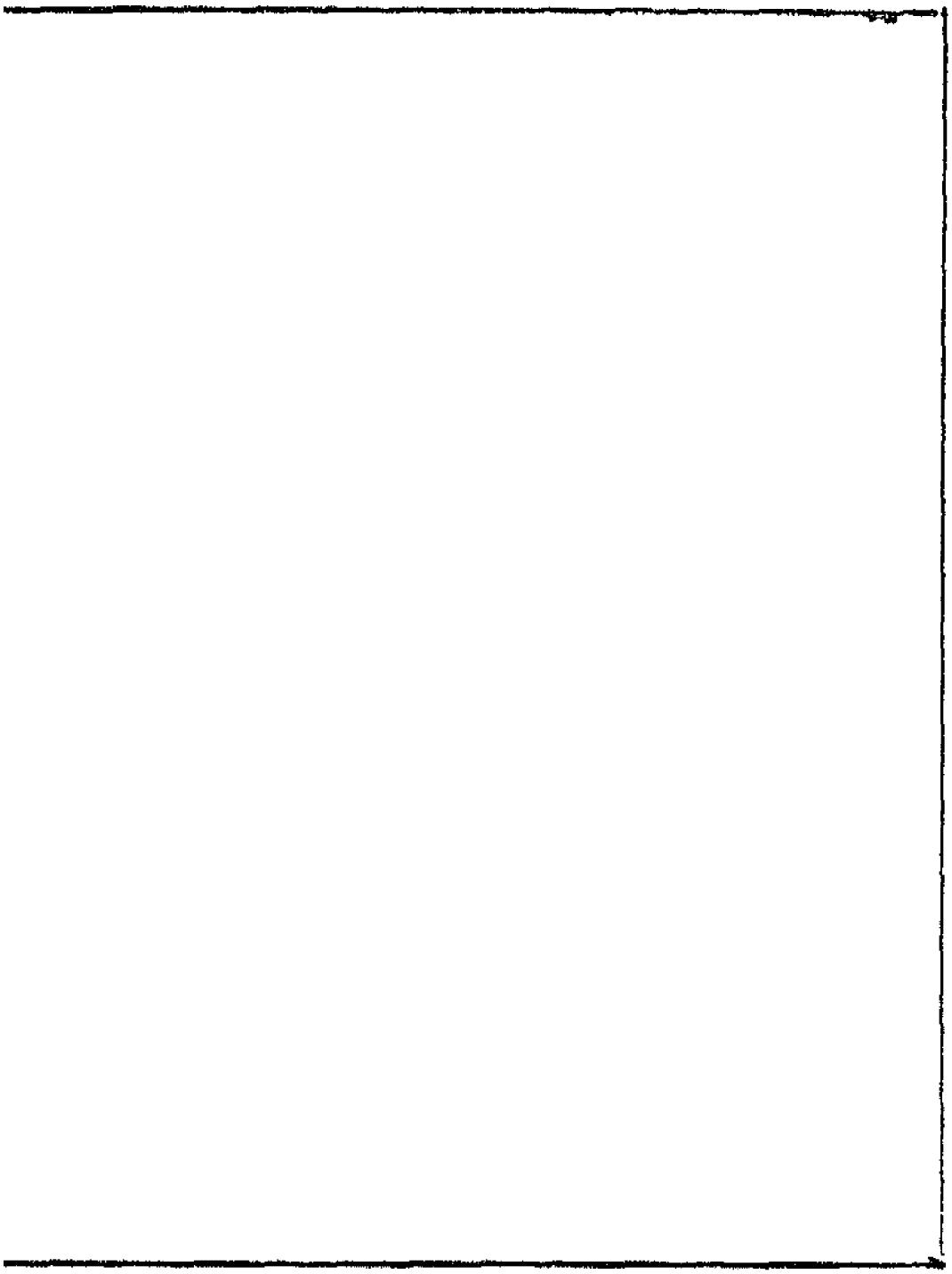
爲畢世之急務元王大喜設御宴以待之加爲中大夫賜
黃金百兩綵段百疋角哀再拜流涕元王驚而問曰卿痛
哭者何也角哀言左伯桃餓死一事蠡奏知元王聞其言
爲之傷感諸大臣皆爲痛容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
彼處迁葬伯桃已畢却回來事聖上元王遂贈已死伯桃
爲中大夫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勑葬角哀辞了元
王逕奔梁山地面舊日枯桑之處果見伯桃死屍尚在
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十地於浦塘之
恩前臨大溪後靠高崖左右諸峯環抱風水甚好遂以香
湯沐浴伯桃之屍置內棺外槨大夫衣冠而葬攻陵一造
梁墻栽樹离坟三十步建享堂塑伯桃儀容立碑表柱上

建牌額墻側蓋屋令人看守造畢設祭於喜堂哭泣甚切鄉老從人無不下淚祭畢各自散去角哀是夜明灯燃燭而坐感嘆不已忽然陰風颯起燈滅復明角哀視之見一人於灯影中或進或退隱隱有哭声角哀叱曰何人也輒敢寅夜而入其人不言角哀起而觀之乃伯桃也角哀大驚問曰兄陰灵不遠今來見弟必有事焉伯桃曰感弟記憶初登仕路奏請羣吾更贈重爵并棺槨衣衾之美固事十全但坟地與荆軻相連近此人在世時為刺秦王不忠以被追戮高漸离以其屍葬於此處神極威猛每夜伏劒來焉吾曰汝是凍死餓殺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奪吾風水吾不迁移他處吾發墓取屍攔之野外有此危難

特來告汝望改葬於他處以免此禍角哀再欲問之風起忽然不見角哀在喜堂中一夢驚寤盡記其事天明再喚鄉老問此處有坟相近否鄉老曰松陰中有荆軻墓ヒ前有廟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忠被殺緣何有坟於此鄉老曰高漸離乃此間人知荆軻被害并屍野外乃盜其屍葬於此地每ヒ顯灵土人建廟於此四時享祭以求福利角哀聞其言遂信夢中之事引從者逕奔荆軻廟指其神而罵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入秦行事喪身候国邦來此處驚惑鄉民要求祭祀吾見左伯桃當代名儒仁義廉潔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當毀其廟而發其壙永絶汝之根本罵訖邦來伯桃墓前祝曰如荆軻今夜再來兄當報

我歸至喜堂是夜秉燭以待果見伯桃哽咽而來告曰感弟如此柰何荆軻從可極多皆土人所献弟可束草爲人以彩爲衣手執器械焚燒於墓前吾得以助使荆軻不能侵謗言罷不見角哀連夜使人束草爲人以彩爲衣各執刀鎗器械建數十於墓側以火焚之祝曰如其無事亦望回報歸至喜堂是夜聞風雨之声如人戰敵角哀出戶視之見伯桃奔走而來言曰弟所燒之人不得其用荆軻又有高漸离相助不久吾屍必出墓矣望弟早班迁移他處庶幾免受此苦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當力助以戰之伯桃曰弟陽人也我皆陰鬼陽人雖有勇烈壓世相隔焉敢戰陰鬼也雖多草之人但能助喊不能退此

強魂角哀曰兄且去弟來日自有區處次日角哀修表一道表章上謝楚君言昔日併粮與臣因此得活以伸遇主重豪厚壽平生足矣容貌後世尽心報主詞意甚切表付從人遂往荆軻廟中打碎神像放火焚燒廟宇後來伯桃墓側大哭一場與後者曰吾兄被荆軻強魂所逼去往無門吾所不忍寧死為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戰此強魂汝等可將吾屍葬于此墓之右生死共處以報伯桃併粮之義回奏楚君禹乞听納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訖掣取佩劍自刎而死從者皆驚其衣冠停屍於墓側是夜二更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声聞数十里清晓視之荆軻墓上震烈如穴白骨撒於墓前四散皆有墓墳松栢和根拔起



原缺

張請與弟與同伏罪范搖手止之張曰嗟爾弟輩兄若何
范亦搖手而止之張曰兄食鷄黍後進酒若何范感其眉
而似交張退後之意張曰鷄黍不足以奉長者之飡乃邵
當日之約幸勿嫌責范曰弟當退後吾尽情訴之吾非陽
世之人也乃陰鬼也張大驚曰兄何故出此言范曰自與
兄弟相別之後回家為妻子曰殷之累溺身商賈中塵世
滚七歲月匆匆不覺又是一年向日鷄黍之約非不掛心
近被蝇利所牽忘其日期今早隣佑送来黄酒至方知是
重陽忽記賢弟之約此心如醉山陽至此千里之隔非一
日可到若不如期賢弟以我為何物鷄黍之約向日爽信
何況大事乎尋思無計常聞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里鬼

能日行千里速祝付與妻子曰吾死之後且勿下柩待吾弟張元伯至方可入土祝罷自刎而死魂駕陰風將來赴鷄黍之約萬望賢弟怜憫愚兄恕其輕忽之過鑑其寃暴之誠不以千里之程肯為辞親動於山陽一見吾屍死亦瞑目無憾矣言訖淚如迸泉急離坐榻下堦砌張乃趨步逐之不覺忽踏了眷簪擷倒於地陰風拂面不知巨卿所在如夢如醉哭声驚動毋親并弟急起視之見堂上陳列鷄黍酒果張元伯昏倒於地用水救醒扶到堂上半晌不能言又哭至死毋問曰汝兄巨卿不來有甚利害何苦自哭如死元伯曰巨卿以鷄黍之約已死於非命矣毋曰何以知之元伯曰適間親見巨卿到來邀迎入坐具鷄黍以

迎但見其不食再三懇之巨卿曰爲商賈用心失望了日期今早方醒恐負所約遂自刎而死陰魂千里特來一見毋可教兒親到山陽莫其兄屍兒明早收拾行李便行母哭曰古人有云因人夢殺猶此是吾兒念已在心故有此夢驚耳元伯曰非夢也兒親見來酒食見在遂之不得忽然跌倒豈是夢乎巨卿乃誠信之士非虛誑也豈妄報耶弟曰此未可信如有人山陽去當問其虛實張曰人稟天地而生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則有五常仁義禮智信以配之惟信非同小可仁所以配木取其生意也義所以配金取其不朽也信所以配土取其重厚也聖人云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又云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又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子曰去食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巨卿既以爲信而死吾安可不敬而不去哉弟專務農業足可以奉老母吾去之後加倍恭敬晨昏一旨勿使有失養生送死大冝謹之拜辭曰不孝男張邵今爲義兄范巨卿爲信義而亡須當往吊已再三叮嚀張勤今侍養老母ㄈ親早晚勉強飲食勿以憂愁自當善保尊体邵於国不能尽忠於家不能尽孝徒生於天地之間耳今當辞去以全大信母曰吾兒去山陽千里之遥月餘便回何故出不利之語張曰生如浮漚死生之事旦夕難保慟哭而拜弟曰勤與兄同去若何元伯曰母親無人侍奉汝當尽力

事毋勿令吾憂洒淚別弟背一个小囊來早便行沿路上飢不擇食寒不思衣夜宿店中雖夢中亦哭每日早起趕程恨不得身生兩翼行了数日到了山陽問巨卿何處住徑奔至家門首見門戶鎖着問及隣人ヒヒ曰巨卿已過二七其妻扶靈柩往廓外去下塋送塋之人向自未回張問了去處奔至廓外望見山林前新築一造土墻ヒ外有数十人面ヒ相覷各有驚異之狀張汗流如雨走往觀之見一婦人身披重孝一子約有十七八歲伏棺而哭元伯大叫曰此處莫非范巨卿靈柩乎其婦曰來者莫非故是張伯元乎張曰張邵自來不曾到此何以知名姓耶婦泣曰此夫主再三之遺言也夫主范巨卿自洛陽回常談

賢叔盛德但恨不識尊顏前者重陽日夫主忽本止失措對妾曰我失却元伯之大信徒生何益常聞人不能行千里魂能行千里吾寧死不敢有悞鷄黍之約死後且不可違待元伯來見我屍方可入土今日已及二七人勸之元伯不知如何得來見其屍先葬訖後報知未晚因此扶柩到此衆人都拽棺槨入金井並不能動因此在坟前都驚怪見叔已遠來如此疎速必然是也元伯乃哭倒於地婦亦大慟送殯之人無不下淚元伯於囊中取錢令買祭物香燭紙陌陳列於前取出祭文酹酒再拜號泣而讀文曰

元伯發棺視之哭声動地回顧嫂曰兄爲弟元豈能獨生耶囊中取巳具棺槨二貴原嫂垂憐不弃鄙賤將邵葬於兄側平生之大幸也嫂曰叔何故出此言也邵曰吾思已決勿請驚疑言訖製帶刀自刎而死衆皆驚愕申聞本州太守頃高親至坟前設祭具衣冠營葬於巨卿墓中將此事表奏明帝憐其信義深重兩生雖不登第亦可優贈以勵後人范巨卿贈山陽伯張元伯贈汝南伯墓前建廟號

義信之祠墓流信義之墓旌表門閭官給衣粮以膳其子
巨卿子克純綬及第進士官　卿至山陽古跡尤
存題詠及多卿陳二詩曰

義重張元伯　恩深范巨卿
不辞迢遞路　千里赴鶏黍
既報身傾没　辞親即告行
山[redacted]　萬古仰高情

死生交范張鶏黍卷終

清平山堂話本

葛亮越范雎唐郭子儀分兩行爲十哲兩
十二人左押班白起右押班孫臏其餘
准奏便下詔建廟供器祭物一切完備後至五代未嘗
缺至宋太祖武德皇帝登基於汴梁大展殿廟故唐時雖
各州有廟金体長安所建未甚廣大宋朝增廣甚盛乾德
五年太祖車駕幸國子監聽諸儒講說前代史書時有丞
相趙普尚書竇儀張昭在側太祖聽講周齊太公用兵
之法聖情大喜隨問武成廟在何處張昭奏曰只在國學
之西太祖駕往武廟上殿燒香令丞相趙普替拜已下
官亦皆拜天子逐一位問其功勞趙普等以本傳可對太
祖策王廖斧下殿左廊指押班此何人也竇儀曰奉將白

起也太祖曰莫非坑趙卒四十萬乎寶儀曰然太祖大怒指白起畫像而言曰坑降殺順之人何得押班以麾斧劃碎其面回顧趙普曰當以何人代之普曰非晉起不可太祖問晉起事普奏是吳子之書讀書便令即日代之就書其事於上後大祖崩太宗傳位真宗國家昇平無事真宗

詔史官謝前代名臣外傳遂命觸柱武廟上殿燒香令丞相替拜逐一位問之至韓信真宗曰信曾反漢遭誅何得廟食可貶出廟尚書張詢出奏唐李勣曾阿諛高宗幾乎喪國此時高宗欲立武氏諸大臣皆不可勣曰家事豈問大臣遂立武氏險送了大唐此人亦不可入廟真宗曰韓信李勣皆有大罪合貶下殿諸葛亮雖有微功乃

忠善之士不可降之奏請趙克國乃漢之名將年七十九建大功可代韓信之位李茂威震華夏唐之功臣可代李勣之位真宗從之又奏五子胥會鞭主屍趙雲曾叱主母此二人不堪入廟真宗曰此二人亦英傑可於門首享祭至今於武廟為把門將仁宗朝加武臣王為昭烈不則唐宗立廟唐太宗有凌烟閣圖畫功臣漢光武建雲臺以祀諸將不則雲臺凌烟西漢高祖亦會在香火院畫前代功臣高祖於香火院畫功臣於壁間令人四時享祭今日說漢文帝朝有一大將姓魏名尚官拜雲中留守屯兵十萬殺得匈奴不敢望南牧馬聞魏尚之名肝膽皆碎文帝為邊上戰士多負勞令中貴仇廣居齎金帛五十車真

雲中勞軍魏尚接着仇太尉館驛中安下隨即換管軍自交割金帛便行給散自己各得亦皆傚散仇太尉見魏尚相款甚薄心中不悅臨起身使人問魏尚索回程厚禮尚曰天子爲王事而來彼爲私心而來去人回報此語仇廣居大怒不辭而回至長安文帝問勞軍若何廣居曰軍將虛受其賜皆主怨也文帝大怒便差皇叔劉昺爲雲中留守就調遣本部軍馬兼問魏尚剋減情罪劉昺到郡將魏尚拏下長枷送獄勘問其管軍將無一箇不下淚細作探听得報知匈奴ㄈ大起番軍兵分兩路一取雲中郡一取河東上黨郡劉昺听知番軍來引魏尚所轄軍馬出迎軍馬皆無戰心交鋒未戰先走番軍赶至亂軍中殺

死劉昌其餘各逃難歸雲中文書也似雪片告急文帝急聚文武商議令中大夫金勉引軍五萬守飛狐關令之代州之地令楚相蘇意引軍五萬守句注關郡隔門也前將軍張武引軍五萬守北地令之真定是也三路首尾相接同救雲中之危即日起程這三路軍馬雖去守關把邊關去處不曾得匈奴半根折箭匈奴增添人馬三路攻擊飛報至緊文帝懷憂文令宗正卿劉禮引軍三萬於壩上屯駐左將軍徐悍引軍三萬於轅門屯駐右將軍周亞夫引軍三萬於細柳營屯駐細柳營在渭河北昆明池南京兆之西三路軍以防宋虞其餘軍馬盡迤北邊助敵凡百餘日金不見邊廷報捷之書文帝甚憂乃引近臣僚黃門戶

尉三千餘人各乘馬疋轅門壩上細柳三處勞軍文帝先使近臣傳旨至轅門左將軍徐悍令軍士皆全裝離營三十里迎接車駕天子降旨每軍士一名絹一疋銀十兩肉五斤酒一瓶左右自有去散之人發軍声啫以謝聖恩次日至壩上宗正劉禮大小三軍亦去三十里迎接如轅門一般賞軍天色已晚文帝住細柳營去半途迎着傳聖旨的人回奏雖听了聖旨不開營門天子催動龍車直至細柳營前並無一人迎接左右皆驚文帝至營門令近臣傳聖旨天子親至行營特來犒軍把門都尉回言天昏日暮不是天子遠來時分恐引奸詐屯門不開奉御曰天子有詔汝何人敢抗拒耶都尉曰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奉御回奏文帝令持漢節而往都尉於門首側門接漢節入見亞夫ヒヒ曰既有漢節天子必至休開大門開側門止放天子一人一騎入寨其餘當在轅門之外都尉傳令衆官下馬天子按轡而行入營至帳下馬亞夫不拜以軍禮見天子ヒヒ賞待已畢急ヒ上馬亞夫送至門首再不遠出衆官一齊下馬徐奏與文帝亞夫罔上耶文帝曰此真將軍也向者轅門壘上如兒戲耳衆官皆不能荅文帝回銮至安陵衆鄉老皆拜舞於道傍文帝曰汝等皆安乎鄉老曰托陛下洪福齊天下一歲收三歲糧米科歛甚輕下民皆鼓謳歌陛下真乃聖明堯舜之君文帝大喜幸香火院下馬踞床而坐鄉老皆獻盤饌文帝甚喜就留

下在院中黃昏秉燭見一老人鬚眉皆白拜於階下文帝問曰卿何人也老者曰臣歷仕三朝直香火院使臣中郎署長馮唐文帝曰卿於何年出仕馮唐曰臣先大父仕於趙國臣歷於秦至本朝歷事凡四十年矣文帝曰四十年歷事吾朝如何只在西廊署此微末官耳馮唐曰臣生趙持正在董稚之間吾遭秦亂坑戮儒生及至先皇重興之時好武臣但小臣能文因此不用今者幸遇聖主臨朝崇儒重道以年逾八十已無用於世矣文帝大笑曰卿雖世雄才柰何却如此之命薄耳賜錦墩而坐馮唐再拜於地少頃文帝更衣執麈尾入院燒香礼畢門觀兩廊壁各畫十餘人皆衣冠士文帝回顧見眾臣宰并鄉老環立於

堵下乃問曰此書者何人也馮唐對曰皆前代功臣也帝喜召唐近前遂一問之見於內二人形容甚偉帝指而問曰此二人何代功臣也唐曰此趙國廉頗李牧也帝曰朕昔居代州常聞趙將李齊戰於鉅鹿之下朕寢食未嘗忘之李齊比頗牧如何唐曰臣祖父皆仕於趙足知李齊之為人比之廉頗李牧十不及一帝笑曰朕常讀史記亦知頗牧之善用兵李齊不及也朕若得廉頗李牧何慮匈奴耶馮唐進前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亦不能用文帝瞪目而視老馮面有愧色從步下堵遂往閣中人皆指老馮曰此老干犯聖威必死矣唐容無愧色少刻文帝呼近御臣宣馮唐入閣中帝曰朕雖不明卿何故於稠人中面折寡

君耶唐拜於地荅曰臣乃山野村夫不識忌諱忤觸天威罪該萬剛帝命平身良久帝曰卿何知寡人不能用頗牧耶唐曰赦臣死罪方敢奏帝曰盡該赦下卿無隱焉唐曰臣聞古之帝王得天下者初拜將時須當齋壇三層遍詔士卒天子親以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跪面進曰閫之內寡人制之外者將軍制之其軍天子不校出入听其任用先皇亦曾捧轂推輪以拜韓信為大將此古命將之道也昔李牧在趙為將革車一千三百乘精騎一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乃一人價百金也由是北逐匈奴南支韓魏西拒強秦破東胡滅僸林縱橫天下遂為霸國四海之人皆知李牧之英雄莫敢犯也從趙王遷立為君其毋出身

倡優用郭開爲相開素惡李牧妄言反叛將李牧殺之趙國遂滅今聖朝魏尚爲雲中留守其軍市之租盡餐士卒另借祿養錢五日一錢率養冦客軍吏舍人由是北拒匈奴不敢正眼而覷視中原此皆魏尚之力也雲中戰士豈知有天諸五符哉不顧性命終日力戰方能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墨之吏法繩之聖朝法不明賞太輕罰太重此亦未足爲怪魏尚國之柱石陛下信吏議按之言罷其官爵奪其軍權下獄問罪以致匈奴長驅大進輕視中國以此推論故知陛下有廉頗李牧而不能用也文帝憮然拍其股而嘆曰非卿所奏則寡人遭亂世之罵名一面傳旨收仇廣居獄中對馮唐曰卿勿以年老爲辭可持節親

往雲中赦魏尚之罪就將各州兵馬皆令本人調遣以追
匈奴馮唐再三不能推卻次日辭天子持漢節乘驛馬投
雲中來比及到郡尚有百餘里見一簇人馬搖旗操鼓而
來馮唐大驚駐馬而待之見軍將向前而問曰持節者何
人也有甚公幹馮唐曰吾奉天子命特來赦魏尚罪衆皆
拜伏於地曰某等皆是魏將軍所轄之人也聞主無罪陷
於縲紲之中我等皆欲劫獄救主投匈奴以取中原今天
子既明當拱手听死馮唐曰汝等何不跟我入城听天子
詔衆皆踴躍大喜馮唐躍馬至雲中獄中取出魏尚听聖
旨罷仍再交割兵符即尚曰某自來與公無舊何為力賜
辨報也唐曰大丈夫生於世間貴無公論將軍威名播於

四夷誰不仰慕但天子一時信听讒言以惑其衆心如浮雲之蔽日風至雲散日復明矣又何疑焉魏尚曰吾無可報公之大恩公可暫停車驛於驛中容某建一兩陣功勞令公回長安回捷庶幾不負公之重託尊意若何唐曰老夫專待將軍好音魏尚再行訓練兵將ヒヒ皆大呼曰願死戰以報主公尚引軍整肅衣甲弓馬[redacted]部軍出陣先與匈奴交鋒匈奴白已爲等閑長驅番兵奮力衝突尚引鉄騎數千高竪旌旗操戈直出匈奴一見衆拙呆奔弓矢旗旛望北而走魏尚引鉄騎數千大隊人馬如坎瓜截瓠之勢番兵大潰連夜進兵克復州縣匈奴王子知魏尚又領軍馬連宵遁遲尚掃蕩邊塞不及半月匈奴掃降回見

馮唐謝曰若非文上安能再得見天日今匈奴遣使齎名馬金珠獻納上表望同去長安面見聖上以奏前事馮唐大喜持節同番使入朝奏知文帝與馮唐曰若非卿直言朕幾乎損了良將果然廉頗李牧不可及也准匈奴求和之事宜魏尚入朝封為雲內侯都督塞北軍馬馮唐加為主爵都尉唐再三拜謝文帝賜田三千畝住宅一區冠服几杖等後年九十六歲無疾病而終有詩

三老興言可立邦　漢文屈已問馮唐
當時若不思頒牧　魏尚何由得後推

老馮唐直諫漢文帝終

漢李廣世號飛將軍

入話

楚漢相馳百戰興　至今何代不談兵

凌烟閣上從頭數　安得無征見太平

這四句詩說武宮萬死千生開強展土非小可事伏羲神農之時已前並無征戰自軒轅黃帝之時蚩尤作亂黃帝命風后爲師破蚩尤涿鹿之野自此始用兵戈五帝之時便有征戰三代春秋互相吞併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世言匈奴倚仗人強馬壯不時侵犯中原秦始皇築萬里長城以拒胡虜秦滅漢興傳至文帝二十三年爲君多被匈奴所挠十四年上匈奴數十萬入寇蕭關邊廷告急文帝下

詔招軍良家子弟應募者量才授職於山西成紀得一人姓李名廣其祖李信秦時爲將跟逐王翦攻燕有功專習弓箭自謂傳得甘寧紀口白之法久居隴西槐里後迁成紀世ヒ家傳箭法文帝時李廣與弟李蔡一同應募隨軍征戰出關蕭首先射死匈奴百餘人匈奴大潰回長安面君封爲中郎將弟李蔡封爲武騎常侍一日廣從文帝上林射獵忽然深草中趕起一隻猛虎發家躲避廣騎馬向前拈弓搭箭一箭正中虎腰墜坡而死山後喊聲不絕又於山邊趕出一虎廣聽知飛馬轉過山脚正遇虎相近一箭去正中虎目直透過腦而死文帝親見李廣射死二虎交取金百兩絹百疋以賞之俯其背謂廣曰惜乎子不遇

時若子在高帝時封萬戶侯豈足道哉那時文帝尊儒好禮不尊武官故發此言乃李廣命薄不得加封有詩云

射虎英雄孰可加　君王倘肯重容嗟
高皇若遇封侯易　從此功名到底差

文帝崩景帝立除李廣爲隴西都尉改附武騎郎值吳楚亂帝命周亞夫爲將收吳楚加廣爲驃騎都尉前部先峯首先射死二將連勝數陣吳王見喜以將軍印背了廣喜身先士卒連立奇功吳楚平班師回朝諫議大夫奏廣乃先峯不當賞將軍印將功折罪不當賞賜遷上谷郡太守匈奴日夜侵邊廣累戰累勝公孫昆邪見景帝泣而奏曰廣之才氣天下無双自負其能凡與虜戰不顧生死然一

且去之誠爲可惜乃廢國家棟梁也住任上谷太守廣至上郡未及半年匈奴廣入廣領上郡岳兵出戰連勝數陣奏聞景帝乃遣中貴人優往軍前採虛實見廣問破虜事廣白曰視匈奴如小兒耳中貴要看戰鬪廣以無人敢敵遂引數千騎請中貴看破虜是日出到野外並不見匈奴遥望見空中一阜雕飛翔廣取弓欲射只聽得弓絃響雕墜空而下廣問曰何人射中阜雕從騎皆言不曾放箭廣飛馬觀之山坡下有三人各乘駿馬披項服控弓知而望廣引軍追之射鵰者見中貴衣錦袍於軍中意必是主師一箭射來正中心窩墜馬而死廣大怒拍馬趕上射殺二人一人逃命廣曰此必射鵰者飛馬趕上生擒付從

者只引十餘騎再尋匈奴忽塵土起萬餘騎從上峪中出廣取出百箭百中箭盡匈奴不退廣引十餘騎上山下馬離鞍高卧匈奴視之恐有埋伏不敢上山擊之徐ヒ引軍退走廣見山下軍中一人金甲白馬乃匈奴王子爲首阿廷廣不起而射之一箭中面顛而死匈奴大退廣乘勢殺之敗歸沙溪以功上奏官僚言可賞景帝曰楫吾中貴孟優不可賞將功折罪除廣未央宿衛四年匈奴十餘萬出鴈門帝遣廣爲將引軍三萬迎之廣受命至鴈門閑忽然風寒卧病不起匈奴攻擊得數諸軍催戰廣怒氣上馬與虜交鋒胡將四人併力攻廣ヒ病軀不能勝被胡將刺於馬下胡人大呼曰王子傳言拿得李廣可生擒來因此不

殺用皮囊中盛貯火於兩馬間漢軍大敗損將折軍廣在
皮囊中詐取死不動胡人以為真死開囊視之太呼一声
如巨雷胡人措手不及被廣躍起奪鎗刺殺搶馬一匹騎
回再聚敗殘兵將連夜去胡擄營寨匈奴大敗歸沙漠去
了廣班師回長安省官奏廣折軍大半帝怒將廣下廷尉
問罪於法當斬過大赦免罪罷官閑居藍田山中庄上與
嬸陰侯嬰孫強為友每日以飲酒散悶居數年一日天寒
大雪廣乘匹馬投亡箭往嬰孫強庄上相探本人設酒相
待為言寒上辛苦立下大功今日朝廷不用空閑了英雄
手段自歌自嘆一回不勝大醉嬰留宿廣不肯乘興上馬
風雪正急策馬而行忽古木荒風舉頭視之見一猛虎卧

於林前廣急拍弓搭箭儘力射去射得火光迸散其虎不動廣拍馬近前觀之乃墓前石虎也其箭射入石中半寸廣方知嘶住箭頭廣自驚異再回馬於舊射虎之處再放十餘箭ヒ頭皆不能入石廣方知始見時將謂真虎乃施神力今已知之心中慢立不能及也呵ヒ大笑策馬回庄時已初更時分但雪光夜明因此不覺至覇陵橋上廷尉引軍喝曰此何人也廣曰吾乃前將軍李廣廷尉曰今將軍尚不敢夜行何況前將軍乎喝軍士挽廣下馬吊於橋上凍至天明韓安谷見廣吊於橋上喝令放之後半年匈奴入寇殺遼西太守遣報甚急帝遣韓安谷爲將破之安谷到邊廷連輸數陣上表乞李廣救援帝宣廣爲北平太

守兼將軍上邊破虜廣至乞灞陵尉爲先鋒尉只得去北平韓安谷言匈奴勢大不可敵廣差灞陵尉引千騎出陣大敗而歸廣曰昔時在灞陵如此英雄今日臨邊如此敗也廷尉無言廣命斬之廣引軍出匈奴一見望風而走大呼曰飛將軍來也自此世號飛將軍匈奴遁去廣回長安韓安谷奏功帝欲加官灞陵尉家人詣闕告廣起俠讐報無非斬尉帝然將功折罪再爲開人後武帝登基匈奴左賢王擁精兵二十萬入寇中原群臣奏請博望侯張騫爲帥騫保舉廣同行武帝准奏加廣爲前將軍與騫同赴邊上整肅隊伍與騫分兵作兩路破匈奴騫從東道入廣從西道廣留軍陸續進發先與長子李敢別五千騎長

驅大進正與匈奴左賢王軍馬相迎胡兵十萬旗旛蔽日而來漢軍大起廣與子李敢曰汝可持刃以過其後如軍士退者立斬吾當以身先之左賢王乘大纛車於軍中調遣廣引千餘騎先衝入陣中匈奴掩面大呼曰飛將軍又來也李敢隨軍士攻擊胡兵四敗奔走廣死左賢王縱馬追殺敗散被箭所傷死於沙堈者勿知其數廣回正迎左賢王大纛車就乘而回路遇張騫ヒ將為是胡兵將本部軍圍定廣下車偷說其事騫大喜遣上平復張騫李廣回長安面君人奏上廣在塞上乘左賢王車意圖不仁送下廷尉問罪騫力奏廣大小功次十餘件殺死左賢王皆廣之功也不因恨坐王車乞聖情覽恕帝命將功折罪廢為

虜人後匈奴又犯三關至急人奏請大將退之武帝乃命衛青爲帥保外甥霍去病爲先峯大臣奏曰李廣累戰匈奴ヒヒ大懼號曰飛將軍如此人去必有大獲捷報帝宣廣爲前將軍隨衛青上邊廣此時已老帶子李敢李椒同至塞上衛青分兵三路青自取中原霍去病東路廣取西路約至接天嶺取齊廣與二子引兵馬萬餘迤邐殺奔北邊來一日天降大霧漫山蔽野意不知東西廣恐失限期從軍馬行至日午方始霧收廣軍有曾北征者見路生疏勒住人馬回報李廣廣由未信只顧縱軍前進整行一日至山廣方信差了路途急從回軍路上迎見漢軍報來衛青霍去病兩路軍馬大破匈奴已到接天嶺屯駐廣仰天

嘆曰吾自幼從軍多功沙漠今已年老終身不遇柰何命薄耶晚至領下見衛青時功勞已自報朝廷去了廣聞之不樂朝廷使令至宣衛青班師廣與子敢曰寧死蕃地我無面目見朝廷矣霍去病至曰朝廷要斬汝首以正慢功之罪霍去病隨衛青還國廣思空歸人世一生不遇幾遭黜逐萬代笑耻悵中拔劒自刎而死如此一箇將軍化作南柯一夢後來李敢李禹刺霍去病朝廷令霍去病子霍光爲勑官見李氏子ヒ孫ヒ不絶必世ヒ報讐遂解釋其事李氏子李陵皆李廣之後也王勃作滕王閣詩序一聯馮唐易老李廣難封馮唐如此足智多謀之士年老不得重用李廣如此雄才豪氣之將終身不得封侯皆時也運

也余也　胡曹先生有四句詩

原頭日落雪邊雲　猶放韓盧逐兔群

況是西方無事日　灞陵誰識舊將軍

入話

話說宋朝仁宗朝有一秀才姓姚名卞表字伯善祖貫嘉禾人氏父母双亡了然一身在外祖家中教授度日嘉祐年間赴京應舉不第回於嘉禾教學為人聰明好看史書常與議論古人能操琴寫字曲盡玄妙尤好撫劒談兵但得閑暇便去遊山翫水追訪前事那時嘉禾只是箇縣治後來高宗南渡方改作州府地名檇李號秀州嘉興府因真宗朝禾生九穗因此名嘉禾嘉祐五年春二月半後姚秀才散了中學正在學堂中改工課只見一个承局背个包袱駝把傘入來放下行李納頭便拜姚秀才荒忙扶

起問道從何而來那承局道小人姓李西川成都府上所承局今奉安撫相公差遣一徑來見解元有書在此姚秀才道小生自來不曾到西川蜀中又無親故何人請命承局莫非錯矣李承局解包袱取出書信度與姚秀才看封皮上寫成都府安撫晁老臣書與付江南嘉禾姚文昭男姚伯善秀才收拆姚秀才看了大喜便道姚文昭乃是家尊晁老臣與家父莫逆之交老臣曾拜先人為兄是我叔父之道十數年音信不聞不知今做到成都府尹特交承局遠來必有事故拆封看了書中意思云近人自江南來說賢姪教學度日惟恐悞了功名金特遣人賫白金百兩與姪為路費望賢姪與去人一同前來別有商議如書到

日無阻姚秀才讀罷大喜與承局云我和外祖商議方可一行留承局安歇定了來見外祖說上件事務外祖道汝正青春又無家小所累既差臣取你有擡舉之意去走一遭有何不可秀才領命當日散了學生收拾衣裝無非是琴劍書箱數日之內都完備了姚秀才辭了外祖雇覓小舟和李承局下船望西川進發在路不則一日上江下江並是水路迤邐到川口李承局道此間若從水路捨川船上去路途急切難得到不若買匹騎兒拴束一副教轡姚秀才攜鞍上馬背李承局挑着行李往劍閣路上來姚秀才一程ㄴ青山聳翠綠水拖藍又值暮春夾路野花穿林啼鳥天氣不暖不寒甚是清人詩興正是路上有花并有

酒一程分作兩程行ㄏ了数日前至一関ㄈ前一个古鎮
姚秀才下馱背與李承局道連日行路驅馳不如早歇來
朝登程李承局挑着行李入店尋間乾淨房歇定安排晚
飯爨馱牽入後槽小二哥就偷草料不在話下姚秀才吃
罷飯信步出店上山閑登稚樓望大江ㄈ外一派青山半
卸落日江邊小船收網港網衝淡烟望遠浦而去姚秀才
見了江山景物真乃天開圖畫如何不喜轉過曲闌干直
下俯觀見平沙灘上堆疊住石約有六十餘堆方圓曲直
各有門戶秀才嗟呀不已忽然守関在側姚秀才揑罷問
曰沙上石堆此乃何人戲作也老吏曰我觀秀才雖服儒
衣不識古今之人也秀才曰吾自幼讀書安不知耶老吏

曰既讀史書安不知漢末三分諸葛武侯之古跡也此關乃夔關前即夔府也乃古之白帝城也關下乃澳腹浦沙灘之上乃諸葛當時所列八陣圖也舊日曾伏陸遜於此到今關邊人遇春時皆來遊翫爲之踏跡公既讀三國志必知其事秀才曰三分到今千餘年矣大江潮水往來衝擊何得尚在老吏曰川中大樹可徑十數圍長五七丈年遇洪水驟發放入大江順流而不轉遺衝波突浪如飄一葦山岸尚自崩裂況堤坼堆此石衝擊不動故唐杜工部有詩云功蓋三分国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此神異之聖跡也秀才曰既有此聖跡里人何不建廟老吏指關下松陰中即其廟也姚卞就邀老吏同往到廟

上殿瞻聖像再拜下堦觀壁上題詠觸然有感正欲留題恨無筆硯老吏於廟祝處借筆硯至姚下揮毫於壁上題酩江月一篇云

小舟横截看雲峯高擁千堆蒼壁白帝城中冠蓋擁田野玄德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何處尋遺跡亂石陣至今神護沙磧想諸葛當年幅巾高卧抱圖王計策見說祠堂今尚在中有終天松柏巡蜀英謀吞吳遺恨俯仰成今昔空令豪俊浩歌横笛揮臆

題罷還筆硯別老吏歸店中是夜山月澄ヒ江風淅ヒ穿雲射榻勾引詩興姚卞遂呼承局點起灯光於行囊中取古牋一幅并筆墨硯匣於几上尋思武侯乃古今無比之

人小詞安可以弔之遂作長篇來早就致祭而去援筆揮文不加點寫畢睡至天明早饌罷令承局於鎮市買香紙酒果盤饌先去廟中羅列姚卞遂更衣執祭文往廟中燒香再拜酹酒而讀

維皇宋嘉祐五年嘉禾姚卞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丞相諸葛武侯之靈曰

炎精杪暮當恒灵妖氣蔽之豺狼在操雖漢相實漢賊逼脇萬乘迁神京二袁劉表孫破虜坐視三虎揚旌旗豫州哀憫世無主殷勤三作茅廬行先生感激弃來耜坐間談笑許誅鯨運謀教權破赤壁長劍西至烟塵清托孤啼泣請繼死愿効忠貞竭股肱祁山六出耀神武

威伏鼠盜潛無申中興漢業世宗有折衝不用施刀兵
蒼天何事絕炎漢半夜耿耿長星傾哀慟豪傑志不遂
嗚咽忿氣空填膺惟神有靈俯垂昭鑒

請罷燒紙再拜遂將酒肴邀守閣老吏并廟祝共飲論武侯之事廟祝言風雨之夜聞廟中人語馬嘶姚卞疑所言不實酒盡辭廟祝步下山坡乘微醉望少上石陣而去入內遍觀良久仰面掀髯大笑曰姚卞如何此之愚也亦信之妄言此但只是成堆亂石安得有神哉言罷舉路欲回忽然陰風四起愁雲滿地怪石槎枒似劍黃砂重疊如墻滾滾江聲似萬馬衝突而至姚卞大驚欲拏走路四面皆無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遂嘆曰當日隆遜提百萬精

丹到此亦不能再回東吳矣正恁速間見一童子頂綰丫角明眸皓齒青衣秫身皁絛拂膝進前拜揖而言曰主翁謹請解元至上會茶姚卞曰你主翁何人也童子曰姓葛只在石坡下便是姚卞乃隨童子出石陣沙上行不數步但見山色侵眸萬声到耳花香撲鼻莎草襯足紅桃綠柳陰中掩映竹籬茅舍童子入報主翁出迎姚卞視之其人年近六十身長七尺面如美玉唇若絳丹戴逍遥幅月巾穿飛絨白鶴氅飄飄然神仙之侶挺乎廊廟之材姚秀才見了荒忙進前施禮老丈答曰衰老無力出庄請邀文旆切乞恕罪姚卞答曰江南晚進得造貴地幸蒙見召敢不奉命邀入草堂之上分賓主坐姚卞看草堂左右松桓

交加琴書羅列遂問老丈世居此處耶老丈答曰老夫世
居成都近辭職閑居於此昨蒙廟中仰觀佳章今日又聞
朗誦傑作下懷不勝健羨不敢拜問解元入川何幹姚下
曰晁安撫乃先人至交特令人呼喚一行老丈命童子取
茶以進茶罷老丈問曰老夫僻居村落聞見甚淺胷中有
少疑之事欲求解元一決可乎姚下曰晚生雖不才願聞
丈ヒ胷中之疑但恐有辱下問老丈曰昔日漢室衰微奸
雄競起跨州連郡以服鄰寡不可勝計且如魏有張遼張
郃徐晃李典司馬懿等輩吳有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此數
子運謀決勝用武行師未嘗敗北解元並無一言称道盛
德諸葛孔明困守一隅之地六出祁山虛費錢粮功業不

成何如此之淺陋解元以為世之窄比莫非太過否此乃
老夫胷中之疑願足下察之姚卞听罷仰面大笑而言曰
丈ヒ乃坐井觀天矣老丈拱手而問曰　賜教益一洗塵
垢姚卞正容而言曰丈ヒ可听晚生以世間二物譬喻之
蚊虫運翅終日不能撫越廊廡若附鳳尾片時可以遍遊
四方騏驥展之瞬息可以至千里若遭羈絆經年不能移
寸步蚊虫至微之物夏日間飛騰終日只在門裏門外而
止若附鳳尾一霎時那里不去一騏驥者千里馬之名一
日可走一千里路若是繩子縛了經年只在這里待走那
里去是這等譬喻曹孟德專權挾天子而令諸侯占據中
原偷攘神器錢粮浩大軍馬極多司馬懿仗其鉞基堅守

取勝孫仲謀襲父兄之勢開國江南倚衡霍險抗拒西蜀
陸遜賴其声名偶然一勝之法此非用武之能乃蚊虫附
鳳尾者也諸葛孔明晦跡南陽不求聞達劉先主四海無
家兵微將寡三請先生力舉大事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嗣子劉禪懦弱愚蒙事大小並得總裁尽力存心死而後
已六出祁山無人敢敵師進不可迎兵退不可追自古以
來全才全德一人而已蓋為根食不進漢曆數終致使功
業不成而卒此非用兵之不能乃駐驆遭羈絆者也二事
灼然而見公復何疑老丈起身謝曰非鮮元無以啓蒙愿
求作文以記之若何姚卞欣然曰愿賜紙筆老丈命童子
擡几案於前揮過文房四宝姚卞拂開玉版紙浣飽紫毫

筆長揖一声下筆便寫片時寫就乃明吟曰灰飛烟滅傾危事始於桓靈地覆天傾叛逆禍生於操卓四方之盜賊蟻聚六合之奸雄膺揚血浸郊原骨塡溝壑孫仲謀襲父兄之勢割據江東曹孟德挾將相之權跨存中夏劉州牧迸江表孔明奮起南陽領兵於已敗之間授任在危難之際運謀決策使周公瑾如治嬰孩羽扇綸巾破司馬懿伯推枯朽佐主抱忠貞之節處事懷公正之心望重兩朝名高三国天時將革賢不及愚漢曆數終才怎及庸然管仲霸齊難同盛德自開闢以來一人而已信筆成文聊記實跡云耳老丈大喜命童子取銀一錠以酬潤筆之資兆卞再三推卻而不肯受忽見堂下紫衫銀帶錦衣花帽從者

十数人牽玉驄馬一匹一人上堦手執蒜辮骨朶唱云請丞相上馬老丈趨步下堦回顧姚卞曰白帝城外老柏陰中亮之所居如到彼處從容下訪攀鞍上馬姚卞大驚荒速下堦再拜於地見老丈回首以鞭荅云亮之形迹君已知之不敢久留袁容圖後報言訖望西而去但見碧油紅旆翩翩簇擁於雲烟之內回顧視之童子并在院不知所在却立於沙灘之上姚卞回至廟中登殿再拜盡書其文於壁間回邸驛收拾行李乘驢與李承局望成都而去不則一日到見梁丞臣叙舊事了遂言神會諸葛之事梁丞臣曰城外祠堂尚存何不往祭次日牽黑猪白羊往廟中祭祀其廟亦有大柏樹甚茂唐杜工部亦曾有詩廟內詩詞

歌賦不計其數祭罷回府舁日與晁堯臣攀話堯臣曰吾始初間指望取你來成都府就些小功名不想你如此飽學棟梁之才安可小用者勉力讀書後舉必登甲第次年春榜動選場開晁堯臣倫鞍馬衣裝使二僕從送姚下赴京應舉客店安下以定將次入院忽然夜至三更夢一黃巾使者手執文書進前声喏云某乃武侯之所使今奉主命預告試題姚下啓封視之見上寫明堂賦田賦策覺來作文如有神助次日入院果是此題並不思量一筆揮就而出考試官見了大喜取為頭名狀元回君賜官丹墀奉對旨如流初任嘉禾縣令次後便除察院累任官拜吏部尚書陞參知政事壽

無病而卒前人曾有詩云

茅廬未出已三分　漁腹空遺八陣存
誰想歸天千載後　江邊猶得拜英魂

夔關姚卞弔諸葛終

雪川蕭琛肚覇王

入話

三橋橫鎮碧波中　遶廓芙蕖映水紅
晚後小舟遊戲處　只因身在水晶宮

這四句詩題着湖州風景號爲吳興郡自三代時便有州治後秦時有兩家造酒最好諸處皆來沽去一家姓烏一家姓程直到如今烏程坊是烏程縣也自古號吳興郡地名雪川城濮鎮於水中多栽荷花兩條橋鎮於渡上一條名駱駝橋一條名儀鳳橋週圍景致及多故號水晶宮昔日晉朝建都金陵吳興郡乃魚米之地最爲上郡錢粮及廣此時未有杭州嘉興晉後至南朝齊太祖蕭道成字詔

伯乃漢蕭何二十四代孫即位以來天下太平無刀兵士馬江南豐稔足有餘錢御用足備建元二年御筆點差御弟蕭猷來任吳興太守猷平生為人心慈好善敬天地重神明到任之初郡民敬伏歷任將及半載時遇暮春太守命左右安排畫船下鄉勸農就觀村景此時就將帶祇候十數人船中自備酒肴出到城廓外舟中坐看滿目山川似畫一條綠水如藍山橋邊酒旆番風垂柳畔漁舟下釣太守心中喜樂勸農回來舟行之後見山頂松陰之中有一廟宇太守問曰此何神所居耶吏答曰此是西楚霸王之廟太守曰霸王乃臨淮人也他後死於烏江安得建廟於此吏曰山後有一村名曰項村此乃霸王昔日與叔項

梁避亂於此尚有子孫存焉此山名弁山霸王嘗於此顯靈故立廟於山頂已經百餘年矣太守命舟到岸登上謁廟上殿焚香拜罷觀廟中多年崩損神像毀剥太守問廟祝何在吏曰多年無人祭賽廟祝已去太守交喚本處鄉司喚集人民重修廟宇再整神像吾亦助半年俸金共成勝事太守回州令人併工完備不過百日廟宇一新太守具黑豬白羊往弁山致祭自此鄉民祈禱日盛忽一夜太守在堂中秉燭觀書座間陰風颯[illegible]燈滅復明太守觀之有一黃衣人立於堂上太守問云汝是何人當夜入府堂門有甚緊急之事黃衣人答曰弁山神君特來相訪太守大驚急離座榻問神何在但見一人自外而入頭帶鳳翅

現錦袍金帶半身現於雲霧之中太守驚忙下拜
神令黃衣扶起項籍奉玉帝勅命守鎮弁山百有餘年香
火廢弛已久深感重興今特稱謝請勿驚疑太守又拜神
曰伊乃金枝玉葉一路諸侯吾焉敢受禮太守曰蕭猷早
知有尊神廟堂不敢稽遲許久望乞恕察神曰君能與吾
祭祀必當後報言訖風掀簾幕不知所在次日太守聚集
郡中父老宰犬牢住弁山大祭覇王而回鄉民見太守如
此致敬城裏城外都興社火晝夜不絕太守每夜於中堂
焚香秉燭陳設酒肴伺候神降果然覇王引從者五七人
降于堂前太守拜請筵之上座神曰項籍深謝君勞力作
成安敢妄報太守曰但恐恭敬不周怎敢希報乎神乃享

祭而去次日太守傳呂吉令合屬人等各辦事於正所上粧朝覇王神像修設從人面前羅列供具什物軒下窓櫺神簫祭器俱全每月初一十五日官司支用猪羊祭賽四季宰大牢以享之任民間入府燒香祈禱太守另於正所側畔造一小所理斷公事自此居民皆赴公府燒香日有數千事無巨細盡來祈禱覇王不時降于中堂與太守攀話郡民皆知此事不敢作私事三年之間風調雨順田禾倍收里無盜賊人皆以為覇王之力也蕭猷任滿改除西川成都刺史上馬嘗軍下馬嘗民御賜金牌寶劍便宜行事代官已至蕭猷將幷山神事許與代官再三叮嚀倍加欽敬不可纖毫輕慢忽恐遭嗔代官謹听蕭猷之言如法

祭賽季用大牢却說蕭猷往幷山辭廟夜宿廟中夢神告曰君往成都但有危難當呼吾名必來救護次日舟行將帶鈞眷往西川赴任遠接近接到成都公廨選擇吉日礼上西川之人聞其威權無不畏惧不覺在西川又早一年忽有人報雲南地面齊狗兒聚衆作耗刼掠州郡攻打西川城池無人敢當漸近成都事在緊急蕭相聞得聚集大小軍官商議退寇之策衆皆推舉統領官二員本部先鋒一人姓韓名晃一人姓崔名平世居四川將門之子先點成都官兵一萬五千出境迎敵然後蕭相自統遠近官軍并本州民兵接應先說韓晃崔平領軍馬出成都境界正遇齊狗兒賊兵兩軍相迎列成陣勢韓晃提刀躍馬出陣

見賊勢浩大心中惧怯對陣齊狗兒頂盔貫甲跨馬輪鎗衝開陣勢而去韓晃大罵打番匹夫怎敢聚衆謀反大軍到此由自抗拒齊狗兒大笑量爾等黃口孺子素不習戰吾何惧哉挺鎗驟馬韓晃舞刀來迎戰不三合齊狗兒大喝一声着一鎗正中韓晃面門倒撞於馬下崔平在門旗影裏見了大怒隨後赶去被齊狗兒帶住鉄鎗去馬鞍前轎暗取流星槌在手覷得崔平較近飛一槌飛來打箇正中番身落馬二將俱休齊狗兒回身招群寇向前一掩殺散官軍奪其軍器馬匹連夜殺入本境敗殘軍馬奔告蕭相大驚人報賊兵至蕭相聞得面如土色無計可施視左右將只待要走正荒之間老僕言道向日吳興弁山神道

曾許救難何不禱之蕭相曰江南主此路隔救千神安能救吾耶僕曰主當哭之令衆軍皆呼西楚霸王名號以寬衆心蕭相下令一齊交三軍称霸王名號自然神佑其力賊兵漸近皆大呼曰西楚霸王當來救難賊衆聞之大笑自對陣之時忽然天昏地黑陰風怒起走石飛沙齊狗兒當先出馬蕭相拈弓搭箭望齊狗兒射之正中額角掇回馬走衆賊掩面皆倒蕭相大驅軍馬一掩殺千賊不戰而敗齊狗兒戰馬肉泥生擒活捉不可勝計殺得橫屍遍野血流成河奔散逃命者蕭不追赶回成都擒捉賊衆約有千餘問其臨敵何故掩面受死賊言但見空鋒之際陰雲中有一鉄騎飛來交戰極是雄猛因此俱各掩面受死少

刻鄉老救對到來府中告說某等到處賊衆敗走皆被擒
捉但有一將面如紫玉目若朗星金盔金甲跨馬持鎗背
後鉄甲馬軍約有數千鄉民皆驚倒地上金甲上馬大將
馬上曰鄉老休驚恒可往城中告知蕭相吾乃弁山神也
特來報恩今不敢隱特來告知相公蕭相見教不鄉老所
說皆同方知是西楚霸王來川中救應火急高表申奏朝
廷一面使人直到弁山廟吳興城中二處宰大牢祭祀朝
廷加賜弁山靈應勑額祭賽人回告称弁山廟祝言說一
月之前這日正殿上神像并從人汗如雨入皆驚俱後方
知助戰之神也蕭相在城都亦與吳興立建西楚霸王廟
令居民享祭後蕭猷回金陵病卒至齊武帝朝永明四年

秋朝廷除李仁爲吳興太守郡吏稟覆前任太守到任必用大牢享祭并山并公廨神位太守李仁大怒曰吾平生文武兼齊未嘗信那何神敢近吾那吾不祭看如何吏曰前官夜靜常見神降極是威猛李仁曰但能武藝吾豈不如那吾披甲仗劍以待之是夜身披重鎧坐列畫戟從者十餘人大張灯燭坐於堂中夜至三更忽然狂風驟起見一个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叱咤而來從者皆走李仁故持戟迎之覇王大喝曰無端小輩敢謗吾那李仁被其人威赫驚倒衆人至晚方敢看視李仁太守已死七竅內迸流鮮血人皆驚懼李仁家自具棺木殮葬申聞朝廷自此後吳興百姓誰敢亂言四時祭賽不絕北齊之主共做二十

四年被梁滅了武帝登基改元天監至天監十年除孔靖爲吳興太守靖乃是至聖文宣王三十九代孫挈家赴任吏等接着先言此事靖曰吾乃先聖之後未嘗信邪神如何宰殺大牢祀之於国無益之神此前官愚之甚也吏亦告曰其神至靈但有褻瀆者神立降禍前後損人多矣齊永平年間李太守不信亦然受責而亡靖曰江南邪地多有邪神倘草附木妄言平民吾欲斷此事吏再三告覆終不听信移家眷於府中歇定並不燒香祭祀父老亦來告說此事靖怒皆喝退堂夜坐於中堂約有三更但見陰風拂面有人大喝而來靖視之乃霸王提劍在手直至中堂座前責罵曰汝祖尚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尔乃孔臭

小兒焉敢對衆謗言以絶吾之祭祀靖無可答覇王手起劒落一声響亮火光四起將中堂掀了半角家人急往視之孔靖已死郡中大驚自此弁山祖廟捨錢物者捨田土者不可勝計府中行祠祭器皆以金玉爲之將正所倍增華飾孔靖家小行殯葬回鄉之後絶無人敢來吳興爲太守但有得除者便推事故不來赴任郡中事務俱廢居民只得迎賽弁山神君以爲正事天監十二年御筆點差進士出身西川加陵人氏姓蘭名琛天子王音道吳興父缺太守郡事俱廢卿可以重新整治勿負朕心琛回奏曰臣無學不才濫叨厚祿今領重爵敢不盡心御賜酒以餞其行琛妻小晋京師止帶一僕携琴劒書箱投吳興來路上

人皆接不着琛乘小舟暗行打听足知居民尊一祭賽并山神君以為大事琛嘗老僕於店中自背琴劒書箱逕到州衙前門子曰吾乃本郡太守蕭琛也公吏安在門子飛報郡吏畢集琛上廳見珠簾窓地香烟繚繞指而問曰此所上何故珠簾懸掛吏跪於堦下而告曰乃井山神也係西楚霸王前朝太守建祠於此容郡民四時享祭太守到任必用大牢祭之一年自有一祭常例東員為公所署事琛大笑曰自古及今立州治公所號為蕭堂日與天子理民間之疾苦安得以奉神耶郡吏皆再拜而告曰其神至靈不可輕褻前朝李仁本朝孔靖二位太守皆不信故到郡不二日而受其禍居民輕慢者打死十数人矣琛大

怒曰汝等愚匹之輩古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吾今奉天子來守本郡安令吾側所署事此大乱之道也吾於打碎泥神軀看今宵如何降禍衆吏皆力告琛大怒拔所佩之劒直入正所扯下黃羅帳幔先斫下頭然後把泥神推倒喚郡吏上所曰若不所吾言者吾立斬之將泥神盡皆打碎供奉祭器盡皆毀之酒掃所堂吾將夜坐以待神至當日誰敢不從就正所禮上參賀以畢郡吏以爲今夜必死當夜大張灯燭於所上交從人皆散獨自焚香按劒而坐樵採某鼓以待三更但見風撲灯光冷氣滿所只見其神覇王仗劒咬牙怒目而來琛大喝一声來者是誰神曰吾乃西楚覇王也琛曰汝是臨淮項籍死已數百載來此何

幹神曰吾乃在於弁山爲神前官覩吾於此汝何人敢毀
吾像占據其位琛嘿其面曰汝非覇王是邪鬼耶神曰汝
焉知吾也琛曰項籍呉楚八千子弟縱横天下挫滅強秦
聚十萬之師七十二陣未嘗敗北一旦捨去九里山敗跡
羞見江東父老自刎而死於烏江生時尚無面目渡江東
死後那爲江東之何神也以此論之知汝非項籍覇王也
神曰吾奉玉帝勅命爲弁山神琛曰今汝守弁山自合守
分糧国利民今却來古拒諸侯理論王事公所其罪一也
前來輒殺大牛二頭其罪二也要求祭祀損害良民其罪
三也牛乃国家有用之物汝有何功輒取大牛之祭其罪
四也生不能與漢高祖爭天下死後妄逞神威大無廉耻

其罪五也據此五罪當處極刑尚自提劍而來何不念神力於垓下乎神乃頓首伏罪曰君至言項籍曲盡其理望以祭之以畜後報琛曰吾一毫之私不敢取於人安得曲從以圖報効遂當退去來日所吾發落其神惶恐化陣清風飄然不見琛坐而待旦郡吏見琛無事驚拜堦下琛呼郡吏上所太鳥文榜張掛北門立一廟若不要甚大交百姓燒香其榜曰

當職奉天子命守鎮吳興見治為神所拒前後二千石棺槨殺者百許之則曰西楚霸王弁山神也吾思之乃臨淮項籍也生為人時有扛鼎之力勇敢剽夫遂滅秦而有天下復獨專自大不能任人群賢皆去諸侯皆叛

數十萬之師聞楚歌而散烏騅不逝虞姬自刎單馬奔
亡嘆曰天亡我由其不明也如此至烏江岸口與卅
師曰吾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遂自刎而死則爲有恥矣
今則却爲江東弁山之神何無恥也如此自合淨守弁
山澗国利民不即安分却來拒吾之公所此又不知恥
也如此希宰牛爲祭前後妄殺太守於公所何不仁也
如此生不能與漢高祖爭天下死拒一州之所一所之
大何比天下生而惜爵死而望祭一牛之祀何比諸侯
而其愚也甚今毀廟絕祀然項籍爲人剛毅亦當世之
豪傑也之孚有者也除已迁廟於本州北門之左此後
士民除用三牲祭享之外毋得擅宰大牢如犯者當治

極刑亦不許迎神賽社扇惑愚民有妨生理神當以潤
国澤民永保香火神若無靈亦當毀故榜
自此之後不復再興蕭琛後為梁大丞相至今湖州有覇
王門即當時立廟之地也有詩曰

楚漢興亡自已陳　威靈左作升山神
像如虎戰三河日　碑紀鷹揚六合晨
兵敗豈知逢韓信　毀祠尤自遇蕭琛
至今徒有虛名在　誰是焚香酹酒人

雪川蕭琛貶覇王卷終

李元吳江救朱蛇

入話

勸人休誦經念甚消災呪經呪總要悲心集如何救種麻還得麻種豆還得豆報應本無私作了還自受

這八句言語乃徐神翁所作言人在世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古人有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騭於冥ㄈ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昔日孫叔敖晚出見兩頭蛇一條橫截其路孫叔敖用磚打死而埋之歸家告其母曰見必死矣母曰何以知之敖曰常聞人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母曰何

不殺乎叔傲曰兒已殺而埋之免之後人見以傷後人之命兒寧一身受死耳曰此乃陰騭兒必不死後叔傲官拜丞相今日說一个秀才救一條蛇亦得後報南宋仁宗朝熙已年汴梁有个官人姓李名懿歷任官至杞縣知縣除參杭州判官本官世本陳州人氏有妻韓氏子李元學儒李懿到家收拾行李不將妻子只帶兩个僕人閒看經史倏忽一年猛思子李元在家攻書不知近日學業如何寫封家書使王安往陳州取移兒李元來杭州早晚作伴就買書籍王安辭了本官不一日至陳州將兒悉人呈上家書入院中喚出李元令讀了父親家書收拾行李李元在前曾應舉不第近日琴書意懶止以逍山翫水以自娛樂

聞父命呼召收拾琴劍書扁相拜辭毋親與王安登程沿路
覓船不一日到楊子江李元看了江山景物觀之不足乃
賦詩曰

西出崑侖東到海　驚濤泊岸浪掀天
一月明滿耳風雷吼　一派江吞送客船

渡江至潤州一隻小船來杭州逕運到常州過蘇州至吳
江是日申牌時分李元舟中看見吳江風景不減瀟湘圖
畫心中大喜令稍人泊舟近長橋之側元登岸上橋來憑
虹亭上凭欄而坐望太湖晚景李元觀之不足忽見橋東
一造粉墻中有殿堂不知何所邦值漁翁捲網而來揖而
問之橋東粉墻乃是何處漁人曰三高士祠也李元問曰

三高士何人也漁人曰乃范蠡張翰陸龜蒙此三高士之
堂也元喜尋路渡一橫橋至三高士祠入側門觀石碑上
堂見三人列坐中間泥塑左張翰右陸龜蒙李元再思間
一老人策杖而來問之乃看祠堂之人李元曰此祠堂幾
年矣老丈曰近千餘年矣元曰吾聞張翰在朝曾爲顯官
因思鱸魚蓴菜之美棄官歸鄉徹老不仕乃是急流中湧
退之人世之高士也陸龜蒙絶代詩人隱爲吳淞江上惟
以養鴨爲樂亦世之高士此二人立祠正當其理范蠡乃
越國之上卿因獻西施爲吳王夫差就中取事破吳國後
見越王爲薄遍舟遨遊五湖自號鴟夷子此人雖賢乃吳
国之讐人如何於此受人享祭老人曰前人所建不知何

意李元於老丈處借筆硯題詩一絕於壁間以明鴟夷不可於此受字詩曰

地靈人傑諺張陸　共預清祠是可宜
千載難消亡國恨　不應此地着鴟夷

題罷還老丈筆硯相辭出門見數个小孩兒用竹杖於深草中戲打小蛇李元近前視之見小蛇生得奇異金眼黃口赭身錦鱗躰如珊瑚之狀腮下有綠毛可長寸餘其蛇長尺餘如瘦竹之形元見尚有遊氣荒忙止住小童休打我與你銅錢百文可將小蛇放了賣與我小童聽定要錢李元將米蛇用衫袖包裹引小童船邊與了銅錢自去哦王安開書箱取艾葉前湯元來艾葉放在書中蛇因此取來前湯少等温貯

於盤中將小蛇洗去汙血命稍公開船遠望岸上草木茂盛之處急無人到就那里將朱蛇放於草中蛇乃回頭數次着李元曰李元今日放了你可於僻靜去處躲避休再交人見朱蛇探於水中穿波底而去李元令移舟望杭州而行三日已到拜見父親言說家中事了再父問其舉業李元一一對答就言三高士祠話父喜李元曰母親在家早晚無人侍奉兒欲歸家就赴春選父乃收拾傢餘之資買些上物令元回鄉又令王安送歸行李已撥下船拜辭父親與王安二人離了杭州出東新橋官塘大路過長安塢至嘉禾近吳江從舊感所觀山色江湖景跡意中不捨到長橋時日已平西李元父暫住行舟且觀景物宿一

宵來早去就橋下灣住船上岸獨步上橋登憑虹亭倚欄
作日遥望湖光漱灩山色浪濛風定漁歌聚波搖鴈影分
正覺閒忽見一青衣小童進前作揖手執名榜一紙曰
東人有名榜在此欲見解元未敢擅便李元曰汝東人何
在青衣曰在此橋左拱听呼喚李元看名榜紙上一行書
云李生朱偉謹謁元曰汝東人莫非悞認我乎青衣曰正
欲見解元安得悞耶李元曰我自來江左並無相識亦無
姓朱者來往為友多敢同姓者乎青衣曰正欲見通判相
公李衙內李伯元豈有悞耶李元曰既然如此必是斯文
請來相見何碍青衣去不多時引一秀才至眉青目秀齒
白唇紅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挺挺乎絶塵世之姿見李元

先拜元老忙答礼朱秀才曰家尊與令祖相識甚厚聞先生自杭而回時命李生伺候已久倘蒙不弃少屈玉旆至舍下與家尊晤敘備敘舊可乎李元曰元年幼不知先祖與君家有舊矣於拜探亲乞如寮朱秀才曰蝸居只在只尺幸勿見卻李元見朱秀才堅意叩請乃隨秀才出憲虹亭至長橋尺處柳陰之中泊一畫舫上有數人容貌甚梧衣裝鮮麗激元下船見船內五彩裝畫裀褥鋪設皆極富貴元早識異朱秀才交開船者蕩槳而去如飛兩邊攪起浪花如雪飛舞須臾之間船已到岸朱秀才請李元上岸元見一帶松桓亭上如盖沙草灘頭擺列紫衫銀帶約二十餘人兩乘紫藤轎抬轎李元問曰此公更何府第之使也朱

秀才曰此家尊之所使也請上轎咫尺便是李元驚感之甚不得已上轎左右呵喝入松林行不一里見一所宮殿背靠青山面朝綠水上一橋上列花石欄杆宮殿上蓋琉璃左兩廊下皆搨紅泥墻壁朱門三座上有金字牌題曰玉華之宮轎至宮門請下轎李元不敢那步戰慄不已宮門內有兩人出迎皆頭頂貂蟬冠身披紫羅襴腰繫黃金帶手執花紋簡進前施礼請曰王上有令請解元李元半餉不能對答朱秀才在側曰吾父有請慎勿驚疑李元曰此何處也秀才曰先生到殿上便知也李元勉強隨二臣宰行從東廊歷堦而進上月臺見數十箇人皆錦衣簇擁一老者出殿上其人簪冠大袖朱履長裙手執玉

主進前迎送李元范連下拜王者命左右扶起王曰坐邀文柿甚非所宜幸沐來臨萬乞情恕李元但只唯荅應而已左右迎引入殿王升御座左手下設一繡墩請解元得席元再拜於地曰布衣賤生王上御前安敢侍坐王曰解元吾家處有大恩今令長男邀請至此坐之何碍二臣牢請曰王上敬先生而辭李元再三推卻不得已低首躬身坐於繡墩王乃與小兒來拜恩人少頃舁風後宮女數人擁一郎君至頭帶小冠身穿綠衣腰繫玉帶足蹋花靴面如傅粉唇似抹硃立於王側王曰小兒外日遊於水濟不幸遇頑童所獲若非解元一力救之則身為齏粉矣殺族感戴未嘗忘報今既至此吾兒可拜謝之小郎君近前下

拜李元慌忙答礼王曰君是吾兒之大恩人也可受礼命左右扶定令兒拜訖李元仰視王者滿面虬髯目有神光左右之人形容皆異方悟此處是水府龍宮所見者龍君也傍立年少郎君即向日三高士祠後所救之小蛇也元慌稽顙頓拜於堦下王起身曰此非待恩人處請入宮殿後少進林酌之禮李元隨王轉玉屏花磚之上皆鋪繡褥兩傍皆綢錦步障出殿後轉行廊至一偏殿但見金碧文輝內列龍灯鳳燭玉炉噴沉麝之香繡幕飄流蘇之帶中設二座皆是紋銷擁護李元驚怕而不敢坐王命左右扶李元上座兩傍仙音嘹繞數十美女各執樂器依次而入前面執寶杯盤進酒獻果者皆絶色美女但聞異香馥郁

瑞氣氤氳李元不知手足所措如醉如痴王曰欽敬回荅
須臾令二子進酒皆再拜檯上果卓件目觀之器皿皆是
玻璃水晶琥珀瑪瑙為之曲盡巧妙非人間所有王自起
身與李元勸酒其味甚佳肴饌極多不知何物王令諸宰
臣輪次舉盃相勸李元不覺大醉起身拜王曰臣實不勝
酒矣俯伏在地而不能起王命侍從扶出殿外送至客館
次歇李元酒醒紅日已透窓前驚起視之房內床榻帳幕
皆是紗銷圍繞從人安排洗漱已畢見夜來朱秀才來房
內相邀並不等世之儒服裹毬頭帽穿絳銷袍玉帶皂靴
從者各執斧鉞李元曰夜來大醉甚失禮儀朱偉曰無可
相欵幸乞情恕今三次等請恩家到偏殿進膳引李元見

王曰解元且寛心懷住数日去亦不遲李元再拜曰荷王上厚意家尊令李元歸鄉侍母就赴春選日已逼迫更兼僕人久等不見必憂倘回杭報父得知必生遠慮因此不敢久留只此告退王曰既解元要去不敢久留雖有纖悉之物不足以報大恩但欲者當一一奉納李元曰安敢過望平生但得稱心足矣王笑曰解元既欲吾女為妻敢不奉命但三載後須當復回王乃傳言喚出稱心女子來須臾衆侍女簇擁一美女至前元乃偷眼視之露堂堂襲柳眉星眼有傾国傾城之貌沉魚落鴈之容王指此女曰此是吾女稱心也君既求之願奉箕箒李元拜於地曰臣所欲稱心者但得一本登科以称此心豈敢望天女為配偶

耳王曰此女小名称心既以許君不可悔矣若欲登科只
問此女亦可辦也王乃喚朱偉送此妹與解元同去李元
再拜謝朱偉引李元出宮同到船邊見女子以改素粧先
在船內朱偉曰塵世阻隔不及親送萬乞保重李元曰君
父王何賢聖也願乞姓名朱偉曰吾父乃西海群龍之長
多立功德奉玉帝勅命令守此處幸得水潔波澄足可榮
吾子孫君此去切不可泄漏天機恐遭天禍吾妹處亦不
可問仔細元拱手所囑作別上船朱偉又付金珠一帕相
送但耳畔聞風雨之声不覺到長橋邊從人送女子并李
元登岸與了金珠火急開船兩槳如飛倏忽不見李元似
夢中方覺回視女子在側驚喜元與女子曰汝父令汝與

吾爲夫婦你還隨我去否女子曰妾奉王命令吾事奉箕箒但不可以告家中人若泄漏則妾不能久住矣李元引女子同至船邊僕人王安驚疑接於船中曰東人一夜不回小人何處不尋竟不知所在李元曰吾見一友人邀於湖上飲酒就以此女與我爲婦王安不敢細問情由請女子下船將金珠藏於囊中收拾行船官河一路涉河渡塢看ヒ來到陳州升堂參見老母說罷父親之事跪而告母曰兒在途中娶得一婦不曾得父親之言不敢參見母曰男婚女聘古之礼也你既娶婦何不領歸母命引稱心女子拜見老母合家大喜自做回家不過數日以近試期李元見稱心女子聰明智惠無有不通乃問曰前者汝父曾

言若欲登科必問於汝來朝吾入試院汝有何見識教我
女子曰今晚吾先取試題汝在家中先做了文章來日依
本去寫李元曰如此甚妙此題目從何而得女子曰吾開
目作用慎勿窺戲李元未信女子歸房堅閉其門但聞一
陣風起簾幌皆捲約有更餘女子開戶而出手執試題與
元ヒ大喜恣意檢本做就文章來日入院果是此題一揮
而出後日亦如此連二場皆是女子飛身入院盜其題目
李元待至開榜李元果中高科初任陳州僉判閭里作賀
走馬上任一年夫除奏院李元三年任滿除江南吳江縣
令引称心女子并僕從五人辞父母來本處之任到任礼
上不数日称心女子忽一日辞李元曰三載之前為因小